

第一章

小套房里，笑声四溢，那银铃似的清脆笑声，让人也感受到其中的快乐，

房间里两个身影你追我跑，欢笑--仿佛是从这奔跑中溢出来的。

“茵茵，别闹了！我真的快累死了。”跑在前头的女孩，似乎累了，直向后面的人求饶，不过她的脚步却不停，边跑嘴里还边嚷嚷着。

谭茵不甘示弱的喊着，“放马过来呀！才多久没运动而已就老化了，这样是不行的，欧巴桑--”闪着戏谑的双眸竟如此动人。

“喂！姑娘，别忘了我们同年次，更何况你远大我三个月呢！敢叫我欧巴桑”“说完，傅雷儿坐在床上喘气休息，可爱的脸庞红得像苹果似的。

谭茵听完傅雷儿的话，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突然席地而坐，单手托着头，满脸厌恶的说：“求你别提醒我，我已经多大“岁数”了好吗？上星期回家时，你知道吗？我妈居然说要帮我安排相亲。相亲！天呀！我真不敢相信。”谭茵夸张的表情，让身为好友的傅雪儿觉得有趣。她怎会不了解谭茵，自主性强的她，最讨厌人家替她安排好一切，因为她认为“命运是自己创造的”，让人安排的人生没意思，更何况是婚姻这等人生的大事。

“谭妈妈不是服装设计师吗？按理讲，思想应该满新潮的，怎么会想到用相亲这种古老的手段来推销你？而且你也不过才二十四岁，她舍得这么早把你嫁出去吗？”傅雪儿纳闷着。据她所知，谭家就谭茵这个宝贝女儿，她可是十分受宠。

“她说她想抱孙子啦！”提到这，不免又引起谭茵的不满。

有时她真怀疑她粗心又迷糊的老妈，怎么会成为名服装设计师？而且名气还不小。

不过，如果单从点子这方面来看的话，倒是说得过去，因为她妈妈的鬼点子实在多得让她穷于应付。

她会搬出来住不是没道理的。

“抱孙子！”傅雪儿一听，控制不住的大笑起来。

“笑笑笑，这么爱笑，笑死你好了！”谭茵不满的骂着笑倒在床上的傅雷儿，她竟还笑得直踢脚，交到这种损友，真是--“抱孙子应该是你哥哥的事，怎么会扯上你？谭爸、谭妈不是一向最舍不得你这个独生女出嫁吗？”傅雪儿笑够了，侧起身子，手支着头看谭茵的表情。

“我们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怎么，你还不了解我妈吗？”谭茵黑白分明的眼眸里充满了无奈。

傅雪儿损人的兴致一起，真是什么也挡不住。

“看来你该检讨一下自己了。”“我？”谭茵用食指指着自已的鼻子，不明白她的意思。

“没错，就是你！你应该检讨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身价已经下滑到拉警报的地步了，否则谭妈怎么会打主意打到你身上来呢？”这个傅雪儿真是损人精一个。

“‘小日本’，我看你是活得不怎么有趣，才会找死！”谭茵叫着傅雪儿大学时代最最痛恨的绰号。

娇美可人的傅雪儿因为脸蛋甜美，加上两颗可爱的小虎牙，一度被误认为旅日华侨，偏偏她最讨厌日本人，至于原因--同窗多载，就是没听她提过。

果然屡试不爽，她的头发简直已经竖起来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怒发冲冠吧！看来她得开始准备跑步了，只不过，这回被追的人换成是她。唉！她们的邻居真倒霉，必须常常忍受她们的噪音。

高八度的声音又响起“谭茵--”，博雪儿从床上一跃而下，拿起枕头追着谭茵猛打，一场枕头大战免不了又要开打了。

半晌，两人坐在地上背靠着墙，大口大口的喘着气。“你知道我们公司的小妹阿美吧！

胖胖的，长得很可爱的那个夜校生。”谭茵问。

“有点印象，是不是满街都是偶像的那个？”傅雪儿不忘揶揄。

“人家年纪还小，当然容易崇拜偶像，你什么语气嘛！”“好嘛，我道歉！”博雪儿眼睛滴溜转，毫无歉意的说，“这回她又迷上哪个明星了？”谭茵失笑的摇摇头，不愧是雪儿。“你呀！留点口德，人家才会早日娶你回家。”“当然啰，我要是有你的一半条件，早在出生当天就给人抱走了。”博雪儿话里流露出太多的羡慕，面对谭茵这种条件的人，要想不自惭形秽都很难！

谭茵和傅雪儿是大学时代的死党，当时谭茵是公认的系花，醉人的眼眸和笑容可掬的脸庞，使许多人趋之若鹜。难怪谭茵大学刚毕业时，谭妈妈一再要求谭茵做她的专属模特儿，清丽的脸孔配上适中的身材，谭茵如果进入模特儿界，一定会是一颗闪亮的巨星。

奈何爽朗、活泼的谭茵不喜欢任人摆布的生活，因此坚拒她母亲的游说，也因为谭妈妈誓达目的，不择手段，谭茵终于受不了而离开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家里，搬来和她同挤一张窄床。

“魂兮归来啰！”谭茵好玩的拿着衣服在博雪儿面前甩动。

“好啦！你公司小妹的神迹你还没告诉我。”回过神，博雪儿没好气的提醒她。

“对了，差点忘记，阿美告诉我，林永寒要回国了。”“哇！你是说林氏集团的独生子，商业界‘最性感的金童’要回来了？”傅雪儿简直快流口水了。

“我看你和阿美根本是五十步笑百步。”谭茵不得不叹气。

“嗯！她果然长进了些，终于懂得欣赏真正的男人。”傅雪儿足堪告慰的表情惹得谭茵哭笑不得，“你是她妈妈，还是真的看她不顺眼，把人家贬得这么不值！”“这不是重点，快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回国，我好找个机会去你们公司瞧瞧。”“请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举动。”谭茵不以为然的瞪了她一眼，“也不替阿德多想想，人家可是对你一片痴心哪！没良心的丫头。”斯文、稳重的高怀德是傅雪儿的未婚夫，对雪儿十分疼惜。说也奇怪，一向古灵精怪的雪儿一碰到阿德就没辙了，莫非真应了“一物克一物”这句话？“唉！真可惜了这个好机会。”“要不然你把阿德让给我，我帮你介绍林永寒如何？”谭茵顽皮的逗她。

“才不咧！十个林永寒也抵不过我老公。”瞧她骄傲的样子！“真不害臊，现在不去看那个神只了？”谭茵糗她。

“当然--”雪儿故意拖长尾音，“要去，老公虽是自己的好，但是帅哥还是不能放过。

他到底什么时候回国？”转回主题，雪儿执意的问道。

“林永寒真的有帅到令人痴迷的地步吗？否则阿美怎么也是满脸、满眼的崇拜？”正因为一直以来谭茵都是别人注意的焦点，所以她交朋友很少去注意一个人的外表，她常说人的内在比外在实用得多。

“你呀！就是太幸福了，太多帅哥追你，你才会很少去留意好看的男人。”
“不要把我说得像花痴好吗？小姐。”谭茵白了雪儿一眼，她该不会真以为自己的智商低到那种程度吧！

林氏集团的商业触角是多方面的，几乎食、衣、住、行各方面都被他们囊括了，领导人林文超以其魄力及经营手腕，在短短二十年间席卷台湾商界，并被公推为“领袖”。

林氏大楼是栋典型的十二层商业大楼，其名家设计的流畅手法及整栋大楼最新颖的计算机自动化中央控制，都是商界人士所津津乐道的。

能在这里上班也算是谭茵的运气。

“谭小姐，前几天的开会纪录请帮我拿进来好吗？”谭茵桌上的内线电话响起，不一会儿就传出林文超权威的声音。

“好的。”她简洁的回答。

谭茵是位相当称职的秘书，进公司已经两年了，林文超十分赏识她。她不晓得当初是受什么驱使，居然会跑来应征她向来视为“花瓶”的工作，可能就是存着一种挑战的心态吧！

事实证明，她确实是块秘书的料，而且她做得好极了。

走进林文超的办公室，放眼望夫，除了简单的几幅名画和点缀在其中的花束外，并无其它赘饰；林文超讲究的是舒适感，这也是谭茵之所以待得住的原因之一。

“董事长，这是您要的文件。”谭茵不卑不亢的将文件放在林文超的桌上。

林文超在商场上的铁腕作风，讲求诚信的态度，向来是同业内所尊敬的，只可惜这位人人景仰的企业强人，已决定提早退休，多享几年清福，而林氏集团将由其子--林永寒继承。

谭茵没看过林永寒，因为他和她哥哥一样，长年旅居国外，不同的是，她哥哥是浪迹天涯的游子，而林永寒却是因掌管林氏海外投资而甚少回国。

听公司较资深的同事说林永寒长得十分俊逸，当然啰！也一定有很多女伴，富家子弟嘛，哪一个不是这样？“谭小姐！”林文超叫她。

“董事长有什么指示？”谭茵回过神，心里暗骂自己，现在是上班时间，她尽想些无聊事干嘛！

林文超微笑的指示她坐下，他打从心里欣赏谭茵，不仅因为她办事俐落，更因为她聪明肯学，没有时下漂亮女孩的好逸恶劳。更难得的是，她待人和气，一点也不会因上司的器重而骄傲。她肯定会是一个好媳妇，就不知永寒有没有这个福气了。

唉！想到这个儿子他就头痛，如果照他那套单身的论调，恐怕他这辈子都别想抱孙子了。此刻，他得想想法子谭茵不解的看着林文超，怎么他脸上的表情这么变化多端，一下喜，一下忧？她胡涂了，林董一向很冷静的……

“董事长，您有什么指示吗？”谭茵不放心的又问了-次。她当然不会逾矩的问他烦恼何事，毕竟她只是个下属，尚懂得拿捏分寸。

“永寒近日就要回国了，我想你应当略知一二吧？”林文超反问。

“听人提过。”“永寒虽然长年住在国外，对公司的情形却知之甚详，可

是如果真要开始接掌，恐怕也不是那么顺利，而我的身体愈来愈差，可能没办法时时辅助他……”林文起意有所指的暗示她。

“董事长的意思是希望我怎么帮您的公子呢？”他看人从不会看走眼，谭茵果然蕙质兰心，一点就通。

“我希望你继续当永寒的助手。”“这当然没有问题。”谭茵答得爽快。

“好！好！有你帮他，我就放了一大半心了。”林文超露出别有含意的笑容。

深夜，PUB 里放眼望去尽是人潮，喧哗的人声夹杂着震天响的音乐声，交织成一处繁华的世界。如果单从外面经过，绝对想不到里面有这么热闹的景象。

当然，这里是许多人的避风港，一个不需设防的所在。

坐在角落里，卓航冷漠的抽着烟，这一切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的心、他的感情，在好久以前就被他母亲毁了。

在他阴冷的脸上找不到任何表情，只有憎恶，对这世界及女人的憎恶。看到舞池里比浪比骚的女人，他的表情不免又冷了几分。女人，只不过是玩偶，只不过是he用来把玩、无聊时排遣时间的玩偶。

从小所见和多年前那个惨痛的教训，让他不得不封闭起自己。

卓航的心早就冷了、寒了，他再也不会笑了，连带的，他对这个世界和人生也失去了信心。

高中没毕业，卓航就加入帮派，跟着人家打杀，替人顶罪、坐牢。几年下来，由于他拚命三郎似的作风，使得他在黑道上占有一席之地，更得到了“冷面煞星”的封号，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地盘、自己的手下，甚至于自己的女人。这不是他当初所选择的路吗？为什么他愈来愈觉得自己宛如行尸走肉？“老大，时间快到了。”坐在身边的小四唤着沉思的他。

卓航熄了烟，拿起放在桌上的酒，慢慢地喝着，好象一点也不急。

他不喜欢酒，就如同他不喜欢女人，但是他需要借这些来麻痹自己，帮助他遗忘。

“老大，金小姐来了。”手下再次提醒他。

刚说完，就看到一位着低胸窄裙、身材圆润的娇艳女郎，风情万种的来到卓航跟前。

“航哥，爹地请你进贵宾室谈话。”金蓓妮嗲着声音，眼神饥渴的看着他，并刻意的低下身子，好让卓航能一窥究竟。殊不知她这举动反而使卓航忆起他那人尽可失的母亲，对她也就更加反感。

在黑道上，谁都听过金老大的名号，也都晓得他有多疼这个女儿。

妩媚、妖娆又多金的金蓓妮，向来是男人争宠的目标，从没有哪个男人能抗拒得了她，对于那些庸俗的男人，她也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直到她遇到了卓航。

是他的冷绝、孤傲和不把一切放在眼底的个性吸引了她，他愈是不理她，她就愈想征服他，一直到现在，也只有卓航才能引燃她的热情。

卓航确实是个粗暴、冷酷的情人。

金蓓妮知道卓航只是利用她来排遣时间，非但不把她当作一回事，他甚至根本就看不起女人。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管她怎么查，甚至对他那些忠心的手下威胁带利诱，就是无法得知。

想到这里她就气，有钱无法办事已是一大讽刺，他那帮手下竟然也跟他一样无视于她诱人的外表。一这些可恶的男人，总有一天，她一定要他们一个个跪在地上舔她的脚趾！

卓航冷然的放下酒杯，起身朝贵宾室走去，他的手下亦起身追随其后，把金蓓妮冷落在一旁。

金蓓妮恨得牙痒痒的，从来只有别人巴结她，她何时受过这种冷落？但自从她认识这个“冷面煞星”后，已不知挨过多少的屈辱。她委曲求全，只为了讨他欢心，没想到他竟然不领情。

金蓓妮射出森冷的眼光，看着卓航。哼！等着瞧，总有一天……她可不是好惹的。

庸俗的贵宾室里，几个小伙子正为了抢麦克风而喧哗着，他们看到卓航走进来后，全部安静下来，眼光充满了畏惧。卓航的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种人还是少惹为妙。

“金老大，今天请我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一定尽力去办。”一坐下来，卓航就开口干脆的说。

金老大是位身材福泰、约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从他脸上的刀疤和器宇不凡的架式，一望即知他绝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他用锐利的眼光欣赏着卓航。卓航是条汉子，对朋友够义气，多年前他刚出道时，金老大曾帮他摆平过一些麻烦，卓航竟能感恩到现在，他实在很欣赏这个人。

长相称不上好看的卓航，却从不缺女人，她们不是迷恋他的长相，而是被他浑身上下所散发出来的冷峻气质给吸引住了。他只需要淡淡的一瞥，就能教人浑身发颤，偏偏他这份特质正是时下女孩所钟爱的，难怪他那不可一世的女儿也会对他动了心。

可惜--他痛恨女人，也不是说他喜欢男人，只是他对女人失去了信心，无法信任她们，只抱着玩一个是一个的心态。到底是为什么？和他在一起打拚了这么多年，他从没听卓航讲过。

“放轻松点！今天找你来，只是因为很久没在一起喝酒、划拳，顺便想问问你接管的生意是好是坏。”操着台湾国语的金老大向手下使了个眼色。

桌上很快的放了几瓶啤酒、杯子和小菜。

“有没有人找你的麻烦？”金老大倒了两杯酒，递出一杯给旁边的卓航。

“多谢金老大的关心，我出来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那些小喽啰我还不放在眼里。”“那就好。”坐在金老大旁边的金蓓妮按捺不住的拉了他一把，暗示他真正的重点。

“阿航啊！你今年几岁了？”金老大突然问。

卓航冷冷的看了金蓓妮一眼，心里稍微有个谱。

“三十二岁。”“三十二岁也不小了，没打算找个伴吗？”“没想过。”金蓓妮看情形又拉了她老爸一把。

“虽然人在江湖，但是孤独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个伴。看看你金婵和我，当初如果没有遇见她，我都不晓得今天会变成怎样，所以好好的想想看，不要因为以前的不如意，害了自己。”金老大为了宝贝女儿，不得不多说几句。

“我会好好的想一想。”卓航一副不想再谈这个话题的表情。

金老大看在眼里，知道这种事勉强不来，尤其对卓航这样的人来说更

是困难。

看样子，今晚我别想安宁了。他看着女儿难看的脸色，心里想着。

傅雪儿趴在地毯上，抱着卧枕看晚间新闻--林氏集团继承人林永寒返国的消息。

谭茵则坐在旁边看小说，一副事不关己的神态。

“茵茵，那个戴墨镜的男人是不是林永寒？”傅雪儿兴奋的问着。

谭茵不感兴趣的瞥了眼萤光幕，只见一大堆记者包围着一位显然已不耐烦的男子，看他外表似乎长得不错，但由于戴墨镜的关系看不清楚他的脸，不过有轮廓应该是离“帅”字不远。

她懒懒的回了声，“记者不都说是林永寒了。”傅雷儿听她不情不愿的回答，惊讶的回头看着她，“他是你老板的儿子耶！又是个超级大帅哥，如果能钓上该有多好！而且他以后就是你的顶头上司了，近水楼台，你就先把这个月亮摘下来自己独享嘛！”她一口气说完。

“雪儿，你真的有点疯了。”谭茵没好气的骂道，不理睬傅雪儿，继续看她的书。

“嘿！人家跟你说真的，这么久以来，追求你的人多得像座山，你却无动于衷，也难怪谭妈妈要替你担心，就连我都不免要待你烦恼，你的标准究竟有多高？”叹口气，谭茵放下书，看样子不回答她的疑惑，自己是别想得到安宁了。

“我的标准不高，只要能对我的眼就行了。”谭茵举起手制止雪儿的发言，想也知道她又要讽刺她了。“像你碰到高怀德就会变得温驯可人一样，我只是在等待一个能让我撒娇依赖的人，这种标准订得还可以吧！”谭茵朝傅雷儿眨眨眼。

“你怎么说怎么有理啰！不过我还是觉得林永寒是个可以考虑的对象。”她还是不死心。

“雪儿！瞧你说得好象人家已经苦追了我好几年一样。”谭茵翻翻灵活的大眼。

“反正这是迟早的事嘛！”傅雪儿说得理所当然。

“真是多谢抬举了。”没想到她在雪儿的心中有这么高的评价。

“不客气啦！老同学偶尔替你打打气，也是应该的。”傅雪儿又在损人了。

“你呀！狗嘴裏吐不出象牙。好了！上床睡觉吧，明天我会帮你看看你心目中的偶像，顺便替你打听好他的一切，好让你有机会悔婚。”谭茵逗趣道。

“明天林大帅哥就上班了？”“嗯！所以明天下班你可以来公司找我，我会故意晚点走，如何？够朋友吧！”“免了，我把这大好机会留给我的好友--美丽动人的谭茵小姐。”“多谢恩赐。”两人如同往常，笑闹成一团。

糟糕！看了下表，谭茵使尽全力的冲向电梯，今天塞车塞得这么严重，她特地提早出门的，没想到还是快迟到了。眼看电梯门就要关上了，她不禁朝电梯喊了声，“等一下！”电梯门再度打开。

“谢谢！”谭茵大口喘气，对着按钮的陌生男子感激的说道。

“到几楼？”一个很有磁性的声音响起。

“十二楼，谢谢。”谭茵抬头望着眼前的男子，是个很英挺的人，双眼炯炯有神的看着她。

谭茵觉得他很眼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看过他。

十二楼不是父亲专用的办公室吗？想必她就是父亲常提起的谭茵，林永寒暗暗想着。刚才在路上开车时，看到走在人群中匆忙的她，仍能让人眼睛一亮，因为她全身沐浴在一片朝阳中，犹如发光体，在那惊鸿一瞥中，他对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想到她就是自己日后要经常相处的人，看来这件事到目前为止总算有些趣味了。

数字指向十二楼，电梯门一开，谭茵就急急的走向办公室，来不及怀疑为什么这个陌生男子也同样上了这层楼。

才刚进办公室不到十分钟，林文超就叫她进去。

稍微整理一下服装后，她走进董事长办公室，做着每日的例行报告，“董事长，今天您和……”林文超打断她，“谭小姐，今天的行程晚点再报告，我先介绍永寒给你认识。”林文超望着谭茵背后，“永寒，这位就是我经常提起的谭茵。”他向已走到谭茵旁边的人说。

是他！原来自己在电梯里遇到的人就是林永寒。谭茵侧过身看到他时虽感惊讶，却没表现出来，只是淡淡的点个头。原来他就是大家所谣传的花花公子！他确实是有这种条件，可惜她对他没感觉，因为她向来对花花公子型的男人没好感。

“幸会！”谭茵伸出手冷淡的说。

林永寒握住她的手，直视着她。“幸会！”林文超用颇富兴味的眼神看着儿子。他这个儿子长得英俊挺拔，人又聪明，再加上林氏企业唯一继承人的头衔，向来是女人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因此造成他游戏人间的自负个性，就连他一向尊敬、孝顺的母亲，也无法迫使他对婚姻产生兴趣，真是伤透了林文超的脑筋。

不过这会儿看他瞧谭茵的表情，事情似乎有转机了。如果他们能顺利配成对，就不枉他精心设计这个提早退休的计画了。他相信以谭茵的个性和条件，一定能使他这个骄傲的儿子举白旗投降。

“永寒从今天开始交接董事长职务，等正式交棒时，我会对外发布消息。而我希望在信息发布前，你们已经培养由良好的默契。”林文超别有用意的向谭茵解释着。

谭茵向林文超允诺后，步出办公室。

“永寒，你觉得谭茵这个女孩怎么样？”林永寒看了他父亲一眼，“如果你指的是外表，她是长得不错。要是你指的是个性，抱歉，没相处过所以无从回答。”他才不会上父亲的当，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一定又想替他作媒。纵使谭茵长得再好看，那又如何？世间什么样的美女他没见过，他才不想这么快被绑死。

这一天，整栋林氏大楼唯一的话题就是林永寒，公司里的单身女郎都盼望自己能得到他的青睐，相对的，对谭茵也就十分的嫉妒。

下班时间快到了，谭茵看了看手表，起身走到楼下的大办公室，里面有十来位女孩叽叽喳喳的，像个菜市场。

她走向一位长相可爱的女郎问：“阿美，董事长有没有交代晚餐？”“没有，他可能会和林永寒一起出去吃。对了！忙了一天，忘了问你，林永寒是不是长得很帅？”“早上他进来的时候你没看到吗？”谭茵疑惑的看着她。

“讨厌，人家早上刚好迟到啦！：快告诉我，他是不是像她们所说的，长

得帅呆了！”谭茵看了看办公室内其它的人，知道阿美所指的“她们”是谁，因为整个办公室都充斥着关于“林永寒”的话题，看来大家对“麻雀变凤凰”式的故事都深信不疑。

“你不会自己看，我无法作任何评论。”“别这样啦！谭茵，透露一点点就好了。”阿美恳求她。

“你干嘛这么紧张？反正以后他会天天来，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没人会拦你。”谭茵知道办公室的人对林永寒迷得很，故意和她打哈哈。

“喂！老板好象下来了。”有人喊，阿美紧张的看着办公室外的走道，同时办公室内的人声也静了下来，大家都屏息以待。

看到这种情形，谭茵不觉莞尔，看来以后的出勤率一定很高。

意外的，却只有到林文超下来。

“真讨厌，又没着到。”阿美抱怨着。

“谭茵，我好羡慕你，可以天天和他接触。”“要不然我和你交换啰！”谭茵义气的说。

“我也很希望你换，奈何人家不要我。”办公室内谁不知道林文超非常欣赏谭茵。

“不要一副哀怨的表情，我很喜欢你呀！”谭茵故意抱着娇小的阿美说。

“算了吧你！”阿美没好气的推开她。“我准备回家了，你工作告一段落了吗？要不要我等你？”阿美好心的问。

“不用了，你先走吧，我事情再处理一下，待会儿再走，反正现在是塞车时间。”

林永寒走出办公室，看见谭茵还在她的办公室里，蹙着眉头，似乎有什么难题无法解决。“谭小姐，这么晚了还不回家？”谭茵猛抬起头，好象被林永寒的声音吓到了般，她看了看手表。

“事情还没处理完吗？”看到谭茵还在，不知道为什么，林永寒突然也不想那么早回家了，他想和她多聊聊，多了解她一些。

“没什么，只是现在是下班时间，容易塞车，所以我想晚点走。”谭茵迫于礼貌的回答。

“你住哪里？我送你回家。”“不用了，我自己搭车就可以了，谢谢！我先走了，星期一见。”谭茵一手抄起皮包，快速的走避，为的是不想搭这位花花公子的便车，深恐自己变成公司里女职员의 公敌。

林永寒看着谭茵像逃难般的背影，不禁嘴角一扬，自己长得有这么可怕吗？以往这种逃离的角色多半是自己，怎么谭茵和他抢起角色来了？

第二章

卓航和手下们在街上走着，突然觉得不对劲，好象有什么事要发生。他不动声色的暗示手下们当心--果然，前面站着十来个不怀好意的小喽啰，个个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站中间的显然是带头老大，五短身材，满嘴不停的嚼着槟榔，十足的瘪三样。“卓仔，上次和你讨论觊觎地盘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滚！”卓航警告着，一点也没把他的威胁放在眼底。

阿猴将槟榔汁一吐，“干！讨皮痛，乎伊死！”一时之间，两边人马都亮出身上的家伙，拚了起来，枪声在这幽暗的巷子里显得特别响亮。

谭茵慢慢的转进巷子，现在已是六月底，徐徐的微风吹得人好舒服。这至少是骑车所享受不到的好处，谭茵安慰自己想买车来骑的欲望，要打起精神来，否则以后的日子可就天天难过天天过啰！

等等！那是什么声音？怎么那么吵，好象有人在打架。

枪声--谭茵收住了脚，直视前方。

糟糕！前面有人打群架。哇！这些人出手真狠，尤其是那个一脸酷相的男人，从没看过有人出手像他这么狠，对方八成欠他很多钱，他才会手下不留情的猛打。看样子这些人可能是黑道人物，她还是少惹为妙。但是她要怎么回家呢？他们正好堵住了巷子，她又没有别条路可选择。这些人真是的，哪里不去，偏偏就选在她住的地方打架，她可不想耗在这里等他们打完架，更不想看到自己家门前血流成河。

谭茵站在原地苦思。

有了！最直接的方法，通常也是最有效的办法“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紧接着是哨子声。

阿猴那帮人一看苗头不对，匆匆忙忙的跑了。好一群乌合之众！这年头的混混怎么还是那么蠢，这样也敢跟人家混江湖？谭茵拿着哨子暗笑。

“老大，你受伤了，警察来了，我们快走！”卓航的手下们忠心的护卫着他。

“你们先回去疗伤，不用担心，小四留下来就可以了。”“老大……”手下们争辩着。

“放心，没有警察，先走吧！”他挥了挥手。卓航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这点小伎俩还骗不倒他。

手下们看老大一脸不容置疑，只好先回去。

“小姐，你可以出来了。”卓航满脸憎厌，对着巷口说。

开口的不正是那位打起架来像不要命的兄台吗？出来就出来，反正她也要回家。

谭茵慢慢的晃了出来，一脸悠哉，“我想你大概是在和我说话吧！”她比了比自己。

卓航阴冷的看着她，“你以为你是谁，刚才是什么意思？”换成别人早被他的眼神给冻僵了，谭茵偏不怕他。“什么是什么意思？”“很好玩吗？”卓航寒着声音问。

“至少不会太无聊！”“奉劝你闲事少管，不会有人感激的。”谭茵生气了，拚命压抑着想掐死他的冲动。“这位仁兄，你听好！我管你被谁杀了，会死得多难看，我会这么喊是因为你们这群疯狗挡住我的路，谁知道一举就奏效，真是群笨蛋！”由于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她继续讽刺，“还有，不要太高估了自己，有空的话多照照镜子，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她轻蔑的哼了一声，掉头就走。

“老大，我去教训这娘儿们。”小四说着就想去追谭茵。

“小四，别妄动！”卓航制止他。

“可是她刚才说话太过分了。”卓航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算了！”至于阿猴，他当然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他不是个有

仇不报的人。

谭茵气呼呼的回到住处，把皮包往床上一丢，人就跟着倒在沙发里。

傅雪儿听到她的甩门声，从小厨房里探头出来看她。没见过谭茵发这么大的脾气，尤其谭茵最不喜欢人家生气时甩东西的，可见得她已经火冒三丈。

洗洗手，她走了出来，“怎么了？今天看到大帅哥太高兴了？”“你看我像高兴的样子吗？”谭茵翻着白眼。

傅雪儿果真东看看西瞧瞧，“嗯--的确不像。不然就是踩到狗屎了？”“差不多了，可能比那还倒霉。”她自嘲。

“到底什么事让你气成这样？”谭茵想了想还是不讲了，免得又动怒，“算了，其实也没什么，我去洗个澡就把一切楣运都洗去了。”说完她就钻进浴室，躲避傅雪儿的盘问。

泡在浴缸里，谭茵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林永寒和刚才在巷子里被她臭骂一顿的男人，他们的个性截然不同，一个像是生活在太阳下，一个却像生活在黑暗谷底。林永寒是个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子弟，另一个显然是黑社会老大，一副历经沧桑的模样。同样是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下午要和巨旺的王董开会……”谭茵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她发现林永寒根本没在听她报告，只是一味的对着她笑。林永寒交接至今已有一个多月了，他不愧是林文超的继承人，公司泰半的业务、行政及运作等，他都能控制自如，实在不枉他父亲如此器重他。

公司将于下星期六举行交接仪式，那时林文超就真的名副其实的退休了。而其实最近这半个月他已经很少到公司来，交接只不过是一种名目罢了。

“林董，你有事交代吗？”她叫着林永寒。

“谭秘书，我发现你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林永寒运用他不败的魅力。

可惜对我无效，谭茵暗笑着。“谢谢，我今天刚好喉咙不舒服。”相处这些日子以来，林永寒发现自己愈来愈被她所吸引。她的不矫情、自然及率性，在在迷惑着他。可惜地似乎一点都没感觉，或是她故意装作不知情呢？

“是吗？难怪我觉得你的脸色比往常差。”他关心的看着她。

他在暗示他很注意我吗？哼，这个花花公子！每次他父亲不在，就摆出大众情人的模样，不知做给谁看？谭茵忍着没出声，假装听不懂。

“既然林董已经了解今天的行程，那我就先告退。”谭茵走到门边时，林永寒忽然出声留住她，“谭茵，下星期六交接仪式完后有个庆祝酒会，你能做我的舞伴吗？”谭茵回头看他，她不敢相信他会用这种低声下气的语气邀请自己。“让我考虑看看。”她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他，可是她也不想当他的舞伴，只好先拖延着。

林永寒看出她的心思，“你很不喜欢我，对不对？”谭茵整个脸倏地涨得通红，她没想到林永寒会问得这么直接，害她不知所措。

她不知所措的样子实在很可爱，没想到平常咄咄逼人的她，竟会被这个问题给难倒了！

林永寒感到好玩。

他不想为难她，“你先回去好好想想再回答我，好吗！”谭茵茫然的看着林永寒，“回答你什么？”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当然是舞伴的事。

林永寒一呆，按着看到谭茵恨不得咬掉自己舌头的表情便忍不住的笑

了出来。看来她被他吓得魂都飞掉了。

看他愈笑愈乐的模样，谭茵恼火的不理他，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谭茵坐在椅子上沉思着。凭林永寒的条件应该是不缺女伴的，他何必纡尊降贵的邀请一个不起眼的秘书呢？她咬着笔杆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个道理来。

唉！管他的，也许他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吧。。

忙到快下班的时候，谭茵整个人已经快虚脱了。突然，内线响起--“喂！谭茵。”她不耐烦的拿起话筒。

“是我，林永寒，今天我提的事你考虑得如何？”“什么事？”一时之间，谭茵摸不着头绪。

“看你年纪不大，怎么记性好象不太好？”他取笑她。

谭茵一听，也顾不得他是谁，立刻辛辣的回了句，“至少比你年轻！”霎时，整个话筒充满了林永寒豪放的笑声，“每次和你谈话，总是觉得很轻松，不必刻意去找话题。”他好象很喜欢看她出糗，谭茵忿忿不平的想着。我才不会上他的当！

“谢谢你这么抬举我。至于舞伴的事，很抱歉，那晚我有事。”她甜甜的回答。

“你不可能不知道，星期六的餐会，凡是主管级人员都必须参加，也包括秘书在内。”他一副惊讶的口吻。

该死！我竟然忘了，这下要如何圆谎？“我是说.....我是说我可能必须提早走，所以你恐怕要另外找人。”谭茵坚持着。

聪明的林永寒怎会不知道谭茵是故意找借口？“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你，不过那天晚上你确定会参加？”他仍不死心的追问。

“我会。”他就不能饶了她吗？谭茵心里嘀咕着。

听出她不耐烦的语气，林永寒识趣的不再继续追问，“好吧！那没事了。”说完他就挂断电话。

他到底是有什么毛病？谭茵莫名其妙的瞪着那嘟嘟囔囔的电话。

看来有钱真好，可以吃好的、穿好的！看着满屋子的商业巨子、政要，和他们那些比雍容、比华贵的夫人们，是不是人一旦有了钱，就必须这么虚伪？如果是这样，那她宁愿一辈子就这样过一生。自整个交接仪式结束，到晚会开始这段时间，谭茵的脸都快笑僵了。她觉得自己快受不了了！

拿杯鸡尾酒，逃到屋子的角落，她冷眼看着这一切，看着看着，不禁有些感慨。

晚会的男主人正朝着她的方向走来。应该不是来找她的吧！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未曾和她打过招呼。

谭茵觉得头昏脑胀，一转身使走到外面宁静的花园里，一方面躲避林永寒，一方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嗯--这种感觉真棒！谭茵伸了伸懒腰，虽然她穿著晚礼服。

“你今天真漂亮。”林永寒不知何时已来她身边。

谭茵转身面对他。她今天穿了件黑色的雪纺纱小礼服，是件低胸礼服，V字领所露出的雪白肌肤，被衣服上若有似无的薄纱给遮掩得益发动人。

谭茵为了配合礼服，将头发整个盘了上去，并上了淡妆，这是她头一次做这样打扮，没想到自己装扮起来可以如此迷人。

想到今天打扮好照镜子时，被自己的模样吓了一跳的情景，谭茵不由得露出甜甜的笑容，难怪妈妈常想说服她当模特儿。

林永寒见她露出笑容，不由得也跟着笑了，“你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笑？”“喔！当然不是。”她回过神来。

“否则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刚刚在里面我看你好象巴不得赶快离开……你不喜欢这种场合？”他试探的问。

“被你看出来啦！”她露出调皮的眼神。

“为什么不喜欢？”她今天心情似乎不错！他想。

“没什么，我只是讨厌交际应酬。”她淡淡的说。

“我也不喜欢。”林永寒一副赞同的口吻。

“是吗？”她怀疑的看着他。

“你好象不相信？”看来她对他的成见很深，他心想。

“我是不相信。”林永寒叹了口气，“我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才不得不应酬，你真以为我喜欢这样？我实在是逼不得已。”“所以啰！有钱实在不好，我以后找对象啊，一定要选个普通人就好，免得日子过得太痛苦。”林永寒闪闪发亮的眼神，让谭茵不得不作某种程度的暗示。

“不是每个有钱人都这样，也并非每个人都得照着旧模式走，目前年轻一代已经慢慢在改变这种情况了。”林永寒听得很不舒服，急忙向她解释。

“反正那不干我的事，况福那些人。”谭茵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看时间好象可以走了，于是她赶快顺着台阶下。“我有事想先告退了。”“你要去哪里？我送你。”林永寒不想她这么快就离开。

“不必了，我自己搭车回去就衍了。况且你是主人，不可以随便离开，否则就太没礼貌了。”林永寒露出固执的眼神，“不管你让不让我送，我都送定了。你要是担心我得罪客人，那你就待久一点，等晚会结束后我再送你回去。”“真的不用了，我是有事才不得已先走，希望你不要为难我。”谭茵也不让步。

“至少让我送你到你家巷口，反正这里到你家又不是很远。”林永寒还是一本初衷，他实在不放心她一个女孩子自己坐车回去。

他那副“看谁耗得久”的表情让她担忧，她想想还是算了，况且今天是雪儿的生日，说好两人一起到 PUB 庆祝，因为她的阿德到美国出差两个月，她这个好友只好舍命陪姑娘了。

如果再不答应他，说不定整晚都得和他耗在这里，到时候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反而更麻烦！

“好吧！我们现在就走，你也好快去快回。”谭茵投降。

“老大，阿猴出来了。”小四跑近一辆黑色莲花跑车，向车里的卓航报告。

卓航等算这笔帐已经等了很久，丢下手中的烟，他拿起一把开山刀--其实如果不是必要，卓航并不喜欢用它，但是像对付阿猴这种人渣就必须用点工具。

“总共多少人？”卓航问道。

“大概七、八个人。”“阿猴这个人很狡猾，大家小心些。”他吩咐着手下。

卓航这边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大家在一起也好几年了，有多少能耐他很了解，阿猴那群乌合之众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就怕他使诈。他要给他

来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阿猴大概喝了不少酒，一路和手下各搂着几位欢场女子打情骂俏着，显然他以为卓航怕了他，不会再找他麻烦了，所以他才会这么肆无忌惮。

“看来你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卓航拦在他们面前，冷峻的眼神扫了他们一眼。

“干！那天放过你，你还找上门来送死！”阿猴被卓航的眼神看得心里直发毛，但仍装腔作势的拿出枪。

卓航没给他开枪的机会，手一举就朝他握枪的手连砍了几刀，再连续向阿猴那些准备拔枪的手下分别砍了几刀。

阿猴的手下就由他的手下去处理，他要亲自料理阿猴。

他面无表情的走向痛得跪在地上的阿猴。阿猴看见卓航走来，想捡起掉在地上的枪，可是他的手实在太痛了。

卓航冷冷的看着他的举动，不去阻止他。

踢着阿猴，卓航无情的警告他，“这只是给你一点教训，最好不要再有上次那种事情发生，不然你就叫你家人准备收尸。”说完他又狠狠的踹他一脚。

向手下比了个手势，卓航走向他的车子。

“老大，怎么不杀了阿猴？”手下们疑惑的问。

“他是阿公那边的人，阿公以前照顾过我，不要让他太难堪。”卓航坐上后座，手下们跟着上车。“老大，大伙说好久没去公馆那家 PUB 喝酒了，这儿离那里很近……”手下们征询卓航的意见。

“走吧！”卓航淡漠响应。

“前面停车就可以了。”谭茵指指前面的巷子。

“我直接送你到门口。”谭茵大力的摇着头，“不用了，你该不会说话不算话吧！”“好！好！从没见过比你更难懂的女孩，既然都已经快到家了，有什么差别吗？”林永寒实在想不通。

“这是原则问题。做人要有原则，知道吗？”“我真服了你！”他下车帮她开车门。

“谢谢你送我回来，你还是快回去吧！”下了车，谭茵不忘道谢。

“遵命，没想到我会这么惹人嫌。”林永寒嘲弄自己。

谭茵好笑的看着他，“凡事总有第一次，快回去吧！”不等林永寒说话，谭茵就摆摆手潇洒的走进巷子。

“瞧！那位不是林家公子吗？看来我们谭大小姐终于凡心骚动了。”傅雷儿不耐久候，早已晃出巷口等着谭茵。

惨了！谭茵在心里直叫苦。这会儿不幸被好奇心超重量的雪儿看到林永寒送她回来，她得想个法子堵住她的嘴，否则她美好的一天准会毁在她手上。

“雪儿，不许再多说半句，否则今天大家哪儿都别去了。”“这……”傅雪儿想抗议，但是谭茵一脸坚决。“好吧，饶了你，改天再严刑逼供，反正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嘿嘿！”雪儿干笑两声。

“笑得像狐狸似的。”谭茵白了她一眼，“要去哪个 PUB 庆祝大小姐的生日啊？”傅雪儿挽起谭茵的手，“跟我走准没错！”她伸手招了辆出租车。

“这家怎样？”震天响的音乐声让傅雷儿不得不提高音量讲话。

这间 PUB 涵盖了一、二楼及地下室，每层约一百坪左右，规模不小。地下室是撞球场和刻意区隔开的小酒吧，昏黄的灯光，适合有情人谈天说地；一、二楼则是典型的舞池，甚至有重金属摇滚乐队表演，他们全都蓄着长发，俊逸的脸孔加上汗湿的壮硕体格，惹得爱慕者尖叫不已。在这里，人们可以尽情的释放自己，释放某个未知的自我。

本来这种热闹的场面谭茵并不排斥，但此刻一进到这里，她仿佛可以嗅到某种危险的讯息，这让她无法安心。

谭茵随着雪儿坐在地下室的角落，这个位置旁边尚有花盆点缀，为她们带来些许屏障，亦可将室内的一切尽收眼底。

“我不喜欢。”谭茵皱眉。

“我也不太喜欢。”谭茵讶异极了，“既然不喜欢，为何要来？”傅雪儿行事向来无一定规章，她该不会又发现了什么天大的新闻，想凑热闹吧？老天保佑！

傅雪儿故作神秘的左顾右盼，压低了声音，“我是听说这家店的店东是位黑道杀手，据说他出手狠毒，为人阴沉，而且杀人如麻，江湖上很少人不怕他。”“江湖？你以为这里是客栈啊，满口江湖经！”谭茵不以为然，不晓得雪儿对这些打打杀杀的人为什么兴趣这么高。

“等等，你该不会是为了看他才挑这家店庆生吧？”“有何不可？”傅雪儿耸耸肩。

难怪她一颗心七上八下，这里根本是黑道的俱乐部。死雪儿，若做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事！“雪儿，你都快当人家的太太了，玩心还收不回来。”

“就是快死会了，才要尽情享受啊！别这样啦，你就看在是我生日的份上，轻松一下又何妨！”傅雪儿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谭茵淡淡啜了口雪儿帮她点的酒，有意吊雪儿的胃口，有时候她也是很坏心的。

见谭茵脸色不好，傅雪儿继续哀求道：“茵茵，拜托，别这样嘛！”她台掌直求着谭茵。

谭茵终于忍不住的笑出来，傅雪儿这才知道上当了。

“戏弄我？今天我是寿星，罚你喝一杯。”傅雪儿招来侍者，点了瓶 XO，打算来个不醉不归。

“谁怕谁！”谭茵在林永寒的宴会上喝了点酒，已稍有醉意。

“爽快，干杯！”清脆的玻璃撞击声，让两个女孩高兴得像孩子似的。

几杯酒下肚后，谭茵醉了，而且醉得很厉害，她甚至看到两个雪儿在她眼前对她笑着。

“雪……雪儿，你不要乱动，我好象看见两个你了。”微醉的傅雪儿没想到谭茵的酒量这么差，觉得她这样子好好玩。

“云儿，那是谁在吵啊？”谭茵趴在桌上，闷声问着。

抬头一看，原来是撞球台附近一桌约四、五个人在划拳，真是没水准！

“茵茵，你看到那个浪女了没？”傅雪儿在胸部夸张的比了比，表示那女人身材丰满。

谭茵努力睁大眼睛想看仔细，奈何她实在醉眼迷蒙。“穿紫色紧身衣的那个吗？”“嗯，好恶心的颜色！她脸上的妆浓得……我真替她担心。”“你是担心地震时会造成龟裂吗？”谭茵默契十足的说完傅雪儿心里的话，两个女孩相视开怀的大笑。

“茵茵，那个女的踉得跟二五八万似的，咱们给她点教训如何？”谭茵

玩心大起，红通通的俏脸赞同的点点头，掩不住兴奋的问：“要怎么教训她？”酒醉的谭茵真好商量：“她对旁边那个酷哥显然钟情得很，可惜落花有意，流水似乎无情！我们就从那男的下手。”谭茵皱了皱鼻子，那个男的感觉上不像是个惹得起的人！她犹豫了。

“没胆了？”傅雪儿刺激她。

“谁说的！”“那好，十分钟后我会去结帐，然后你去吻那个酷哥，是深深的吻喔！你敢不敢？”只有雪儿才会想出这种馊主意。

要她去吻一个陌生人就已经够糟了，竟然还不能马马虎虎的带过？她算准了自己会打退堂鼓，哼，她偏不让她称了心、如了意！

“少废话了，等会儿你在旁边看我完成任务吧！”竖起大拇指，谭茵信心十足，傅雪儿则为自己的妙点子窃笑不已。

卓航的手下不是在打撞球、喝酒，就是在跳舞，只有他和金蓓妮坐在角落里，环视着他的店。卓航经营的 PUB 大大小小共十来家，这只是他经手事业的一小部分，其它像 KTV、RTV、MTV、保龄球馆、餐听等等加起来，卓航算得上是大亨，只是平常这些事务他都交给手下去管理，自己甚少过问，对于手下，他一向信任，因为如果连和自己共同打拚的兄弟也无法放心，这世间还有谁可以交心？金蓓妮真是神通广大，他坐不到十分钟，她就出现了。

“航哥，你累不累？我帮你按摩！”金蓓妮几乎贴在卓航的身上了，她的手不安分的爱抚着他的胸膛，她为卓航心醉神迷，全然不顾别人的眼光，浪荡得很。

“航哥，上回爹地跟你提的事，你考虑得怎样了？”金蓓妮刻意娇嗲的声音里有些许不满。

卓航闭上眼，这个女人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卓航任由她的手四处游走，今晚他需要个女人，况且金蓓妮的床上功夫确实不差。

金蓓妮看到卓航脸上被挑起的欲望，满意极了，想到他的炙热狂爱，金蓓妮感到全身燥热极了。舔着卓航的耳朵，她刻意沙哑的说：“航哥，我需要你，我们回去吧！”卓航放下酒杯，准备成全她，却看到迎面而来的俏丽女子，她好象是针对他而来，是个很眼熟的女孩。

金蓓妮眯起眼睛，气愤的盯着破坏她好事的女子，她长得还不错，金蓓妮有了敌意，很深的敌意，这女的不会是卓航的另一个女伴吧？谭茵慢慢的走向撞球台的方向，一方面她实在醉得脚步不稳，另一方面则是掩饰自己的忐忑不安。她的不安在看到金蓓妮阴狠的眼光后转成了愤怒，这女人铁定不是他的老婆，否则她大可名正言顺的质问她，可是她没有。

卓航认出她了，女人上了妆到底不同，那天相遇时不曾仔细看她，不过--他本来就很少注意女人，看来她今天喝了不少。

终于到了！谭茵摇了摇头。天！她真的好晕，不该跟雪儿赌气的，现在可真是后悔莫及了。

咦，这个人好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可是她实在想不起来。而且他那冷硬的脸，让她自己庆幸没有这号朋友，要不然她不会记不得。

谭茵从另一边靠近卓航，她本想坐他旁边，谁知一个不稳却跌坐在他的身上。

抬起头直视他深邃的眼睛，谭茵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嗨！我叫谭茵，

我可以吻你吗？”谭茵十分有礼的询问着。虽然她已经醉得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却仍然感觉得到这个男人看她的眼神带着一抹厌恶。为什么？看着他严苛的五官，不多想地，谭茵突然伸出手轻轻的摸着卓航冷硬的脸颊，仿佛如此可以释出他对世间的的天不满。

卓航即使惊讶也没有表现出来。她没认出他。他示意发怒的金蓓妮安静，因为他想知道这个叫谭茵的女孩要做什么，她不像是个随便的人，她的触摸和金蓓妮的诱惑全然不同。但为何他会觉得一泓温柔流窜他的心……？柔柔的抚摸着，谭茵觉得这个人好冷，他怎么办到的，可以让人不寒而栗？不管了，快达成任务走人要紧！

谭茵捧住卓航的脸，倏地送上自己柔软的唇，挑逗的吻着卓航。酥麻--由卓航传至她身上的电流，让她的心猛地一震，他的身上散发出男性特有的麝香味，她发现自己放不开这个吻。

卓航同样感到震撼！谭茵温软的唇触动了他，不知不觉地，他伸手搂住了谭茵，享受着两人之间美妙的气息。

一旁的金蓓妮气得眼盲金星，这个女人好大胆，竟敢当着她的面吻她的男人！但她不敢在卓航面前发作，只好像个呆子，看着他们吻得火热。

“航哥--”金蓓妮咬牙切齿的打断他们。

谭茵勉强拉开两人的距离，错愕的直视着卓航，他真的好眼熟。算了，达成目的，可以离开了。挣扎的站起身，谭茵快速的想撤退，回到她温暖的窝睡个好觉。

卓航冷眼看着步伐笨拙的谭茵。

想撒下他？她到底把他当成什么了？高兴时就逗逗的小狗吗？错了，她错了，她会发现自己错得很离谱。

谭茵转身朝傅雪儿做个胜利的手势，没察觉到卓航阴郁的眼神，否则她绝对会三思而后行。

金蓓妮暗暗高兴，卓航发火了，太好了！

卓航朝手下使个眼色，然后快步走向谭茵将她拦腰抱起。谭茵愣住了，她看到雪儿被两个男人拉住，着急的想救她。“放开我，快放开我！”她捶打抱住她的胸膛。

没人帮她们，大家只做壁上观。

“放开我！”谭茵放声尖叫，但是她的尖叫声被音乐声给淹没了。

谭茵被丢进一辆黑色跑车内，等她反应过来时，车子已如离弦的箭矢，快速的上路“不用白费力气了。”卓航提醒直想打开车门的醉人儿。

“你到底想干嘛！”谭茵气得忘记该害怕。

卓航唇边露出个冷酷的笑，“这句话好象该是我问的。”“我……我又没做什么，顶……顶多吻了你而已，有人献吻你应该感到光荣才对！”谭茵为自己的恶作剧心虚。

“是吗？”卓航憎恶她的自圆其说。女人老是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掩饰，真不可饶恕！

“既然你喜欢献吻，我会成全你。”卓航不怀好意的去给她个冷笑。

成全我--什么意思？谭茵头好晕、好晕，她好想睡，实在没体力和他猜谜语了。

第三章

好舒服的感觉，谭茵不想醒来。睁开眼，她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旁边坐着刚才那个男人，他在看她，而且看她的方式好奇怪。谭茵突然想起刚才那个动人的吻，是她的错觉吧！

她不可能和他产生那种互属的感觉，但她想再应证一次，一次就好。

她伸手拉下他，再次献上自己的唇，他的感觉真的很好，那么之前不是作梦啰！

谭茵轻轻的咬了下他，感觉他震动了一下。真好玩！她再咬他一次，发现他又震动了一下，为了这个发现，谭茵咯咯的笑出声。她不晓得自己今天为什么会这么高兴，而且这张床真舒服，她醉得迷迷糊糊，以为是在自己的小套房里，也没发现多了个男人有什么不对，只是抵着他的额头懒懒的问道：“你是谁？”仿佛两人相识已久。

卓航本来只想吓吓她，谁知一吻她就控制不住，更可笑的是，谭茵竟然像变了个人似的对他撒娇，她的小动作让他紧绷的神经几乎快爆发了。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我好象认识你？”谭茵眼中透露着问号。

“你今天吻的人。”卓航淡淡的回答，她坦白纯真的眼睛，挑动了他的欲望。

“哦！”谭茵漫不经心的应了声，懒得再去追究，她把手绕到他的颈后，双手交叉。

“我喜欢刚才的味道。”她温柔的倾诉。缓缓拉下卓航的头，她诱惑的吻着他，再次体验属于两人的火焰。她想知道这之后会是什么，因此柔情的、缠绵的加深这个吻，然而这把火却蔓延得无法停止……卓航无力阻止两人之间必然的相属……窗外的雨丝，随着两人衣服的飘落，点缀得缠绵更加美丽。

望着窗外的细雨，红肿着双眼的傅雪儿担心受怕的哭了一夜。如果谭茵再不回来，她就要报警了。她不敢告诉谭爸、谭妈谭茵被人掳走的消息，她想再多等一会儿。

门铃声！雪儿跳了起来，赶紧冲到门口。

是谭茵，感谢老天爷！

全身湿透的谭茵，晚礼服外面披了件男人的衬衫，黑色衬衫。

身心俱疲的谭茵一看到傅雪儿担心的表情，终于哭了出来。

谭茵哭了！同学多年，傅雪儿从没见她哭过，只因为她认为哭是懦弱的行为。谭茵会哭，表示了事情的严重性。

哭得梨花带泪的谭茵，让傅雷儿也跟着心酸，谭茵要是出了什么差错，她要如何向疼她如亲生女儿的谭爸、谭妈交代？唉！她若是不出那个鬼主意就好了，真是悔不当初。

“茵茵，发生了什么事？你别哭，快告诉我呀！”偎在傅雷儿怀里的谭茵摇摇头，一双美目哀怨的瞟了雪儿一眼，这一眼看得雪儿心惊肉跳，谭茵在怪她。

百感交集地，谭茵不知如何启口，因为她实在说不出“我失身了”这几个字。

忆起早上醒来时的情形，她仍心有余悸。

早上醒来她觉得全身酸痛，正奇怪喝酒不至于痛至全身时，她突然发现她睡的不是她的房间，不是她和雪儿的床，更恐怖的是，她竟然没穿衣服！她没有裸睡的习惯啊！她慌了，当她转头看到身旁的男人时，差点尖叫出声。

她捂住了嘴，记忆如潮水般一波波涌现。一般人对酒醉后发生的事多半不记得，偏偏她异于常人，昨晚的一切她记得清清楚楚，她甚至记得自己如何勾引他。

她羞红了脸，悄悄的下床，穿上了被弃在一角的礼服后，随手再拿了件衬衫披上。走到门边，她不放心的回头望了望，深怕他醒来。

睡着的卓航没了威胁性，没了冷漠的表情，和初见他时判若两人。她和他吵过架，难怪昨晚一直觉得他很眼熟。卓航--她告诉自己要记住他叫卓航，不容她置疑的，他十分霸道。

关于失身的事，谭茵并不怪他，她就是无法怪他，毕竟有哪个血性男子受得了诱惑，而且还是她主动的。这件事她得负大半的责任。

想来好笑，吃亏的人是她，该负责任的人竟也是她。但愿她不会再见到这个冷血的黑社会老大！

傅雪儿看谭茵失神了老半天，话答不到一句，她更着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快告诉我好不好？我的头发都快急白了。”不能告诉雪儿，否则她会自责一辈子。“没事。我很累，想去洗个澡。”没事才有鬼！她的表情明明有事。“谭茵，”傅雪儿拉住想逃避的人，生气的吼着，“你还当我是朋友吧？”冷淡的点点头，谭茵只希望雪儿不要再追根究底，她无力招架。“雪儿，我不想谈。”谭茵坚决的表情，伤了傅雪儿的心。“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我不该随便出主意让你涉险。”她自责道。

“雪儿--”谭茵搂着她的肩膀保证着，“别这样，我真的没事。”是吗？她真的没事吗？经过昨晚，谭茵觉得她的世界全变了样。

“谭小姐.....谭茵.....”林永寒站在谭茵面前叫了好几声，终于唤回了她。

最近她常发愣，脸上多了股忧愁，教林永寒看了很是不舍，他已愈来愈喜欢谭茵，也更怀念她犀利得令他难以招架的答话。

“你是不是有解决不了的难题？”这问题前几天他就想问了。

闷了几天，都快闷出病了，事情既然发生了，多想也没用，只会拖累雪儿。算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想着想着，谭茵感到心里好过多了。

“没事，多谢你的关心。”从林永寒的眼底她看到了关心，温暖填满了她的心，只可惜纵使喜欢，她也配不上他了，更何况她从来只是把他当作朋友。

“真的没事？”林永寒不放心，她近来瘦了不少。

“你怀疑啊？”林永寒笑了，这才是谭茵！

“神经！”谭茵给他一个卫生眼。

她与林永寒之间维持着淡淡的友谊就够了，她不想欠他太多。

“下班了，我载你回去。”看她似乎又要拒绝，他急忙补充：“别误会，我只是想去你室友的店里买束花.....”谭茵挑高眉的模样，分明是想歪了。

“别乱猜测，花是买给我妈的。”“是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孝顺父母了？”谭茵话里有着明显的嘲讽意味。

“走吧！”林永寒知道无论自己怎么解释，她都不会相信的，她老早把他

定位在只懂得享乐的花花公子形象上。

林永寒莫可奈何，只有让时间来证明自己的心了。

“买花的人这么多，今天是什么鬼日子！”谭茵恨恨的包着花，都是为了傅雪儿，她今天才会这样笨手笨脚的做这些“花”事。今天是美好的周日哪！

传雪儿因店里的小妹月考请假，不得不亲自出去送花，而谭茵自愿帮她看店，哪知道今天买花的人特别多，害她手足无措的乱了手脚。以前她也曾帮过雪儿，怎奈今天诸事不顺，一下子被花刺到手，一下子又不小心踢翻了水桶。

“小姐，我的花好了吗？”谭茵忙得真想叫他少烦，可是这不是她的店，她只好忍着气。“请稍等，好吗？”她汗流浹背的包着花。

这就是林永寒进门时看到的情景，她快急疯了！

随手挑了些花，林永寒恶作剧的走到谭茵坐的桌前，“小姐，这些花帮我包一下。”埋头苦干的谭茵指指旁边，“先放着。”“小姐，能不能请你快点，我赶时间。”他故意催她。

把花交给客人后，谭茵正想损损这位急惊风先生，也好出出满肚子闷气，谁知道一抬头就看到林永寒挤眉弄眼的看着她。

“你很无聊，知不知道？”谭茵没精打彩的。

“今天是星期天，在这里打工，缺钱用？”林永寒取笑她。

自上次的宴会后，谭茵不再处处提防他，工作之余偶尔还会和他闲聊。对于谭茵态度的转变，林永寒十分高兴，虽然她再三强调两人仅止于朋友，但是他不在乎。

“明知故问。”谭茵白了他一眼，突然想到了什么，“你应该很会包花吧！”“我？怎么说？”“很简单，女朋友多嘛！花送多了，不就有心得了。”谭茵说得理所当然。

“吃醋了？”林永寒反激她。

“我吃醋？为你？下辈子吧！”林永寒放声大笑，抱住胸口，“谭茵，你伤了我的心。”“好说！”林永寒但笑不语，拿起花帮她包了起来。

“嘿！你包得不错嘛！”谭茵看他包得有模有样。

“我总算有个长处了。”他斜眼询问谭茵。

“得了便宜还卖乖。请不要忘记，这是从你的缺点中发展出来的。”谭茵就是不让他好过。

“你就是见不得我好。”“哼！”“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懒得理你，快包啦！”有了林永寒帮忙，谭茵得心应手多了，三两下就把陆续涌来的客人打发掉。终于，谭茵靠向椅背喘了口大气，林永寒则坐在对面有趣的看着她。

“累啦？”“在办公室从不会觉得累，人家说‘隔行如隔山’，果然没错。”伸展一下四肢，谭茵有感而发。

“这么说你今天是没体力去看球赛了？”“球赛？”谭茵纳闷，“我们约好要去看球赛吗？”“没有，我是突发奇想。”“抱歉，纵使我还体力也无法去看球赛，虽然我很想去。”谭茵十分喜欢球类运动，这可能是受她爸爸和哥哥的影响。而她对球类运动的喜好，也是林永寒愈来愈喜欢她的原因之一。

看林永寒就此打住，换谭茵好奇的问他，“不问了？”“你想说自然就

会说，不用我问。”林永寒非常识趣。

谭茵发现自己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谢谢！”林永寒察觉到谭茵话里的温柔，“谢什么？”“谢你的帮忙，还有你的邀请。”“不客气！”他绅士般的站起来回礼，逗出谭茵许久不见的笑容。

门上的铃铛又清脆的响起，收敛起笑容，谭茵朝林永寒叹口气，准备开始战斗。

“雪儿，这么快就回来了？”谭茵一看进门的人，高兴的松了口气，她自由了。

傅雪儿朝林永寒打声招呼，“嗨！你来找茵茵出去玩吗？”雪儿近来频频拉拢她和林永寒，她不是不明白雪儿赎罪的心情，只是她忘不了那一夜。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两、三个月了，两人也都企图淡化那天的事，谭茵不愿讲，傅雪儿也就不勉强她。但是她隐约发现谭茵变了，变得郁郁寡欢，这项发现让她愧疚的心更加不安。

幸好有个林永寒，谭茵才得以恢复以往的活泼、开朗。

经过这些日子的暗中观察，林永寒似乎不像报章杂志所报导的，唯一相同的是，他真的很英俊，有对迷死人的桃花眼和体贴、幽默的个性，他会是谭茵理想的对象。

不过，他的胜算似乎不大，她得好好推他一把，必要时还可以找谭妈商量，相信谭妈也会认可他。

“茵茵下午要去当她妈妈的模特儿，你可以去看看。”傅雪儿暗示他。

“你真的缺钱用？”林永寒吃惊的问谭茵。当模特儿--太匪夷所思了！

谭茵不想回答。

“这是她搬出来住的条件之一，一年要当谭妈一季的平面模特儿。”傅雪儿把来龙去脉一古脑儿的全告诉林永寒。

“你会是个出色的模特儿。”林永寒以行家的口吻判断。

“多谢抬举，这话我妈也说过，她是阅人无数，我看你可能是‘知交’满天下。”这小妮子总是不忘挖苦他。“茵茵.....我可以叫你茵茵吗？”林永寒迟疑的问。

谭茵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若无其事的说：“如果你不想活的话。”林永寒对傅雪儿抱怨，“你这同学真凶，动不动就要置人于死地。”傅雪儿笑笑，“我看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谭茵听到雪儿的话中话，忍不住拧了她一下，然后挨近她耳边低声说：“少胡说，不然晚上有得你瞧！”谭茵拿起袋子，“懒得和你们瞎扯，我赶时间！”“我送你。”林永寒急忙出声。

“走吧，呆子！”谭茵拉着他往外走。好歹人家今天是特意来邀她出去玩的，总不能把他去在这吧：“想不想去看我拍照？”林永寒闻言直点头。

“先告诉你，可能满无聊的。”“不会比开会更无聊吧！”傅雪儿摇摇头，看情形林永寒这个大情人恐怕是栽在谭茵的手里了。

“航哥！晚上阿猴在阿公的‘金福楼’摆酒席，要公开向你道歉。”小四找到了在PUB里打撞球的卓航。

卓航弯身击球，他专注的神情，使人怀疑他究竟听到了没有？小四走到卓航身旁。

“什么时候的事？”卓航俐落的一次解决剩余的球，放下球杆走向吧台调酒，小四亦步亦趋。

“前天他打电话来，平仔接到忘了告诉老大，听说是为了上次干架的事。”

小四崇拜的看着卓航。

当年他奉命杀卓航，反被他制住，结果卓航不但没杀他，还将他纳入门下，这份知遇之恩他小四永志难忘。卓航个性虽冷漠、孤僻，但对自己的手下却是百般照顾，难怪只要投效于他手下的人，对他都是忠心不二。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搞鬼。”小四明知卓航一定会赴会，他还是忍不住提醒他。

“几点？”卓航拿了杯调好的酒递给小四。

小四叹了口气，卓航就是这样，愈危险的事他就愈想探个究竟，“六点。”“打电话给阿猴说我会去，然后让平仔带些人去查看看他最近有没有和谁走得比较近。

晚上你和平仔跟我去就行了。”卓航下了一连串命令。

“老大--”小四想反驳。

卓航抬手阻止了他，“阿公的为人你应该很清楚，带太多人去会让他下不了台。”阿公是黑道上著名的仲裁人，凡事由他出面很少有摆不平的。

小四转身想离开，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又说：“还有，老大，听说阿猴有请金小姐一起去，他大概是怕老大不原谅他。”其实他也不喜欢金蓓妮，这个骚婆娘平常仗着金老大的势力，对他们这些人从来不给好脸色看，真是--什么鸟东西嘛！

卓航面无表情的脸上渗进了厌恶，他挥了挥手要小四先走。

小四离开后，卓航走向撞球台，再度拿起球杆，选择属意的角度后，他毫不犹豫的推杆，就如同他毫不留情的甩开金蓓妮。

这个世上难道就没有象样的女人了吗？蓦然，他想起谭茵美丽中透着清新的脸庞，那恣情的一夜，激发了他内心深处久蛰的温情。她是处女，早在结合时卓航便发现了。他不该占她的便宜，只是他控制不了自己。

谭茵注定是他的卓航刚毅的脸上有种不顾一切的神情。

忙得晕头转向的传雪儿一看到正要上楼的谭茵，顿时感到如释重负。“茵茵，来一下好吗？”谭茵本想直接上楼煮饭，这周应该轮到雪儿掌厨，谁知道花店最近生意好得有时她必须忙到十一、十二点才能睡，谭茵不忍心让她忙上加忙，只好无可奈何的接下她极为痛恨的差事。

“听说台湾又快多了个富婆啰！”谭茵走进花坊时，朝博雪儿说道。

“你就会说风凉话，没看到我灰头土脸的！叫你辞职来帮我，你又不愿意，是不是舍不得某人？”谭茵恢复了往日的快活，最欣慰的莫过于傅雷儿，她对谭茵和林永寒的关系一直很关切。

“我想你所说的某人大概是林永寒。我只当他是朋友，根本不来电，你可以收起满脑子的幻想了。”“是这样子吗？我怎么觉得人家对你情有独钟。”“你累得连感觉都迟钝了！”谭茵捡了朵白玫瑰嗅闻，美丽的花为何总是多刺。

“好吧！今天就饶了你，择日再审。”博雪儿把她当犯人来审问。

谭茵必恭必敬的弯着腰，谦卑的说：“多谢大人开恩！小女子下次不敢了。”谭茵惶恐的模样，逗得博雪儿好开心。

“晚上有没有空？”博雪儿用手背擦着笑出来的眼泪。

谭茵开心的看着雪儿，她们两个好久没一起出去逛街、看电影了。

“抱歉！不是要约你出去玩，是想请你帮个忙！”似乎看透她的心思般，

雪儿抱歉的说。

谭茵克制自己不要流露出失望的眼神，可惜不怎么成功。

“茵茵，别这样，你今天帮我这个忙后，我请你去吃你最爱吃的日本料理如何？”谭茵一听，整个人精神都来了，“好啊！好啊！”“这么贪吃，小心嫁不出去！你知道公馆那家‘金福楼’吗？”她想了想，“是那栋五层楼的中国式建筑，外面吊了很多灯笼，以十二生肖为造形，非常宏伟、富丽……”“对，就是那家。你可以帮我送盆花过去吗？”“没问题！”反正只是几分钟的路程。她看了看，“是不是桌上像杂草堆的这盆？”谭茵没什么艺术细胞，她前看后看就是看不出那么多花凑在一起有什么好看，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数大便是美”吧！

“杂草堆？我花了一下午的杰作，被你说得一点价值感都没有。”傅雷儿差点被“杂草堆”这几个字呛到。

“是，是，对不起嘛！你跟人家约几点送到？”谭茵赶紧转移话题。

“六点半。”“现在已经六点多，我去隔壁面包店的阿智借机车，要不然开车路上一定塞得很严重。”傅雪儿还没来得及回话，谭茵已不见人影。

一会儿，谭茵回来了，手上多了顶安全帽和钥匙，嘴里还含了块面包，口齿不清的说：“周妈妈说现在台北市抓没戴安全帽抓得很紧，阿智最近才被开了张罚单，就顺便把安全帽借我了。但是这顶安全帽好大，一定会滑下来。”谭茵为了证明，把手上的帽子往头上一套，这一戴果然看不到谭茵的眼睛。

“我看你还是上去拿你以前那顶吧！”傅雪儿不放心的说。

谭茵把花抱起来，边调整安全帽，“来不及了。不用担心，我会克服它的，安啦！”话虽如此，傅雪儿还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茵茵，我觉得你还是开我的车去，我比较放心。”她追着谭茵。

“啰唆！我走了。”谭茵发动机车，噗的一声，把傅雪儿和她的担忧抛在脑后，傅雪儿只好转身折回店里。

她前脚才刚踏进店里，就听到后面急促的跑步声，按着就看到阿智上气不接下气的跑进店里，束张西望的像在找寻什么。“雪--雪儿姊……”他跑得几乎喘不过气，深吸口气后才说：“谭茵姊呢？她在吗？”他不死心的再搜寻一遍，好象这样他要找的人就会出现。

雪儿眼看阿智俊秀的脸紧张得都变白了，也跟着紧张的问：“她替我送花去给客人，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听脸色更加惨白了，“糟了！”“什么事糟了？”“都是我妈啦！她不知道我那辆机车的煞车器失灵，把车借给谭茵姊了。”阿智既担心又自责。

傅雷儿一听差点昏倒。原本她就有种不好的预感，现在应验了一半，只希望谭茵今天骑车不会太快……不过这好象不太可能，她必须去看看。

“阿智，你帮我顾一下店，我去找她。”

谭茵抄小径，一路上通行无碍，看看手表，差五分钟六点半，幸好“金福楼”就在前方。谭茵决定从侧门的停车场进去，只要再转弯下坡就到了，一定会准时的。

砰！

谭茵费力的爬起来，按着看到被她撞倒的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这种景象使人怵目惊心，谭茵满怀愧疚的跑过去扶他。刚才她正庆幸到达目的

地，一手调整过大的安全帽时，没想到旁边突然蹦出个人来，她想煞车才发现煞车器竟然坏了。速度快再加上下坡时的冲力，她还来不及示警就已经撞到人了。

忍着自己的痛楚，谭茵低声问他，“先生--你站得起来吗？我叫车子送你去医院。”卓航缓缓的抬起头，这下他不得不相信缘分了。

小四和平仔扶他站起来，“老大，不要紧吧！”谭茵眼睛睁得好大，她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会背到这种程度。卓航！她竟然会再遇见他，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原以为今生今世再也不会看到他……唉，台湾真是小。

既然是撞到他，那她也不必感到愧疚了，毕竟他欠她的比这还多得多。谭茵转身扶起机车。唉，那盆花此刻真成为名副其实的杂草了。

坐上车，谭茵试了试，还可以骑，也许现在回去换盆花还来得及。打定主意后，谭茵看也不看她撞到的卓航，准备骑车走人。

平仔拉住谭茵的机车，“撞了人还想走？”“他又死不了。”谭茵冷淡的看着卓航。

拉她下车，卓航让手下检查车子的零件。小四检查过后，朝卓航做了个煞车不灵的手势。

她不想活了？煞车坏了还敢骑。

“放开！你要拉我去哪里？”谭茵气愤的想甩开被卓航拉住的手。

卓航拉谭茵进会客室后，示意手下在外面留守。

“你要干嘛？”谭茵害怕的看他关上门。

卓航出其不意的搂住了她，“怕了吗？”“请你放尊重点。”谭茵说话的同时也挣扎着。

尊重？卓航冷笑了，“这句话不嫌说得太迟了吗？”他嘲讽的语调让谭茵受不了，好不容易她才快忘了那一夜，这可恶的人为什么又出现在她眼前？

“那天的事是我的错，你就放过我吧！”卓航不答话，他冷冷的想看穿她。倏地，卓航吻住了谭茵，他的吻占有意味浓厚，谭茵无法抗拒，她与这个黑道老大间似乎有条线剪不断、理还乱。

咱！谭茵打了卓航一巴掌，“这是你欠我的。”她毫无畏惧的直视他发怒的脸。

从来没有人敢打了他后还理直气壮的站在他面前，尤其是女人。“不要再有下次。”卓航抓住她的手。

“不会，最好是永远再也看不到你。”下次？她避之唯恐不及。

“很难”卓航意喻深远的看着她，他不会就此放过她，他要定她了。

“你……”谭茵气得又想给他一巴掌。

此刻，外面有人敲门，“老大，阿公来了。”“你逃不了，我会去找你的。”他竟敢狂妄的转身离开，谭茵追出去拉住了他，“你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卓航冲着她露出一丝笑容，不理睬她，继续往前走。

谭茵想再问清楚。“茵茵！”傅雷儿的叫声止住了她的步伐。

傅雪儿喘着气，绕着谭茵前看后看，突然，她惊呼：“茵茵，你受伤了！”她的叫声引得彼端的卓航回过头，谭茵不悦的瞪视他，要他别管闲事。

“没事，雪儿，我们走！”她拉着雪儿尽快离开卓航灼人的目光。

“你的手肘擦掉了一层皮，还说没事，我们去阿祥的诊所。”钟伟祥是谭茵的玩伴，由于谭茵的关系，雪儿才得以认识他。她原本是想撮合雪儿和阿祥的，孰知他俩不来电。

进诊所后，她厚着脸皮直接找钟伟祥，幸好他的诊所今天没什么人，不然她会丢脸死。

当她看到阿祥带着嘲弄的眼神倚在门边看她时，谭茵内心不禁呻吟着--“谭小姐，欢迎大驾光临，有没有带礼物来呀？”“有！”谭茵说着一拳就挥过去。

钟伟祥眼明手快的抓住她的手，“啧、啧、啧，人家说最毒妇人心--”“人家也说无毒不丈夫。”她抽回手。

“问题是我还没当‘人家’的丈夫！”“没人敢嫁你啊！”这是谭茵的违心之论。其实钟伟祥是少见的美男子，老天对他实在太眷顾了，人长得俊逸加上幽默的个性，打从他五岁起就是个风光人物，老师疼他，同学爱他，父母宠他，他简直就成了天之骄子了。

“如果真这样我就谢天谢地了。”谭茵幸灾乐祸的看他一副不堪其扰的模样，有时人长得太好看也是种负担。

“你有兴趣应征我老婆这个职位吗？”“你说呢？”谭茵故意眯起眼睛。

“要我说嘛，我可能配不上你这位谭大小姐。”“算你识相！”“嗨！可爱的雪儿，你的脸色不怎么好看喔！”钟伟祥看见谭茵身后的傅雪儿。

傅雪儿没好气的瞪着他，亏他还是个医生，受伤的病人是谁都分辨不出。“脸色不好的不只我一个--”经傅雪儿这么一说，钟伟祥才注意到谭茵受伤的手肘，“小茵，你的手怎么了？”“车祸。”“车祸？”“快点包扎，通常你治疗一个人需要这么问东问西的吗？”谭茵不耐烦的白了他一眼。

“别人我会连问也懒得问，没良心的小东西。”谭茵感激的看着他，她岂会不知道他的用心？从小他就如同哥哥一样的对她百般疼爱，甚至有段时间，他的父母还认定她是他们未来的媳妇。

“如果要感谢的话，可以考虑以身相许--”他眨着炯亮的眼睛打趣道。

她伸手拧了下他的耳朵，“慢慢等--慢慢作梦吧你！”钟伟祥帮她包扎好后，知道她撞到人，非常担心。“只是要你小心，人心难测.....”“我知道，这些话你和大哥从我上幼儿园就开始叮咛，我怎么敢忘记？”“你就是长得太可爱了，我们才会千交代万叮咛。”他戏弄她。

“谢谢！这句话很中听，我会谨记在心，小女子去也。”谭茵和傅雪儿一溜烟就不见人影。

第四章

“茵茵，茵茵，该起床了，十点多了，你今天不是要回家吗？”傅雪儿摇着隔壁床的谭茵。

昨晚帮她开门时已是清晨四点了，她连礼服都来不及换就往床上一倒，看来她真的累坏了。她昨晚陪林永寒出席一个慈善宴会。

谭茵原本蜷曲的睡姿，因傅雪儿的干扰而翻身平躺成“大”字型，她勉强的睁开眼睛，脑筋混沌的思索着刚刚傅雪儿说过的话。

“雪儿，你刚刚说了些什么？”半眯着眼睛，谭茵懒懒的问。

听到谭茵沙哑的问话，傅雪儿猜得果然没错，这小妮子真的忘了答应谭妈回家的事。她刻意贴在谭茵的耳边放大音量，“我说呀，你不是答应了谭妈今天要回家？”谭茵听完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急忙从床上一跃而下，手脚俐落的从衣柜里捞了件红色 T 恤和牛仔裤，然后十万火急的跑进浴室里。不到十分钟，只见谭茵头发洗好了，澡也洗好了，效率真是惊人！

她手忙脚乱的边打电话，边整理东西和弄干头发，可真忙！

“妈--好啦！别念了，我求求你，我真的不是故意忘记，我现在马上赶回去……什么？你的意思是我可以不用回去了？我哪有，不然改期啰！”谭茵拿着无线电话坐在床上，双腿盘坐着。突地，谭茵露出个快活的笑容，并朝莫名其妙的传雪儿打了个胜利手势，看得传雪儿更加不明所以。

“好啦，别再念了啦，不然我不回去了喔！好啦！我等会儿回家后，你高兴怎么念都随你了……好，我会小心，等会儿见。”谭茵赶紧挂上电话，以免她老妈唠叨个没完没了。

随后谭茵背起大背包，瞄了傅雪儿一眼，脚步急促的快速冲向门口，匆匆的抛了句：“今晚不回来了。”就下楼了。

傅雪儿错愕的怔了会儿，接着哈哈大笑。

她实在佩服谭茵，她到底是怎么办到的，竟能在短短十分钟内，一口气做好那么多件事，改天真要向她讨教、讨教。

真不知道她这个澡洗得到底干不干净？傅雪儿开心的怀疑着。

谭茵打算叫出租车，远远的，她看到一辆黑色跑车向她驶来，她没有开跑车的朋友，除了林永寒……不可能吧！她探头看了看。

卓航！是卓航！谭茵转身想走。

“上车！”卓航命令的语气，加快了谭茵的脚步，他以为他是谁啊，哼！

卓航和她形成拉锯战，如影随形的跟着她。

“上车！再不上车后果自理。”卓航威胁她。

她就不信光天化日之下，他能做什么？谭茵心里想着。才刚想完，她整个人就被腾空抱起，塞进车里。

她气得脸发绿，“卓航，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干脆明说，不要来暗的，这样有欠光明。”“我要你做我的女人。”卓航斩钉截铁的说。

谭茵嘴巴张得大大的，她不敢相信，真的不敢相信，他太过分了！

“停车！停车！”谭茵大叫。

卓航不理睬她。

这情形跟那天晚上一样。

仿佛心意相通似的，卓航转头看了她一眼，他也想到那一夜。

谭茵回避的把头转开，不愿看他。

车子停在一栋灰白相间的透天厝前。这栋房子有座石砌的花园，花木扶疏，清新可挹。

谭茵一眼就爱上它的自然淡雅，这个充满绿意的社区，奇迹似的安静。

“下车，你不会又要我抱你下车吧！”谭茵忿忿的下车，在卓航的监视下，她只好悻悻然的进屋。

这栋透天厝布置得相当刚硬，全是灰白相间的色调，格调尚属高雅，倒满能配合卓航又硬又臭的脾气。

谭茵愤怒的坐下，瞪着卓航，“有什么事，你一次讲完，我不想再看到你。”“我刚才说过了。”卓航走向吧怡调酒。

谭茵气得快脑充血了，他就不能多讲几句话吗？冷静！谭茵告诉自己
要冷静，不然她早晚会被他气死。“你刚才有说到什么重点吗？”卓航转身
大笑。谭茵啊谭茵，她真是美丽、火爆和有趣的综合体。

他的笑声中少了笑意，这牵动了谭茵内心深处的不舍，他肯定不常笑。
谭茵忘了气愤，转而怜惜的看着他，回想自己头一次遇见他的情形，他的冷
酷和狠劲，均不是她所能想象的，他们两人根本是不同世界的人，会发展出
这样的关系实非她意料中事，或许这就是天意吧！

她迷惘了……“卓航，你到底想干嘛？不要告诉我要我做你的女人之
类的废话，不可能！”“我不知道什么叫不可能。”卓航坐在吧台前的高脚椅
上，优闲的喝着酒。他现在的姿态真像只准备扑杀猎物的黑豹，双眼发出狩
猎的讯息，而谭茵就是猎物。

“你是黑道人物，我沾惹不起。况且你要什么女人没有，那天晚上缠着
你的那位小姐呢？你可以找她啊！”话才出口谭茵就后悔了，她不该再提到
那激情的一夜。

“你已经惹上了。”很简短的回话。

卓航的话让她的心湖起了波动。为什么她失身于他却不怪罪他？难道
她喜欢上他了？不！不……卓航看着谭茵排拒的眼神。“谭茵，我现在不逼
你答应，但是我给你一星期时间调适，一个星期后我会去找你，到时可由不
得你不答应。”他使出一贯的强硬手段。

谭茵不想答话，看来她只好先搬回去住了，能避多久是多久，她的确
需要点时间厘清一下思绪。

“不要想逃，你逃不了。”卓航十分自信。

谭茵的回答是一笑置之。

“茵茵，你最近怎么搞的，老是魂不守舍。哦--谈恋爱了！”傅雪
儿取笑坐在床上发呆的谭茵。

她最近真的很离谱，常常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不说话，整个人好象
失了魂一般，不知道是不是该找个人帮她收惊一下。

“没事。”谭茵有气无力的回话。她本来想回家躲卓航，后来想想，他只
要随便一查，还怕找不到她？到时她非但躲不成，说不定还会惊动她老妈，
这种结果可不是她所乐见的。

问题是，离卓航所说的期限只剩一天了，她却还是理不出头绪。真烦！

“茵茵，我们去看午夜场电影。”傅雪儿试着引诱她，如果谭茵再推托的
话，事情就真的很严重了。

“我没心情看。”瞟了她一眼后，谭茵干脆躺在床上继续思索。“雪儿，
当初你是如何确定自己对阿德的心意？”“你真的谈恋爱了，哟喝！”雪儿高
兴的在床上跳了起来。

“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谭茵翻了个白眼，看雪儿高兴个什么劲，
真是的。

傅雪儿趴在谭茵的身边，表情认真，“很简单，我对阿德的感觉比别人
来得深，容易被他左右，你也知道我跟阿德就那么回事。”傅雪儿摊摊手，
吐了吐舌头。

谭茵好笑的看着她，“是啊！当初要不是你施展了那招‘琵琶别抱’，
那个木头德一辈子也不会有所行动，真是高招！”谭茵竖起大拇指称赞她。

傅雪儿敲敲谭茵的头，警告她不准喊她未来的老公木头，因为他现在一点也不像木头。

“你的意中人是谁啊？”谭茵含笑摇头，她总算确定了自己的心意。是的，她喜欢卓航，但是她付出真心的同时也要卓航回报，她要真心的他，不然她宁可不要。

这回要逃的人不是她了……谭茵的唇边绽出美丽的微笑。

是卓航！

谭茵正想拐进巷子，就有到他倚在跑车旁抽着烟，他也看到她了。

深吸了口气后，谭茵缓缓的走向他。当她明瞭自己的心意后，她就不想再退缩了，不过她会和卓航订些游戏规则。

卓航察觉到她的改变了，她不再畏惧他的拟视，而且似乎带着某种坚决，这使得她原来美丽的脸蛋更加令人无法逼视。

“卓航！”连她的口气也变了。

谭茵奇怪的看着直瞪着她看的卓航，他的眼底似乎闪过讶异，这短暂的表情让他面具般的表情生动了不少。他在刻意的压抑自己，谭茵不晓得为什么她会知道，但她就是感觉得到。

“现在我不可能做你的女人，我可不是当人情妇的料。”谭茵挑明了说，她讨厌拐弯抹角。“但是我们可以先做朋友，你可以追求我，不过往后的发展就难说了，这是我所能容忍的极限。”谭茵并不担心卓航会给她什么答案。

不讲话？好，那表示他答应了。

谭茵勾住卓航的手臂，她的举动让卓航挑高了眉。“既然同意，我肚子饿了，请你吃饭如何？”谭茵不由分说的拖着他就走。

一向强悍的卓航发现，自己竟然拿这个小女人没辙--“谭茵！”林永寒叫住行色匆匆的谭茵，他已经好久没和她聊天了。这阵子为了高雄的服装展览，他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星期。

这次的服装秀结合了各个名服装设计师的作品，顺便借由此次机会拓展公司的业务，以及找寻可能的合作对象，谭茵的妈妈也在应邀之列。

她是位精力充沛的女士，令人印象深刻，他终于知道谭茵的伶牙俐齿来自何处。

谭茵赶着去卓航家帮他做饭，她想给他个惊喜。

最近她常和他出去，有时卓航会来找她，但是一句话也不肯多说。谭茵知道他是为了那些道上的事烦心，每当她问及时，他总是以她不会懂来搪塞她。她感觉得出卓航不信任她，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让她寒心；但是他好象又很在乎她，为了让她方便找他，他甚至打了串钥匙给她。

“永寒，你不是明天才回来？”谭茵回头看到林永寒，不自觉的露出笑容，下班以后她通常直接叫他的名字。

“提早回来了。上车吧！我请你吃饭。”林永寒爽朗的像往常般邀请她。

谭茵带着歉意肴着他，“抱歉，我今晚有事，明天换我请你好不好？”谭茵把林永寒当哥儿们。

“既然你有事就算了，不过明天别忘了。”林永寒有风度的不勉强她。

谭茵朝他俏皮的眨眨眼，“一言为定！我先走了，拜拜！”“喂，要不要我送你？”林永寒扯开嗓子喊着跑得飞快的她。

远远地，谭茵回了句“不用”，转个弯，人就不见了。

谭茵无聊的拿着筷子敲餐桌，已经快十点了，卓航还没回来。看着满桌子的菜，谭茵不禁感到气馁。虽然她没告诉卓航她今晚要来，可是昨晚明明听他说他今晚没事啊！算了，先回家吧！也许是他那些兄弟又临时有什么事吧！

留了张字条，谭茵正打算回家，却听到开门的声音，而且好象不只一个人。

好多人进来，而且脸上、身上大都挂了彩。

“平仔，去请医生，其它的人快把老大扶上去……”小四指挥四周的人。

谭茵走到客厅，看到手臂被砍伤、脸色惨白的卓航，心里一惊，他的衣服全沾满了血迹，正扫开一个想扶他的手下，身上充满了暴戾之气。

室内嘈杂的人声，因为谭茵的出现而静了下来，独自上楼的卓航转过头，当他看到是谭茵时，脸色更加难看了。

谭茵也发现了这点，现在旁边太多人了，不能和他计较。她神色自若的走过卓航的手下，经过小四时，她示意他们先走，小四是少数几个谭茵看得顺眼的人，可能小四对她也是，所以他没说什么，领了一班兄弟就走了。

谭茵快速的走到卓航旁边想扶他。

他不领情的甩开她的手，“走开！”不理他的，谭茵想再执起他的手，却被卓航狠狠的抓住。

“我叫你不要碰我，你听到了没有！你如果想上床，等我伤养好了，我会满足你的。”卓航残酷的说着。

谭茵被卓航恶劣的言词刺伤了。她受够了。

谭茵刷白的脸色，让卓航发觉自己太过分，他把她说得像妓女。

他抱住转身要走的谭茵。“谭茵--”卓航把谭茵扳正面对他，他不愿让谭茵就这样离去。

卓航伸手固定谭茵欲转开的脸，可见得她真的很生气。“我……”他讲不出口，长这么大，他很步向人道歉，而且几乎没有，他从来不在乎过谁。但是，他在乎谭茵。

“你怎么样？说啊！”谭茵看他那副拙相，气也渐渐消了。“好吧！我大人不记你这小人之过。”他的伤看得谭茵心疼，明知道卓航受伤是难免的，但是亲眼目睹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今天怎么来了？”谭茵目光中流露出的关怀，让他很不习惯。

又开始逃避了，他到底在躲什么？“对呀！今天我是不该来，活该我自己找骂挨。”谭茵自我解嘲。

“谭茵--”“好嘛，如果你让我疗伤，我就不再计较你害我煮了满桌子的菜，并且饿肚子等你，等到被你骂这件事，如何？”谭茵不忘损他。

卓航放开她，转而握住她的手，“好吧。”解开衣服，看到卓航身上大大小小的刀伤，谭茵差点没昏倒。帮他包扎好后，谭茵拖了张椅子坐在卓航对面。

“卓航，我不喜欢在你身上看到的東西。”谭茵皱眉，她真的不喜欢。

谭茵的关心逐渐融化卓航的心墙，他拉着谭茵坐在腿上，寻找着她的唇，热烈而狂炙的吻她。长久以来，他做什么事都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但是现在多了个人关心他、照顾他，他觉得很窝心，不想再回到以前孤单的日子。

自从谭茵请他吃饭那天起，他便不曾碰过她，尊重她的意愿。他竟然

开始学会尊重女人？这全是因为谭茵的缘故。

结束了这个长吻，谭茵偎在卓航怀里低喃着，“我去热菜给你吃。”她被这个热吻吻得头晕目眩，忘了她的忧虑。

“刚才很抱歉……”他嘟囔的说出口。

谭茵温柔的抬起头看他，硬骨子的卓航会拉下脸向她道歉，实在让她惊讶。感动之余，她凑上自己的红唇点了下他，“没关系，可是--下不为例。”“明天下班我去接你。”卓航躲掉谭茵柔情的拟视，他还是没办法完全信任女人，也许以后会，但是现在他没办法。

谭茵本想顺口说好，却突然想起和林永寒的餐约，她考虑告诉卓航，但转念一想，依他火爆的个性，还是别说的好，反正她和林永寒之间只是友谊。“抱歉，我明天有事，你可以改天再赎罪，现在先填饱肚子好吗？”为了不让他有询问的机会，谭茵立刻拉了他往楼下饭厅走。

第五章

“你没搞错，真的没搞错？”谭茵的嘴巴张得好大，她不敢相信她妈妈竟会和林永寒合作发表服装秀，而且模特儿还指定是她。

“太荒谬了，这是谁的主意？”她非常不悦。

林永寒聪明的吃着他的牛排，不发表任何意见。

昨晚他和林文超商量的结果，决定和谭茵的母亲程亚云合作。

程亚云的设计剪裁十分简单大方，很能营造出女性修长、纤细的感觉，这是他和她父亲一致赞同的。

不过，首先要做的事是打开知名度，举办服装发表会，至于主秀的展示人选，经过他和程亚云多方讨论、比较的结果，决定采用没名、却新鲜感十足的谭茵。

“林永寒，是不是你搞的鬼？”谭茵胃口大失。

“我哪敢啊，大小姐！”林永寒露出无辜的表情。

“哼！最好不要让我查出你有份，否则……”谭茵威胁人的样子让林永寒又爱又怜。

林永寒眼里明显的爱恋，让谭茵不知如何是好，她害怕她的暧昧不明会害了他们两个，等一下她必须把事情说清楚，即使让他认为她残忍地无所谓，因为她自始至终都只是把他当成朋友，一个普通朋友。

这一餐，自从谭茵有所顿悟后，两人吃得并不愉快。

在车内，气氛甚至降到最低点。林永寒发现到谭茵的礼貌、生疏，他猛然停住车。她应该是有话要对他说吧！

谭茵无法再忍受车内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她下车靠着车门，背对车内的林永寒。

“永寒，你知通我一直以把你当成朋友，我希望这份友谊能够永远保持。”谭茵的话幽幽的传进林永寒耳里，她不需要他的感情。

头一次被女孩子打了回票，林永寒有些生气的问她：“为什么？”谭茵无法回答，更不想回答，她非常不愿意伤害他，也许不说话是最好的方式。

“为什么？”林永寒大吼，紧握着方向盘的手因用力过度而浮出青筋。他控制不住，因为他已经爱上她，而且他以为谭茵也喜欢他的，到底是因为什么？谭茵被林永寒的吼声吓了一跳，还没回过神，他就已经站在她的眼前，冒火的看着她。

她不知道林永寒对她用情这么深，她究竟该如何是好……林永寒抓住谭茵的双臂摇晃着她，“谭茵，我不想只当你的朋友，你应该明白我对你……”“不--别说……”谭茵用祈求的眼神哀求他，“永寒，求求你不要逼我。”林永寒静了下来，“谭茵，告诉我一件事！”谭茵凝视他。

“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我把你当朋友。”谭茵的语气坚定。

“上车，我送你回去。”然后他要大醉一场。他暗想。

林永寒一路上始终保持沉默，静得让她心惊。

下了车，他坚持送她到家，谭茵担心的看着林永寒，心想：他不要紧吧！

“永寒，送到这里就好，早点回去吧！”出其不意地，林永寒抱住了谭茵，紧紧的抱了她一下，谭茵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转身走了。

他伤得很重……

金蓓妮贪婪的垂涎着卓航结实强壮的肌肉，他是个粗暴的情人，但她想念他的身体，上次被那个该死的女人破坏了她的机会后，要不是她老爸过生日，她恐怕很难再看到他。

闹烘烘的餐厅聚集了平常难得一见的大哥级人物和他们的手下，为了安全，整间金福楼都被包了下来。

“航哥，我代爹地敬你一杯。”金蓓妮借机靠向身旁的卓航。

“哈！哈！阿航，今天是我生日，放轻松点，和我女儿喝一杯。”金老大因敬酒的人太多，已显得有些醉态。

卓航拉开金蓓妮放在他大腿上的手，一杯就干了。

“嗯--人家不依啦！你要和我干杯。”金蓓妮的手不安分的再抚向卓航的胯下。

卓航狠狠的抓住她的手。这个女人真是淫荡，看在今天是金老大的生日，他给她老爸留点面子，不过她最好不要得寸进尺，否则别怪他无情--甩开金蓓妮的手，卓航径自喝着酒，懒得理她。

金蓓妮看到卓航脸上出现愠色，知道不能再惹他生气了，否则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没关系，她可以等，卓航拒绝不了她的，她十分有自信。

“茵姊，下班了！”阿美的声音从话机里传来。

正在努力输入数据的谭茵，听到阿美的声音，抬头一看，竟不知不觉已经十点了。年底快到了，公司特别忙，偏偏林永寒选在这个时间出国去，让她更加忙得不可开交。

探揉僵硬的颈子，谭茵闭目养神，她的脑中浮现林永寒的脸。林永寒从那天送她回家后就出国了，算算已经近一个月……他真的很喜欢她吗？愈想谭茵愈觉得不安，她是否应该考虑辞职？她突然觉得心情沉重。

“回家了！”阿美不知何时站在她旁边。

睁开眼睛，谭茵责备的看了她一眼，“你吓人呀！”“是你自己想事情想得入迷了。”“帐做好了？”“还没，哪那么快？唉，工作累又看不到帅哥，

没力啰！”阿美垂头丧气的模样，她看得好气又好笑。

“茵姊，我们老板什么时候回来？他怎么突然就出国去了？”“他出国还要事先向你报备啊！”谭茵糗她。“不要再做梦，走了啦！”“茵姊，你和老板工作也有一段时间了，难道不觉得他很迷人？”阿美困惑的问。

“各花入各眼！”谭茵意味深长的低语。

出了大门，冷风袭来，今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

“好冷！”阿美虽已拉紧外套，却仍能感觉到穿过她外套的冷风。“早上天气还好好，晚上却冷成这副鬼样子。茵姊，我载你回去吧！”阿美好心的提议。

“不用，我们不同路，你赶快回去吧！”谭茵也冷得直发抖。

“那我先走了。”阿美指指停放在骑楼的机车。

“拜拜！”好冷，连呼出的气都成了白雾。谭茵突然想见卓航，没有理由的，就是想见他。

谭茵在金福楼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几乎都快冻僵了。卓航还在里面喝酒，据说是替别人庆什么生，她不想催他，所以就这样等得连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等得头昏沉沉的。

“他再不出来，我恐怕要上天国了。”谭茵喃喃的搓着手，跳来跳去以保持温暖，不过还好旁边没人，否则她才不敢有这种举动。

快十二点了，谭茵决定打大哥大给卓航。

“小四吗？麻烦你告诉卓航我在外面……对……金福楼的外面。”挂上电话，谭茵忍不住笑出声，小四一定以为她疯了。

“卓航！”谭茵瞥见了卓航瘦削挺拔的身影。他动作真快！

卓航听到谭茵轻柔的嗓音，不敢相信的侧过头，看见她的小脸冻得惨白。

“你来多久了？”卓航脱下外套替她披上。

谭茵为他的体贴感动万分，总算她没白等。“不久。”“不久是多久？”卓航的扑克脸上出现了不耐烦，他执意的问道。

瞧他的样子，她要是不回答，卓航肯定是不放过她的，他简直固执得像条牛。“一个多小时而已。”卓航又冷冷的瞥了她一眼，仿佛极不赞成她的举动。

勾起卓航的手，谭茵撒娇的说：“我想看你，所以就来了。你们结束了吗？”其实卓航早就习惯她的心血来潮，只是他不喜欢她一个人到处乱晃，尤其今天这里的出入分子特别复杂。

谭茵用手肘撞撞他，“是不是里面还没庆祝完？”“嗯。”卓航点点头，终于伸出手搂住她的腰。他关心的命令她，“这种天气不要到处乱跑。”谭茵依偎在他怀里。卓航不会甜言蜜语，也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情，幸亏自己不是软弱的女孩，才不致被他看似严厉的脸孔给吓跑。她想着想着，不觉露出了笑容。

卓航抬头望着谭茵含笑的脸，这样说你觉得好笑？”谭茵被他炙热的眼神盯得害羞起来，把脸埋进他结实的胸膛里，发现先前郁闷的心情已经不见了。

“进去吧！出来太久对你的兄弟们难交代。”虽然她不喜欢他的朋友，可是她无权干涉他。不过，他的身分将会是他们交往的一大阻力，她父亲如果知道她和一位大哥级人物交往，铁定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她不禁开始忧虑他

们的未来，他们会有结果吗？谭茵想再说些什么，却被匆匆跑出来的小四打断了。

“茵姊，”他先和她打声招呼，“航哥，金老大找你。”“肚子饿吗？”卓航不急着进去，他询问谭茵。

“饿--但是你的兄弟不能得罪，先进去吧！我到你的车上等你。”谭茵体谅的不想因自己的冲动而造成他的困扰，他有他的事情。

卓航眼里像是闪过一抹深情，快得让谭茵怀疑自己看走眼了。

“小四，你先进去。”卓航拥着谭茵走向停车场，边吩咐跟在身边的小四。

谭茵生进他的跑车。卓航探头入车内，“不要出来，把门锁上，我马上回来，听到了吗？”他的口气好象对二岁小孩讲话似的。

“是！”谭茵叹口气。

卓航不放心的又交代了一遍，才转身进去。

谭茵闭目休息了一会儿，恍惚中好象听到有人在讲话，张开眼，她看到卓航在餐厅门口被一个身材十分惹火的女郎拖住了，她好象想约他去哪里，但卓航不理她，她就干脆整个人贴在他身上。谭茵吹了声口哨。哇！这个女人可以去演三级片了，这么大胆的动作竟然敢在公共场所表演。看情形卓航和她不是普通朋友，她看得心里觉得酸酸的，她不会是在吃醋吧！

那个女的跟着卓航走过来，然后她看到她了。如果目光能杀人，谭茵不知死得有多难看。走下车，谭茵优雅的等着她的到来，既然躲不掉，她只好迎击了。

金蓓妮无法相信卓航有别的女人，当她看到眼前的谭茵时，她恨不能立刻剥了她的皮。

谭茵大方的伸出手，“嗨！我叫谭茵，你是卓航的朋友吗？”她明知故问，看卓航显得焦躁不安的脸，觉得十分有趣。

“我是航哥的.....”金蓓妮暧昧的倚在卓航身边，故意不把话说完。

谭茵扬起了眉，“喔！看来你们的交情满深的，要不然.....”她也故意不把话讲完，这种游戏她最会玩了。

卓航不高兴的眯起眼睛瞪着谭茵，看她的表现好象不在意，这么说，她似乎并不很喜欢他.....卓航的心情跌落谷底。他不该在意的，偏偏愈来愈觉得不是滋味。

“谭茵，走吧！”卓航不避讳的推她上车，不理睬一旁气得脸发黑的金蓓妮。

“可是--”谭茵还想继续，却被卓航硬推上车。

金蓓妮怨恨的看着疾速开走的跑车，她有种欲置人于死地的欲望。

她会让卓航回到她身边的！

谭茵掩着嘴偷笑，看得出卓航快气炸了，他的脸色愈来愈阴沉。

“卓航，刚才那个女人很漂亮，人家好象很欣赏你，你怎么不理她？”谭茵不怕死的调侃他。

“闭嘴。”卓航警告她。

“好嘛，人家只是替你可惜，你干麻那么凶！”谭茵扮出无辜的表情。

卓航一向自傲的自制力，遇上谭茵就全失效了。

煞住车，卓航把谭茵压向车门，猛烈的占有她的唇，火爆、激情充满两人之间，这个吻持续了好久，久得卓航差点就控制不住。

卓航在失控边缘煞住了车，看到谭茵被他吻得红肿的唇和娇喘不休的

脸庞，他情不自禁的又轻柔的舔了舔她的唇，谭茵迷蒙的陶醉在他的温柔里。

“你在生气……”谭茵柔柔的偎着他不想起来，这种感觉真好。

和卓航发生关系那晚，她也有相同的感觉，莫非--她早就钟情于他？卓航抵着她的脸，不说话，他需要一点时间恢复。

“卓航，刚才那个女的我好象看过。”谭茵不解的问他。

“你是看过。”卓航的音调仿佛因想起某件愉快的事而显得轻松。

“在哪里？”谭茵感到好奇。

“你献吻的那天晚上，她是我的女伴。”说完，卓航深邃的眼睛盯着她，想知道她的反应。

想到那晚，谭茵双颊便绯红得不知如何是好，干脆把脸埋在卓航的肩窝，以逃避他灼人的视线。

卓航爱怜的看着谭茵娇羞的脸庞，她的爽朗、活泼为他干涸的心灵带来了滋润，他渴望能经常有她陪伴，不论是白天或晚上。

“搬来和我住。”卓航等自己问出口了，才发现他早就期盼能和她一起过日子。他从没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过。

谭茵张大了嘴，惊讶的望着他。和他在一起也有段日子了，他俩极有默契的不曾提起那晚和其它相关的话题，直到现在自己无意中提及。

看了看他仍是一贯不能忍受人家拒绝的冷酷表情，她开始伤脑筋了。

“呃，卓航……”谭茵困难的开口，紧张的舐舐自己的唇，殊不知她这个无意中的小动作更加强卓航想拥有她的欲望。“我没有办法。”谭茵祈求他的谅解。

卓航怒火攻心，什么叫她没有办法？“为什么？”他又生气了，谭茵叹口气。“我不是随便的人，况且我必须向一堆人交代，那会很累人的，我相信你一定也不希望我为难，对不对？”她撒娇的碰碰他。

面对它的无奈，卓航尽力压抑自己的火气，虽然还是有些郁闷。“现在我不为难你，但这是早晚的问题，我希望你要有心理准备。”他不是个轻易放弃的人。

“嗯。”她在敷衍，卓航发现自己的火气又要上扬了，他低沉着声音说：“我是说真的。”“是！是！”谭茵连应了好几声，谁教她爱上了这样的人。“我的大人，小女子肚子饿，可以赏碗饭吃了吗？”她转移话题，省得两人都痛苦。

卓航克制不住的又亲了她好一会儿，才发动车子，准备填饱她的肚子。

“雪儿，星期天你就干脆放假一天，何必做得这么累？”连我也跟着累，谭茵心里直嘀咕，手边还有好多花等着包装。

“喂！谭小姐，平常没叫你帮忙，你就该偷笑了，还念、念、念的，别忘了你现在也是老板之一。”傅雪儿熟练的包着花。

前些日子，雪儿周转不灵而向她借了五十万，谭茵本有转业的打算，正好干脆和雪儿商量，把借她的钱转做投资。雪儿喜出望外，因为她好几次提出这个构想都被她打了回票。不过等她知道谭茵加入是因为想逃避感情债时，她又大大的不以为然。

“茵茵，我始终觉得林永寒是个理想的对象，你实在不该放弃他。”傅雪儿一副可惜的语气。

刚才念完，她又来了！她现在每天都要对她念上个三、五遍，好象不

把她洗脑不甘心似的。

谭茵无可奈何的笑了笑，“那你去追他好了。”“他追的如果是我，我一定接受。”傅雪儿口是心非。

她实在不喜欢那个卓航。一个混黑道的人有什么前途可言？谭茵是她最好的朋友，人漂亮、条件又好，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偏偏交上这号人物，她实在无法赞同，相信谭家人一定也不赞成。

谭茵但笑不语。

“茵茵，听我的没错啦！林永寒比卓航好太多了。”傅雪儿心急的想在她还没陷得太深之前点醒她。

谭茵不喜欢听到任何人批评卓航，即使是雪儿也不可以。“雪儿，你不了解卓航，因此我希望你不要对他存有太多成见。”“茵茵--抱歉，我不是故意要贬低他，只是替你感到担心。”傅雪儿放下花，准备来一番恳谈。“你难道没考虑过你家人会有什么反应吗？卓航是个非常执着的人，我实在担心到时你会被夹在中间，痛苦不堪。”雪儿忧虑的事情，她早已想过千百遍，只是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她只好选择暂时遗忘了。

“我想过，真的很认真的想过，只是得不到解答。”谭茵忧伤的说道。

“你打算怎么办？”“我.....”谭茵还没讲完，就被门铃声打断了。

傅雷儿心不甘、情不愿的站起来，“你说得对，星期天不该营业。”说完，她走向门口，准备卖完这个客户后就打烊。

“我找谭茵。”金蓓妮带着三、四个太妹来者不善的环顾屋内，以非常傲慢的口气说道。

“找我有事吗？”谭茵走到雪儿身边，淡淡的问。金蓓妮挑衅的态度非常明显。

“一个卖花女。”金蓓妮不屑的看着里面的花花草草，她凭什么跟她抢卓航？“我是警告你！卓航是我的情人，我们在一起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的习性我了解得很，他现在只是一时兴起和你玩玩，终究会回到我身边的，我劝你早点抽身，省得届时落得人财两失。”她恶意的扭曲卓航。

“是吗？我看是你人财两失吧！”谭茵无动于衷。

“你.....！”金蓓妮狰狞的面孔，破坏了她刻意的装扮。“你不过是个青苹果，卓航不会看上你的，你还是早点死心，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请吧！这是做生意的场所，由不得你在这撒野。”谭茵依旧无视于她的威胁。

金蓓妮气极了，她会让谭茵明白什么叫害怕！点了下头，她带来的那些太妹把店里的花全部打翻，丢在地上踩得稀烂。

“住手！我要打电话报警了。”傅雪儿真想给这个骚女几巴掌。

金蓓妮拿出一叠钞票丢在地上，“这些花我买了。谭茵，这只是个警告，下次我不会这么简单的放过你，你自己好好想想。”金蓓妮说完，带着一班人扬长而去，留下混乱的场面。

谭茵和傅雪儿各怀心事的打扫室内；弄干净后，谭茵心情低落的打算上楼。

“茵茵！”傅雪儿叫住她，“这也是我担心的一部分。”“什么？”谭茵不解。

“他的环境太复杂了，不适合你。”傅雪儿语重心长的说。

谭茵试穿母亲设计的作品，准备拍照，她怀着心事任程亚云摆布。经过昨天金蓓妮的事和雪儿的劝告，她有了某种觉悟。

她担忧的看着在她身边绕来绕去、忙得像只蜜蜂的母亲。已经五十开外的她，由于个子娇小，身材均匀，每次和谭茵出去，总被误认为是她姊姊。

程亚云的思想相当前卫，并不反对自己的女儿有婚前性行为，她认为只要是真心相爱，发生肌肤之亲是必然的结果，所以谭茵和她母亲反而像朋友而不像母女。她有时真是怀疑她那思想保守、传统的父亲，怎会和离经叛道的母亲结婚？不过他们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却是不争的事实，她现在只希望他们能够接纳卓航。

“小茵，你今天特别安静，有心事吗？”程亚云发现她活泼的女儿似乎满怀心事。

什么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谭茵真是佩服自己的母亲，虽然有时她会非常的漫不经心，但是对儿女却是十分关心。

“妈--如果我和一位黑道大哥交往，你会不会反对？”谭茵讷讷的开口。

程亚云一听，愣了一下，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再看看女儿，莫非她真爱上了黑道人物？这下可不好了。

“小茵，你知道我并不注重门第，咱们家虽不是很富有，却也不算穷，小凯和你都是我和你爸爸心中的宝贝，自然希望你们过得好。只要你爱他，和他在一起觉得快乐，基本上我是不反对，可是你爸那边可能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你也知道你爸一向嫉恶如仇，尤其痛恨黑道分子.....”说到这，程亚云停顿了一下，想看看女儿的反应，她想了解她投入的感情到底有多深。

谭茵眼底蓄满了泪水，这种结果她早就预料到了，可是她仍抱持着一线希望，希望能获得父母的支持，结果.....她该怎么办？程亚云看到女儿的泪水，着实吓了一跳，谭茵一向坚强，很少掉泪，她最后一次看到她流泪是在小茵高中的毕业典礼上。

程亚云用娇小的身躯拥着伤心的女儿，“小茵，不要担心，如果他的人品不错，我会站在你这边，相信我。”谭茵在妈妈极力的保证下，总算稍微释怀，眨着被泪水洗涤得更加明亮的眼睛。“妈，很抱歉，我不是故意要带给你烦恼的。”“傻孩子，说这么见外的话。”程亚云亲昵的搂紧她，“什么时候介绍这个男孩子给妈认识？”“还早！”“是吗？既然还早，刚才怎会伤心成那样？”程亚云调侃脸红的谭茵。

谭茵不依的向她撒娇，“妈--”“不说就算了。”程亚云放开她，继续未完的工作；突然，她像是想到什么，“小茵哪，林永寒不是满喜欢你的，他呢？”听到妈妈的话，她心里闪过一阵黯然，“我只把他当朋友。”程亚云心里有数，男女之间的事本来就是难以理解。

“下个月我们在高雄要办几场服装发表会，你是其中的模特儿之一，我打算让你展示情侣装和婚纱部分，没问题吧！”“好！”谭茵爽快的回答令程亚云感到意外，以往她总要三催四请才能请得动她这个女儿，而且以前她所能让步的最大限度仅止于当个平面模特儿，这次怎么.....“小茵，这回活动将近一个礼拜，而且要练习走台步，你真的没问题？”“没问题。”“小茵，我觉得你爽快得太奇怪了。”程亚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人。

谭茵微笑的勾着她半蹲在地上的母亲，贴着她的脸，在她耳边低语：“我打算做到这个月底，为了怕缺钱用，只好先替未来铺路。”“辞职？你不是挺喜欢这份工作的？”程亚云拉下谭茵放在她脖子上的双手。

“我想回家孝顺您！您说好不好？”“鬼丫头，你何时变得这么孝顺了？”“就从现在啰！”谭茵眼睛一转。

“缺钱用吗？”程亚云在银行帮女儿存了一笔钱，以备她不时之需，谭茵借博雪儿的钱就是从里面提拨的。

“不缺。不过我把银行的钱挪一部分投资在雪儿的花店上，你认为怎样？”“那笔钱存在你的户头就是要让你用，你自己做主就好，我相信自己的女儿。”程亚云开明的说。

“谢谢你，我真的好爱你和爸爸。”谭茵感动的贴近她。

“我们也爱你。你考不考虑搬回家住？”程亚云乘机提出。

“抱歉啦--妈，你就暂时和爸过两人世界，有什么不好？”程亚云也觉得颇有道理，“说得也对，那你先别搬回来。”谭茵又爱又气的看着她妈妈，有这种妈妈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第六章

林永寒回来了，他变得沉默，也更花心了。

谭茵每天都接到不同的女人打来的电话，偶尔还会有一、两位跑来找他。她一直告诉自己这不是为了她，可惜没有用，她依然感到相当愧疚。

拿起桌上的辞呈，谭茵敲着林永寒的办公室门。

“进来！”林永寒浑厚的声音穿透厚重的木门。

谭茵走进去，直直的走到林永寒的桌前，他没抬头，谭茵把辞呈放在他桌上，林永寒才猛然抬起头看着她。

“为什么？”林永寒锐利的眼神刺得她想逃避，但是事情总得说清楚，悬在心里对大家都没好处。

“我想和雪儿一起经营花店。”“骗人！”他不相信。

“是真的，永寒，你就别为难我了。”谭茵脱口而出。

林永寒本以为自己忘得了她，事实却不然。

“不要离开我，至少让我能每天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了。”他不晓得为什么自己会陷得无法自拔。

他眼底的痛苦更坚定了谭茵的心意，快刀斩乱麻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永寒，抱歉！”林永寒握紧了拳头，极力的控制自己，他心想，不能再勉强她了。“让我请你吃顿饭，算是送别，不要拒绝我，好吗？”“好！”

这顿晚餐进行得还算融洽，只不过林永寒流露出的爱恋眼神常教谭茵无所适从。

林永寒送她到大门，恋恋不舍的盯着她，“谭茵，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吗？”“当然！”林永寒再次定定的看着她，“我可以向你吻别吗？”

“这……”谭茵犹不知如何拒绝，林永寒已经靠过来轻柔的吻了她，然后潇洒的走了，留下谭茵兀自发愣。

谭茵惆怅的坐在雪儿的花坊前，好冷，快过年了，雪儿一定睡得不知到第几殿去了。她支着头想吹一下风，无意间瞥见柱子后面的人影，是卓航！

卓航从柱子后面走出来，脸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怒气，那么--他看到一切了？“什么时候来的？”她走到卓航旁边。

“他是谁？”卓航低沉、冰冷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

“朋友。”“什么样的朋友？”他的口气摆明了一点也不相信。

“普通朋友。”“普通朋友会吻你？”卓航抛了个不屑的眼光给她。

谭茵告诉自己要冷静，卓航会发怒，表示他在乎她。

“他只是在道别。”卓航突然拉起谭茵，十足火热的吻住她，他要洗去那个男人留在她唇上的味道，他不容许任何人抢走他的谭茵，同时他也怕谭茵会像他妈妈一样！

谭茵被卓航粗鲁的动作弄伤了唇，一向冷静的他到底怎么了？她推开了狂的他，“卓航，你疯了！”“我是疯了！”卓航失去往常的冷静，大声吼叫。谭茵急忙捂住他的嘴，卓航则顺势将她搂近身，两人身体紧紧的贴着。谭茵因这过分的亲近，不安的想扭开，可是卓航的力道实在太太大，更何况他现在正处于盛怒当中。

“卓航！”谭茵也生气的吼着，“你可不可以理智点听我说？”卓航抱起她往跑车走去，谭茵不敢挣扎，以免他更生气。

“他是追求我没错，可是被我拒绝了。”谭茵坦率的告诉脸色阴暗的卓航。

“你若是拒绝他，会让他吻你？”卓航不高兴的吼着。

“我没想到永寒会有这种举动。”谭茵等卓航开车后才继续解释。

“永寒？叫得很亲热嘛！”他加快了速度。

车子转弯的声音在这夜半时分特别使人心惊。

“卓航，他是我的老板，如果我要跟他，早就跟了，不会等到现在，你對自己难道没有一点信心吗？”谭茵气愤他的无理取闹。

谭茵的话正好击中卓航的隐忧。面对美丽的她，他时常感到自卑，可是他又无法放开她。谭茵已经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环，他常常担心她会离他而去，到时他会有什么举动，连他自己也不敢保证。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卓航十足霸道的说。

谭茵沉默的望向他，她听出他话里的痛苦，很想伸手抚去他的伤痛。

伸出手指，谭茵轻柔的抚着他的眉睫，怎么卓航比她更会攒眉？“我不会离开你。”谭茵柔软的声音安抚了他不安的心，抓住她的小手，卓航爱恋的吻着她的指头，“今晚留下来。”卓航低沉平静的声音中含着痛楚，累积多年的痛楚……谭茵无法拒绝他含着伤痛的请求。

冬天的月光格外柔和，它的温暖是具有传染性的……凌乱的床上并躺着两个汗湿的人影。

谭茵枕着卓航的手臂，害羞的看着他结实的胸膛，她今天才算是完整的领会了卓航的爱，从头到尾卓航都很温柔，他似乎很珍惜她，有别于上回恣意的狂欢。虽然如此，还是难掩她身上的淤青。

卓航低头看着因欢爱而显得更加美丽的谭茵，她真可爱，一做完爱立即赶快拉起被子掩住她动人的身子，不像其它女人乐于展现自己的身材，他真的看不厌她美丽的容颜。

谭茵被卓航拉到他的身上，紧张得不知道眼睛摆哪才好，她从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卓航，你不要一直盯着我看。”谭茵不好意思的垂下眼睑。

“搬来和我一起住。”卓航再度要求。

唉！就知道他不会死心。

谭茵摇摇头，“我不能。”卓航转身，俯视着谭茵，她红艳的唇和迷惘的眼神让他无法生气，只是忍不住又覆上自己的唇。“为什么不能？”“我必

须考虑到我的家人。”谭茵因为他的亲吻而心神不宁。

卓航从额头一路吻到谭茵的嘴唇，他含着她的唇，模糊不清的呓语，他发现自己不想再追问了……谭茵依旧趴在卓航的身上，舒服的靠着他，享受两人的亲密世界。

“你刚才说那个男的是你的老板？”卓航不再要求她搬来同住，转而追问林永寒。

“嗯。”谭茵注视着卓航，“卓航，我没有追问你和金蓓妮的过去，希望你也不要再为难我。”谭茵发觉到他的身体突然僵住。惨了！

果然，卓航一个翻身，拉着她坐在床上和她对视，谭茵手足无措的扯着床单包裹自己，她这样子想气也气不起来。

“你知道金蓓妮以前是我的女人，照你的意思，你以前的男人是你老板啰！”一想到有别的男人碰过她，卓航就恨不得宰了那个人。

“我的第一个男人是谁你很清楚，还有，不准你怀疑我的人格，也不准你拿我和那个泼妇比。”谭茵虽然也吼着，可是气势硬是矮短了一截，她气得干脆下床朝浴室走去，想冲个澡或许可以洗掉一些烦恼。

用力的关上门，谭茵不顾卓航的怒气，专心的洗了澡。洗好澡后，她发现自己没带衣服进来，只好再披着被单走出去，随手捡起一件衬衫穿上。

卓航静静的坐在床上看着她，他早就明白她是什么样的女孩，只是一时被嫉妒冲昏了头，他无法忍受她的生命里还有另外的情人。

卓航穿好衣服，拿了件外套走到谭茵的背后帮她披上，她正在奋力的梳着头发，发泄她的怒气。

拿起吹风机，卓航笨拙的帮她吹着头发，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么柔情的举动，孤僻、冷绝的他一向看不起女人，更不用说为她们做任何事了，唯独谭茵能让他产生爱惜和拥有的心情，他愿意为地做任何事来博取她的笑颜。

好痛！谭茵忍着不出声，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动作这么粗鲁，可见他一定不常做这种事。而且依他硬极了的个性，应该是非常不屑做这种事的……想到这点她就觉得很欣慰，这表示他很珍惜她，不过她还是被他扯得好痛！

放下吹风机，卓航蹲在谭茵面前，双手环绕着她的腰，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好象有话要说却难以启口。

谭茵看得心疼，她把额头靠在他的额头上，眼里闪着戏谑的光彩，“你好象有话要说？”“我……”卓航脸上出现百年难得一见的木讷表情。

“然后呢？”谭茵双手放在他的颈后等着，这次她不会轻易的饶过他。

卓航恼羞成怒，他为什么要低声下气：“你要我说什么？”谭茵习惯了他的表达方式，反而不气了，撒着娇更拥紧了他，“道歉啰--”卓航对她的撒娇，感到无计可施，她就是有办法让他听从她的话。

打横抱起她往床的方向走去，卓航边走边温存的吻她，“抱歉！”“太小声了。”谭茵抗议的捶他，她似乎已经习惯被卓航抱着走。

卓航把她放在床上后，整个人跟着压在她身上，他附在谭茵耳边说了几个字，惹得她咯咯笑，转身将卓航压在底下，把吻撒满他脸上，“这是奖励你的喔！”卓航眼中的神采转成欲望，他发觉自己永远要不够眼前这个女人……

伸手探了探旁边，空的！卓航倏地张开眼睛，环视室内。

没人！

她竟然抛下他先走了，没有告诉他一声，如同第一天晚上一样。她到底把他当成什么了？昨晚的一切对她来说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卓航脸色阴沉的穿好裤子，正准备下楼时，谭茵一脸愉快的走进来，她看到卓航时不好意思的红了脸，然后她发现他又恢复以前那个冷漠的人了。

“嘿！一大早就绷个脸，有害健康的。”谭茵走到衣橱前找了件衬衫和外套，因为他昨天穿的衣服已经被她拿去洗了。“今天天气很冷，快穿上。”谭茵把衣服递给他。

不该有这种感觉的，他早就麻木了，可是卓航依旧被这好久、好久不曾有过的温暖给震撼得不能自持。

“走吧！早餐快凉了。”谭茵拉着一边穿衣服的卓航往楼下走，“对了！忘了问你，喜欢吃粥吗？”卓航握紧她的手，眼底一片温柔，却只是淡淡的回了声，“嗯。”“快点吃完，好送我上班。”谭茵帮卓航夹菜。

卓航的表情僵住了，他的眼里蕴藏着风暴，“上班？”“嗯，今天又不是星期天或国定假日，而且我还得先回家换衣服。”谭茵努力的吃着粥，想尽快回家。

“你说昨天那个人是你老板……”他神情不悦的质问。

又来了！“永……”谭茵收住嘴，差点火上加油，“他暂时是我的老板没错，可是我已经辞职了，必须交接到这个月底，可以了吧！我的大人。”卓航的表情缓和了一些，不过仍显得不甚高兴。“下班我会去接你。”谭茵点点头。

“茵茵，你最近很贤淑嘛！不仅练习做菜，还要打毛衣，唉，恋爱中的女人喔！”傅雪儿取笑着坐在床上打毛衣的谭茵。

谭茵略略抬头笑了笑，“彼此，彼此！想当初你为阿德做的，何止我的十倍。”自从谭茵一夜未归，隔天又被卓航送回来后，傅雪儿就知道她的好友已经变成大人了，她身上仿佛多了股安定的力量。那是卓航给她的吗？她纳闷着，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谭茵最近日以继夜的赶织毛衣，她想赶在自己南下高雄前送给卓航，因为他的生日刚好在她离开台北的这段期间。而这些日子卓航每天都来接她上下班，不喜欢她逗留在公司太久，他大概是怕林永寒抢走她。她要想办法增加他对她的信心。

卓航知道她离职后工作尚无着落，曾有意帮她开店，但是被她拒绝了，她告诉他不想让自己感觉像是被他包养的情妇，那几天卓航气极了，冷冷淡淡的不搭理她，最后还是谭茵投降向他撒娇，他才又恢复笑容，不过他仍无法释怀谭茵拒绝他的提议。

他大概是觉得奇怪，天底下怎会有不爱钱的女人？谭茵因他的关怀而绽出甜蜜的笑靥，这个冷冰冰的石头总算开了点窍，不过仍尚待加强。

“喂！不要笑得像偷吃到鱼的猫，人家看了好羡慕。”傅雪儿坐到谭茵的身边。

谭茵瞪了她一眼，“鬼扯！你的阿德对你还不够好啊！”“好象比你的差一点。”傅雪儿埋怨。

“你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谭茵伸手掐了下雪儿，“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嫁给苦等你多时的阿德？”她放下手中的毛衣，关心的询问身旁的雪儿。

“等你啰！”博雪儿把问题推回谭茵身上。

“你结婚干我何事？”谭茵不解。

“当然和你有关系，因为我打算和你一起结婚，这样子比较热闹。”谭茵黯然而了，“雪儿，这事对我来说遥遥无期。你是知道我家人的，此外，卓航对女人根本无法信任，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嫁他？”博雪儿看到好友心情低沉，她也不好过。“你没问过他是什么原因吗？”“他根本不肯说，有时我会觉得好泄气。”谭茵垂头丧气。

“至少他改变了不少，这全都是因为有你啊！”博雪儿反过来帮她打气。

谭茵将身体倾靠着雪儿，她的安慰正是她所需要的。“雪儿，谢谢你。”“不客气，只要请我一客腓力牛排就好了。”“你……！”谭茵拿起枕头，朝博雪儿去去。

巨大的粉红色床上交叠着两副气喘如牛的身躯，男人粗重的呼吸声音夹杂着女人放浪的呻吟声，活像是拍三级片的场景。

金蓓妮睁大眼睛，任由身上的男人剧烈的摆动，并不时配合的叫几句，这些男人没一个比得上卓航。

男人总算满意的躺在金蓓妮身边，“蓓妮啊，你的床上功夫越来越了不得了。”一边说双手还不安分的抓着她丰满的胸部。

“好说。”金蓓妮坐起来抽烟，毫不在意光裸的身体。

她身边的男人也坐起来抽烟，一双眼睛色迷迷的盯着她的身体。

“成吉，我要你帮我杀个人。”金蓓妮吐口烟，平淡的告诉身旁的人。

“我就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金蓓妮身边的男人露出满口黄板牙，鬼祟的笑了，“你说！”反正这是他的职业，杀谁他都不在乎。

“一个叫谭茵的女人。”金蓓妮的眼神非常阴森。

成吉一把抓住她硕大的双峰，嘴跟着凑上，“我先收取一下报酬，刚才只是头期款。”他早就垂涎着她，可惜她眼高于顶，现在她有求于他，他怎能不好好的利用？这个贱货！

金蓓妮躺下，冷眼看着趴在她身上的成吉。

哼！要不是忌讳卓航，她早就亲自出马了，何必用到这个下三滥？等事成之后，看她不宰了他！

今天是谭茵上班的最后一天，林永寒送她一大束紫玫瑰后人就不见了。同事特别帮她办了惜别晚会，吃完饭后大家兴致高昂，于是有人提议去唱歌，一伙人便浩浩荡荡的到KTV闹到深夜。

“谭茵，你要常常回来看我们喔！”临别时，阿美依依不舍的叮嘱。

谭茵也十分不舍的拍拍阿美的肩，“会的！我会常回来。”其它女孩也此起彼落的要谭茵多回来看看，在她们心中，谭茵是位很好相处又不摆架子的秘书，大家相处得像姊妹，谭茵实在很舍不得她们，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你们不要这样，我会难过的。”谭茵红了眼眶，两、三年的友情岂是说散就散得掉的。

抱着一大束紫玫瑰，谭茵泪眼汪汪的，让人看了我见犹怜。

“很晚了，回去吧。”谭茵强打起精神。

送走了一班同事后，谭茵漫步在人行道上，细细品味公司里的点点滴滴。

“谭茵！”冥想中的谭茵被卓航简洁有力的叫声拉回思绪，她站在原地等卓航。

“今天比较晚。”卓航占有性的搂着她的腰，他看到她颊上残余的泪水和手上的玫瑰，“什么事这么伤心？”“我舍不得阿美她们……”谭茵哽咽的低语。

卓航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好拥紧她。“玫瑰是她们送的？”他心里怀疑。

“是……是林永寒送的。”谭茵不想欺骗他。

“丢掉！”“卓航，你太霸道了。”谭茵不理他。

“你认为他比我重要？”卓航表情僵硬。

“这根本是两回事，你讲点道理好不好？”谭茵不可思议的吼他。

“一句话，你到底丢不丢？”卓航认定谭茵对林永寒有感情。

此刻谭茵也火了，她甩开卓航，“我偏不丢，你要怎么样？”卓航冷冷的看她一眼，掉头就走。

谭茵实在不敢相估他们的感情竟然是如此脆弱，前一分钟两人还甜甜蜜蜜的，下一分钟却成了仇人？她觉得心如刀割。

她不会去追卓航，谭茵要卓航自己来认错；打定主意后，谭茵走到马路上招计程车。在巷口下车后，谭茵慢慢的踱进巷子里，今天巷子好象特别阴暗，是她心情不好的关系吗？谭茵突然停住了脚步，因为前面有五个看似混混的男人堵在巷口。他们看到她时吹了一记响亮的口哨，看起来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这个妞儿很漂亮哪！老大。”其中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开口说，他看谭茵看得口水直流。

另外一个肥得像只猪的男人附和着，“老大，等你用完就轮我们。”他把谭茵从头看到脚，淫秽的眼光让谭茵觉得自己被玷污了。

其中长得最不入流的人开口了，“是很漂亮，身材又好，可惜马上就要找阎罗王报到了！放心，我会先好好的疼你。”他啧啧有声的料眼看她，嘴巴舐着刀子，一边向她走来。

谭茵看情形不对，转身拔腿就跑，后面跟着匆忙的脚步声，她不敢往后看，只是拚命的跑。究竟是谁要杀她？谭茵拚死拚活的跑着，慌乱中撞上一个人——先生，救……”她正想求救，抬头发现稳住她的是卓航，他把她推到身后。

后面那班人随后追到了，当他们看到卓航后，个个脸色大变。

“你们敢动我的人！”卓航冷冷的看着他们。

最前面那个老大一脸陪笑，“航大，误会，我们认错人了。”卓航狠狠的赏了他几拳，他旁边的手下没人敢插手，卓航可不是他们惹得起的。那个老大被打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卓航警告他，“不要再动她的歪脑筋，否则……”那几个人连连点头，扶起他们的大哥，立刻飞也似的跑走了。

卓航回头看谭茵吓得惨白的小脸，脸色凝重的看着她，“有没有受伤？”“你不是不理我了？”谭茵投入他怀里摇摇头，她早已忘记刚刚自己立下的誓言。

“以后没事不要太晚回家。”“那些人为什么想杀我？”谭茵不明白。

“我会查清楚这件事。”卓航拥紧她。是自己的仇家吗？“上去！这几天我会派人保护你。”谭茵大起反感，“不要，我又不是千金大小姐什么的，才

不需要人跟前跟后。”“否则就搬来跟我一起住，你任选一种。”卓航不容置疑的看着她。

“卓航--”谭茵撒娇。

卓航坚决的看着她，刚硬的态度丝毫没有妥协的倾向。

“好嘛，不过人由我挑选。”他闪了下眼神，表示同意。

“小四好了，我对他印象比较好。”虽说是自己的拜把兄弟，卓航听了心里仍觉得不是滋味，克制不了心中的怒气。“他只是来保护你的，知道吗？”谭茵错愕的有着卓航突如其来的怒气，她哪里说错了？难道他在吃醋--谭茵心花怒放的挽着他，眨着无辜的大眼，“人家对小四印象真的不错啊！”卓航一听，鼻息粗重的收紧手臂，谭茵觉得快喘不过气了。“卓航，我快要不能呼吸了。”她轻轻的拍着他的手臂。

“你是我的人，记住这点。”卓航生硬的放开她。

“霸道！”谭茵娇俏的骂了句就上楼了。

第七章

“失败了？全是些饭桶！”金蓓妮生气的放下电话，她现在气得想找人发泄。

金老大走进客厅，一眼就看到女儿正气急败坏的走来走去。“是谁又惹我的乖宝贝生气了？”金蓓妮恨得说不出话来，只好瞪着她老爸以纾解部分怒气。

“不要这样看老爸，我可没惹你。”金老大坐下来喝着茶。

金蓓妮走过来偎在她老爸身边，“爸，人家喜欢卓航，你帮人家想想办法嘛！”金老大端着茶，慢慢的品尝着，“小妮，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如果卓航不喜欢你，你就是求天皇老子也没用，更何况他现在好象有一个女伴了，前几天我有看过她，人长得不错。”是比他的刁蛮女儿好多了，金老大不得不承认。

金蓓妮抢走他的茶杯丢在地上，尖锐的叫着，“她哪点比我好？”“小妮--”金老大沉重的叫着，难道他教养的方式错了吗？“不管啦！你一定要帮我得到卓航。”金蓓妮开始无理取闹。

金老大被她吵得无可奈何，“好，好，你要我怎么帮你？”“这.....”金蓓妮一时语塞。“你下个月不是要去日本给那个什么帮的老大祝寿吗？”“华龙帮。”金老大不高兴的点了下她，“没规矩的丫头。”“哎呀！反正是个老大就是了，对不对？”“嗯！”金蓓妮灵光乍现，“你叫卓航陪你一道去。”“叫卓航陪我去？”金老大不知道她葫蘆里卖什么药。

“你叫他陪你去就好了，其它的就不劳您费心了。”金蓓妮心情转好，高兴的帮金老大捶起背。

金老大担心的看着忽晴忽雨的她，“小妮，不要太勉强。”他不得不提醒这个独生女。

“好啦！啰唆，你帮我办好这件事就成了。”金蓓妮嘟着嘴。

谭茵！我金蓓妮就不信摆平不了你，杀不死你，我会让你比死更难过！

不过，现在她要先解决掉成吉……

“大功告成。”谭茵摊开辛苦多时的成果。

希望他会喜欢乳白色的毛衣，谭茵喜孜孜的看着毛衣。

“雪儿，快看！”她拿起毛衣，献宝似的跑到花坊。

“哇，好棒的毛衣！”蹲着整理花束的傅雪儿赶紧站起来，羡慕的想借来一看。

“不行！你手脏。”谭茵把毛衣拿开，不让她碰。

“小气鬼，我去洗个手总行了吧！”傅雪儿嘟囔的朝里面走去，出来时手上故意拿了条毛巾用力的擦拭，她把双手伸到谭茵眼前，“通过检验了吗？”

“可以！”谭茵大力拍了下她的手。

傅雪儿一手拿毛衣，一手直甩动，“痛死了。”拿着毛衣，她左看右看，表情神秘。

“如何？”谭茵急欲知道好友的感觉。

傅雪儿嗅着毛衣，然后陶醉的抱着，“喔，我闻到大量的爱了，好感人，我们不懂编织的谭小姐释放了她大量的爱，我怎能不感动？”傅雪儿表情带动作的，活像在演话剧。

谁教她在雪儿恋爱时总要取笑她，现在一报还一报，谭茵只好自认倒霉了。

“够了吧！”“嘻，风水轮流转了。”傅雷儿总算报了一箭之仇。

“拿来！”谭茵抢过毛衣。

“你告诉他服装发表会的事了吗？”傅雷儿突然想起谭茵下星期就要去高雄了。

谭茵表情怔忡，“我打算告诉卓航，要陪我妈去南部玩一个星期。”“为什么不告诉他实话？”“因为前几天我妈告诉我，林永寒也是婚纱和情侣装展示的模特儿之一。”谭茵不胜其扰。“如果卓航知道，一定不肯让我去，所以只好先瞒着他，等过些日子再告诉他。”“这样好吗？”傅雪儿觉得不恰当，“你以前不是说卓航很讨厌人家欺骗他？”“何止讨厌被人欺骗，他自己也不信任人家。”谭茵扮个鬼脸，“放心，我有信心改变他冷漠的个性和安抚他那颗不安定的心。”谭茵幸福洋溢的表白更加深了傅雪儿的忧虑。“可是……”“别担心好吗？”她拿起电话CALL小四。

小四不再整天跟前跟后的，真好！这是卓航禁不起她的要求的结果，她这么做的用意是要卓航学会信任她。为了得到充分的自由，她向他再三保证，自己出门时一定叫小四或他陪伴，卓航才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她，不过他还是不放心的当叮咛她不要到处乱跑。

电话铃声一响，谭茵就快速的接起，“小四吗？卓航什么时候在家……嗯……好，你三点来接我……不告欣你！好！再见。”急着给情郎送冬衣啊！傅雪儿趴在她的背上听她讲电话。

“对！”谭茵拧拧她的鼻子，“时间不早，我回去准备了。”“蛋糕记得带去喔！”傅雪儿提醒匆匆忙忙的谭茵。

“知道。店里就拜托你了，拜拜！”谭茵一溜烟的就不见踪影。

“真是的，每次都这么说。”谭茵把小四打发走后，开始着手做菜，今天她特别挑选了卓航喜欢吃的菜。

他喜欢吃海鲜，她一大早就到市场挑了一大堆龙虾、鱼翅和贝类等海

产煮给他吃，贼头贼脑的小四在陪她买菜时东问西问，问得她快烦死了，而且还想赖着不走。要是平常她绝不介意，但是今天不行。

卓航快回来了。谭茵整理一下自己，把礼物藏好后，坐着看电视。

听到卓航的车声，谭茵雀跃的拉开门冲出去。

卓航接住了谭茵，“今天很高兴？”“对！你猜看看有什么事？”谭茵美丽的双眼闪烁不定。

卓航淡淡的笑着。每次他不愿意配合的时候就用这种表情搪塞她。

“快猜！”谭茵不依的扯着他的手。

“猜不到。”卓航玩不来这种游戏，他勉强的笑笑。

“讨厌！”谭茵击了下他的胸膛。今天暂且绕过他，寿星最大。

卓航领着她往里面走，然后他看到了餐桌上热腾腾的饭菜，“这顿饭就是你快乐的原因？”“不是！”谭茵眼波流转，“吃完饭再告诉你，不要吃太饱哦！”卓航莫名其妙的看着她。

“吃就是了。”谭茵推他坐下，帮他盛饭。

卓航拉住忙进忙出的她。“你也吃，两个人吃而已，不要太讲究了。”谭茵于是也坐下来享受两人晚餐。

吃完饭后谭茵叫卓航到客厅等地，然后她笑盈盈从厨房拿出蛋糕，“生日快乐！”卓航傻了！长这么大他还是头一次吃生日蛋糕。以往兄弟们帮他庆生都是到酒廊，任谁也不会想到要买蛋糕来庆祝，再加上他从小就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出生，三餐能温饱已是奢求，哪里还能过生日吃蛋糕？小时候他曾经梦想过，在经过多次期盼落空后，他早已学会遗忘。现在谭茵帮他圆了这个梦，这个他等了多年的梦……卓航的表情好奇怪，谭茵看看桌上的蛋糕，担忧的问：“你不喜欢蛋糕吗？”“喜欢。”卓航柔和的确定。

谭茵高兴的把蛋糕上的蜡烛点燃，要卓航许愿。“快点许愿，然后吹熄它。”谭茵催促着发呆的卓航。

卓航把谭茵拉进怀里，头靠在她的颊边，两人一起对着蛋糕，他哑着声音对谭茵说：“我的生日还没到。”谭茵想转头，卓航抵着不让她转。“你生日那天我有事，所以提早帮你过生日。”按着她抬手阻止卓航，要他先听她说完，“庆祝完我再告诉你什么事。现在你先许愿。”伸出手，卓航紧紧抱着谭茵，“我们一起许愿。”吹熄蜡烛后，谭茵要卓航再闭上眼睛。

“我刚才已经许过愿了。”卓航拒绝。

“快闭上眼。”谭茵蒙着他的眼睛，等他依言闭上后，她才悄悄拿出毛衣。

“好，可以张开了。”她把毛衣当面交给他，但是他看不出来是什么礼物，因为她包了好几个盒子，光为了找这些盒子，她就找了快一个礼拜。

掂掂重量，好象满轻的，卓航只是礼貌的问了声，“你买衣服吗？”便兴趣缺缺的把它摆在一旁，这可伤了谭茵的心。

“我送的东西你连看也不看，太伤人了。”一个月的心血被这样糟蹋，她实在是很不甘心。

卓航手足无措的看着伤心欲绝的谭茵，赶紧拆开一层又一层的礼物。里面是件乳白色毛衣。他少有毛衣，有也很少穿，这件毛衣织得不错，样式他很喜欢，谭茵的眼光的确不错。

“谢谢！”“一句谢谢就可以抵过我一个月不眠不休的辛劳啊！”谭茵瞅了他一眼，见他还是不明白，她叹口气，“这件毛衣是我织的。”卓航惊讶万分，他再仔细的看看毛衣，上面的纹路精细、别致，难怪她会火冒三丈。

抱过谭茵，他和她面对面，“谢谢你！这份礼物是我有生以来收过最好的礼物。”面对卓航深情款款的眼眸，谭茵总算释怀了。她送上自己的唇，在吻他之前，谭茵柔柔的祝他生日快乐，她反反复覆的一面吻他，一面说生日快乐，到最后卓航受不了，终于抱起她往楼上走。

“真的喜欢我的生日礼物吗？”缠绵过后，谭茵慵懒的偎在卓航怀里，仿佛躺在他怀里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她闪着一双大眼，专注的等待他的回答。

卓航嗅着她诱人的髮香，肯定的回答她，“我很喜欢，也会好好珍惜。”“这还差不多。”“你不是有事要告诉我吗？”谭茵被他这一点才突然想起，“对喔！我差点忘了。”谭茵思索着如何开口。“下學期……我要和我妈去高雄玩一个礼拜。”谭茵双手交握，为自己的谎话而不安。

卓航听完后马上皱眉，下星期他刚好要陪金老大去日本半个月，他担心她的安全。“要去可以，不过要带小四一起才可以去。”“带小四去？”谭茵不自觉的提高了音量。她要如何向妈妈解释？而且他要是发现林永寒的事，她就死定了！

“不行啦！卓航。我妈妈也要去，你就放小四一个星期假，让他轻松一下嘛！”她殷殷的劝说着，心里七上八下的乱成一团，“何况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可能只是个误会。”卓航不为所动，仍坚持她必须带小四去。

谭茵被追杀的事总算查出是成吉指使的。但是成吉却被杀了，而且死得相当难看，几乎面目全非，凶手手段之残忍，恐怕连他也望尘莫及。为了确保谭茵的安全，他本想强制谭茵搬过来，偏偏金老大在这时候要他陪他去日本一趟。

“下星期我要去日本半个月，所以你一定要有人陪，我才会放心。”“你要去日本？”“嗯，你有没有喜欢的东西要我帮你带的？”他一定会尽他所能帮她买到。

“我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该死的！他今天太固执了，让她口气不知不觉也跟着硬起来。

谭茵强烈的语气引起他的怀疑，她为什么不要小四跟去？“你真的是陪你妈妈去？”“卓航！”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但愿这招有效。“枉费我为你费了这么多心思，你竟然怀疑我！”说到这里，谭茵的心更加不安了，她是陪妈妈去，只不过林永寒也在，老天保佑她的谎言不要被卓航发现，因为她欠林永寒的就这么多了，发表会结束后她才会真正过得心安理得。况且，如果小四跟在身边，她妈妈对卓航的印象一定会变坏，也必定会认为她被追杀是因为卓航的关系。

“如果小四跟去，我就难以向我妈解释了，好不容易我才说服我妈，使她对你的印象好转，你难道要破坏我努力的成果吗？”谭茵心乱如麻。

卓航听她抱怨，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冲口而出，“我并没有要你帮我求情！”他从不冀望别人对他的评价有多高，他只在乎谭茵对他的看法。

谭茵这回真的动肝火了。死卓航！老爱惹她生气。“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在一起也没关系？”忿忿的瞪了他良久，谭茵转身想下床。

卓航怒火中烧，大声吼着，“不许你再说这种话！”一想到谭茵要离开他，他就觉得像是失去了一切。

不知道是生气还是被卓航压着的关系，谭茵整张脸红通通的，“是你说话太过分，如果你还是坚决让小四跟我去，就表示你不尊重我，既然如此，我们干脆分手算了！”谭茵一不做二不休，她实在想不出阻止卓航的办法了，

而且他的冷言冷语的确伤了她的心，也许两人分开一段时间情况会好一点。

“休想！你休想甩开我。”卓航狂乱的搜寻着她的肩。

谭茵不能离开他，她怎么能够在为他带来一丝光明后，又无情的想抽走它？和林永寒一样，他受伤了，谭茵没有想到自己有伤他的能力，他看起来是如此坚强、刚毅和无情。

就着卓航的唇，谭茵一遍又一遍轻柔的回吻他。

卓航冷静了下来，温存的印着谭茵的肩，方才粗暴的怒气渐渐消失。“不要再提分手……你难道不知道你对我的重要性？”卓航困难的说出，头偏向一方，他怕看到谭茵眼中的拒绝。

听到卓航的话，谭茵的泪水夺眶而出。卓航虽没说爱她，但是他的意思也差不多了。相信不久的将来她就会听到她最想听到的那三个字，目前这样就够了。

她哭了，卓航慌乱的拥紧她。“对不起，你不想要小四跟就算了。”揩去她的泪水，他总算妥协了。“不过你要保证，一发现不对劲就要赶快联络小四。”只要她不再伤心，他愿意给她全世界。

点点头，谭茵破涕为笑……这只大笨牛根本不了解她的心。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他答应了。

“又哭又笑……”卓航疼爱的低语。

痴望着卓航，谭茵柔情似水的说出它的最后一个生日礼物。“我爱你。”卓航不敢相信的看着她。“你说什么？”他不确定却又渴望听到，他是在做梦吗？“我爱你！”谭茵附在他耳边，肯定、坚决又大声的说了一遍。

卓航冷漠、干枯了二十几年的心，因谭茵的告白而瞬间瓦解。

天下之大，她却以执着、钟情于冷酷的他，她给了他大多东西，他却只会伤她的心，她怎么还会爱上像他这样的人？紧紧、紧紧的抱着她，卓航不知道该说什么，又能说些什么？“最后一个生日礼物了，喜不喜欢？”谭茵不厌其烦的又问了一次。她又有逗他的兴致了，先前的不快全被她抛诸脑后。

抬起头看着谭茵俏丽的脸庞，卓航知道自己今生今世是无法放掉她了，他需要她的体贴和善解人意。探进她的眼眸深处，那里面装满了谭茵对他的爱意，全心全意而毫无保留，他该如何报答她的深情……“你送的礼物是我这辈子收过最好的礼物。”卓航再三保证。

“这辈子？”谭茵横他一眼，“你又知道往后我送你的礼物会比这次还差？”卓航的心因谭茵的话震荡不已，她第一次谈到两人未来的事，这是谭茵的承诺吗？

在高雄的活动仅剩一天了。

这些天和林永寒搭配时，谭茵多少会感到尴尬，想到临别时的一吻，谭茵更巴不得能立刻消失。

坐在饭店的双人床上，谭茵咬着牙苦恼不已，早知道就不该答应得太快。

托着脸，谭茵静静的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她长得是还可以，可是实在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啊！再仔细的看了会儿，看到谭茵觉得自己眼睛快变斗鸡眼了，才任由身体往后躺。

唉！为什么气氛会变得这么僵呢？如果能回到从前该有多好。

正在苦恼着，她竟然没听到敲门声，但门外的人早已不耐烦的自己开了门进来。

“爸！”谭茵大叫着，旋即快乐的奔进站在门口魁梧的中年男子怀里。中年男子因她的动作，严厉的眼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溺爱。

他身后的程亚云微笑的看着这常见的一幕。

谭茵这个鬼灵精一向很会讨她爸爸欢心。从小这丫头嘴巴就特别甜，再加上长相可爱，几乎人见人爱，可是她偏喜欢腻着她老爸，无怪乎谭武会宠她如命，但还好没给他宠成娇生惯养的个性。相对的，她那个流浪天涯的宝贝儿子就可怜了。

可能因为谭武只有谭凯和谭茵这双儿女，所以对他们的期许很高，尤其是对谭凯，他的要求特别严格。无奈宝贝儿子性好自由，淡泊名利，谭武爱之深、责之切的结果是宝贝儿子一怒之下跑到美国去，多年不归。

不晓得他现在在做什么？她还真想念谭凯，她那个英俊、挺拔的儿子。想起他和谭茵充当她的平面模特儿时，不知多少人羡慕她有双漂亮、出众的儿女，如今呢？谭茵高兴的拥进父母，突然看到母亲眼里的哀愁，知道她一定又在想哥哥了。谭茵安慰的捏捏妈妈的手，程亚云感激的望着贴心的女儿，她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

为了不让爸爸发现妈妈眼底浓浓的思念之情，她拉着谭武坐在床边，自己也跟着坐下。

“爸，你怎么今天才来？”谭茵杏眼圆瞪，好歹这是她第一次走上伸展台，虽然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是他也太不捧场了，枉费她练台步练得每天腰酸背痛。

“我是为了看我女儿披婚纱的模样，才特地从台北赶来的。”谭武声音宏亮，对着谭茵愉快的笑了。“你妈妈说那件婚纱是替你设计的，你什么时候带个男朋友回来给我们看啊？”谭茵想起了卓航，朝母亲的方向求救般的看了一眼。

程亚云收到她的讯息后忧心忡忡，其实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向老伴提起卓航这件事，况且她没见过他，实在无法替他美言；并不是她信不过自己的女儿，只不过事关她的一生，莽撞不得，所以只好先让谭茵按兵不动了。

谭茵看妈妈没有动静，心里有些恼火，难道她也嫌弃卓航吗？“小茵早晚会带回来的，别催她了。”程亚云安抚着女儿，“等一下林永寒要来试新郎服，你也准备一下，有些地方我要修改。”了解妈妈的意思后，她只好耐心等待了，但愿卓航也有这份耐心。

此时外面有人敲门，谭茵打开门，看到站在她面前的林永寒，似乎很不自在。

“你来试新郎服吗？”她实在不愿意两人形同陌路，他们应该是好朋友呀！

再见美丽、清新的她，林永寒的内心又起了骚动。他该死心了，谭茵的意思很明显，他们只可能做朋友。忍住满心的刺痛，他只能洒脱的祝福她。

“我们还是朋友吗？”林永寒终于露出爽朗的笑容。

僵局打破了，被林永寒的笑容打破了。谭茵激动的点点头，泪水应声而下，她一直觉得对不起他，心里负担好重。“是--我们是！”林永寒想拭去她的泪水，好好的疼惜她，但是那不是他拥有的权利。他克制的握紧拳头，没想到自己给她的压力这么沉重。

“进来吧！”谭茵友善的拉他进去，却发现镁光灯闪烁。侧身一看，又是那个不入流的杂志采访记者！这几天他像苍蝇一样，不停的在她和林永寒

身边打转，对他们俩的关系一直很好奇，更何况林永寒本来就是新闻宠儿。被他一搅和，弄得他们两人原本僵硬的气氛更不自在，她真的被他搞火了。

“你到底有何贵干？”林永寒火大的问。

这个缩头缩尾的人只是一脸奸笑，好象他挖掘到什么重要的新闻。“林先生，你一直否认与谭小姐的关系，但是你在晚上十一点多进入谭小姐的房间，恐怕很难自圆其说……”这人诡异的表情教谭茵心裏发麻，好象自己真和林永寒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请留意你的用词，什么叫自圆其说！我根本就没说过什么，又何必圆谎？我客气待你，并不表示怕你。”林永寒扫了他的相机一眼，“如果你敢发表任何不实的照片，就等着吃官司吧！”林永寒说完伸手推谭茵进房间，没有看到后面的人一脸邪气。他可以去向金蓓妮领钱了，这些照片少说也值好几百万……高雄的服装发表会圆满落幕，谭茵穿著婚纱站在展示台上，和她妈妈、林永寒，甚至她爸爸也被请上台，一再的谢幕。享受着台下的欢呼声，这是她最后一次表演，她多么希望卓航也能在这儿分享她的喜悦！

她好想他……

第八章

‘茵茵，振作精神啦！再三天你就可以见到你的心上人了。’傅雪儿拿着被她剪断的花，恋爱中的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你再继续失神下去，我们的花店就得提早关门了。’‘对……对不起。’谭茵回过神，红了脸。

‘哇塞！百年难得一见，我们谭小姐竟然脸红了。’傅雪儿不经意的一瞥，像发现新大陆般叫了起来。

‘雪儿！’谭茵发出警告。

‘好，好！’傅雪儿继续修着花，‘对了！你爸妈对卓航的印象如何？’‘我老爸还不知道他。’谭茵心里亦十分着急。

‘还不知道？’傅雪儿停住手上的工作，‘你都已经快进礼堂了，他还不知道女儿的对象是何方神圣？’‘你太夸张了吧！’谭茵不以为然的反驳。‘不和你瞎扯了，我上去煮晚饭。’为了掩饰内心的纷乱，谭茵找借口上楼。背后傅雪儿担心的望着她，她衷心希望好友能够有个美好的归宿，更希望她的恋爱能平平顺顺，虽然她交了个不平凡的人。可是这显然不太可能，因为他们之间的阻碍太多了。

才刚走进门就听到电话铃响，谭茵匆匆的脱了鞋，心急的接起电话。

‘我是……金小姐？我当然记得你，找我有何贵事？’谭茵盘腿而坐，早知道是金蓓妮她就不接了。

‘上次我警告过你，卓航早晚会回到我身边的。’金蓓妮坐在卓航的床上，早上她接到了一叠很有趣的照片。金蓓妮冷冷的笑了，好戏要开锣了！

‘到底有什么事请明说，不要废话一堆！’谭茵不想和她客气，她可不是被吓大的，而且这种女人找她准没什么好事！

‘航哥来日本你知道吗？’来日本？她是什么意思？‘航哥是陪我来的，你恐怕不知道这件事吧！’痛苦的情绪几乎穿透她的心。不可能，卓航不可能对她这么残忍：‘很抱歉，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不信？好！你仔

细听——金蓓妮把话筒朝向浴室，‘航哥，快点啦！我等不及了……’她恶意的话一阵阵传来，谭茵整颗心停止了跳动，不会吧！

没有动静。金蓓妮撒娇的又喊了一次，终于听到响应了。

是卓航的声音！谭茵不相恬卓航真的背叛她，断然挂上电话，她不想再听到任何丑陋的声音。

卓航竟然带金蓓妮去日本玩，难道他一直在骗她？抱紧头，谭茵觉得自己的心被狠狠的划了一刀。‘不！’她失声的喊了出来，眼底盈满心痛的泪水，被欺骗的痛楚几乎淹没了她，是自己太愚蠢了，她不该没认清他的真面目。

‘茵茵！’傅雪儿惊呼，来不及关门，立刻把花随地一丢，赶紧走到她身旁，‘怎么了？’谭茵忍不住伤悲，把脸埋在她身上，‘我被骗了！雪儿，卓航为什么要骗我？’她伤痛欲绝。

‘卓航骗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雪儿被她哭泣的模样搅得不知所措。

谭茵把事情断断续续的告诉雪儿。

‘会不会是金蓓妮在搞鬼？’她抬起泪痕交错的脸庞，‘是卓航的声音，而且金蓓妮是在他房间打的电话！’‘你怎么知道？’‘淋水声——卓航在洗澡。’谭茵气愤的让这事实再次划伤她的心。

雪儿被她的话堵得哑口无言。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房间里还会有什么事？不过如果那个女人是金蓓妮的话，其中的确可能有鬼！

‘你不应该因为这样就定了卓航的罪，如果你因此而定了他的罪的话，表示你对卓航的信心也不够，既然你无法信任他，不如早点分手。’傅雪儿激励她。

雪儿的话犹如当头棒喝，狠狠的敲醒了谭茵。

‘好了！不要想太多，等卓航回来再问他就是了。’‘雪儿……’谭茵愣愣的注视着跟前的雪儿，没想到一向调皮捣蛋的人，遇事竟会比她还冷静？她开了个大笑话。

看穿了她的羞愧，傅雪儿替她打气，‘嘿！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没什么好觉得丢脸的。’她拉起她，‘走吧，我请你吃饭如何？’‘雪儿，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谭茵的感激之情全都包含在里面。

‘吃饭去了，别尽说些肉麻兮兮的话。’

谭茵满心愁苦的等在电话旁。

小四告诉她卓航回来快一个礼拜了，为什么他都没有打过电话给她？这几天她的心好乱，常想到他和金蓓妮的种种，为此雪儿常斥责她。看来她对卓航似乎比她更有信心呢！

不管了，她决定去找他把话谈开，她不想就此莫名地失去他。

谭茵胡乱的抓了件外套，下楼缚到花坊，先知会雪儿一声，‘雪儿，我去找卓航。’她实在很对不起雪儿，这间店就靠她一个人在忙。

‘终于行动了。快去吧！整天闷在家裏，我看得都心疼了。’雪儿了解的给她一记精神上的催化剂。

站在卓航的屋前，谭茵犹豫不定，她怕卓航给她的答案，也怕会看到不该有的人……正在徘徊时，小四开门走了出来。

‘是你！正好，自己进去吧！’小四鄙夷的讲完话就离开了。

谭茵被他不屑的态度弄得莫名其妙，她很想叫住他问清楚。

算了，他不是说卓航找她吗？他会告诉她的。

推开门，谭茵果决的走进去，看到卓航站在窗前，背对着她，房里只留了盏小灯，照得他的背影格外显得寒瑟。

‘卓航 | | ’谭茵可以感觉得到他因她的叫声而全身一紧。

‘你来了！’卓航转过身，他的话声中充满了无情的讽刺，谭茵发现他又变回以前的冷酷了……不！甚至更冷酷了。

他走到谭茵的身边。她看到卓航布满阴霾的脸，表情冷摸生疏。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他去一趟日本回来就全变了？难道真的和金蓓妮有关？谭茵告诉自己要冷静，‘我不喜欢这样的你！’‘你当然不喜欢我。’听到谭茵的话，卓航竟然笑了，而且笑得毫无笑意，谭茵感到心里发麻。

卓航攥住她的手，贴近她的脸，‘你喜欢的人是谁，自己心里明白。’谭茵用力想挣开他的箝制，却挣脱不开，‘你在胡扯些什么？’卓航仰头狂声大笑后，眼神冰冷的盯着她，他的眼神让谭茵觉得自己好脏。‘你这个人尽可夫的贱女人，我倒要看你怎么解释这个！’卓航把桌上的信封丢给她。

谭茵抽出里面的东西，倒抽口气。

是她和林永寒进她房间时的照片，照得很暧昧……？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照片？是那个下三滥拍的！难道他是卓航的人？难道卓航不信任她，派人跟踪她？‘卓航，你听我说……’‘够了！’卓航打断她，语气比冰还冷，谭茵从来没有听过他用这种语气和她讲话，他总是轻柔的呵护她，她不能忍受卓航的冷淡。‘和你妈妈去高雄？说得很好听嘛！’看到这些照片时，卓航痛苦得如万箭穿心，他心爱的女人竟然背叛他？他爱她，他爱谭茵，这辈子他从没对哪个女人动过情，却没想到会栽在她手中，谭茵怎么可以这样对他！

这几天他睡不好觉，脾气比以前暴躁，他的手下全都避他远远的，深怕自己成了出气筒，这些全都拜她所赐。

他想要她死，他想要谭茵死，以惩罚她的不忠。卓航握紧手，深怕自己失手伤了她。

‘卓航，我真的是和妈妈一起去高雄，我妈妈是服装设计师，你记得吧！’谭茵心急的想解释一切，‘我是骗你说要和妈妈去玩，其实我是去当妈妈的模特儿，林永寒会在那里的原因是 | | ’‘是因为他是你的情夫，你的爱人。’卓航讽刺得冰冷刺骨。

‘不是！不是，卓航，求你听我说……’谭茵急得想拉住他的手解释。他会吃醋是理所当然的，谭茵不得不安慰自己，她不也是来兴师问罪的？甩开她的手，卓航坐在沙发上恶毒的笑了，‘不用解释，我本来就只是和你玩玩而已，你这种青涩的小女生不对我的胃口。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迷恋上你了吧！’‘金蓓妮才对你的胃口，是吗？’谭茵尖锐的问他，这几天她为了他的事黯然神伤了好久，她不应该得到这种待遇。

‘你说呢？’卓航吊儿郎当的说：‘你如果要免费奉送，我还会考虑考虑，因为我玩腻你了，隔一阵子吧！隔一阵子等我的胃口养好了，再找你好了。’卓航此时此刻只想狠狠的伤她，像她带给他的伤害一样。

谭茵觉得自己真下贱，站在这里听他污辱她，她很想甩头一走了之，可是她不甘心他们就这样分开，而且她爱他呀！她都可以信任他了，为什么他却不愿听她说几句话？‘卓航，你听我解释，我……’谭茵不顾自尊的坐

在他身边，只期盼他能听她说完。

‘够了，我说够了！’卓航额上的青筋暴起，他粗暴的扳过她的肩，饥渴的吻她，双手解开她衣服上的扣子，‘你这么想念我，我就成全你。’谭茵用力挥开他的手，狼狈的站起来，眼泪控制不住的滑下面颊。自从认识他之后，她就不晓得掉过多少眼泪，她觉得够了，她受够了。

卓航看到她流泪时，闪了下眼柙，他的心一阵抽痛。

‘你到底要怎样才肯相信我！’‘相信？’卓航狂妄的大笑，‘女人，没一个可以相信的。’‘卓航’‘闭嘴！你没有资格叫我。’他扭曲的笑脸十分骇人，‘应该说是我配不上谭大小姐。’泄恨似的抹掉泪水，谭茵正想说些什么时，金蓓妮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走了进来，她故意坐到卓航的膝上，双手搂着他，而卓航似乎很享受，他任由金蓓妮在他身上蠢动。

谭茵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似的呆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卿卿我我。

‘航哥，我拿衣服来给你，上次你放在房间里忘了带走。’金蓓妮不忘强调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看谭茵，她爱娇的贴在卓航身上，‘她来做什么？’她的心碎了，卓航一定很恨她，他情愿借金蓓妮来伤害她，可见他一定真的恨她。也好，她尽力了。

‘我走错房子了，金大小姐。’谭茵再深深的注视卓航一眼，她会珍惜他们以前有过的快乐。

转身离开后，痛苦开始蔓延，她的心碎成了好几万片，为什么她还会心痛？谭茵的道别让他难以忍受，他想大声叫她留下来，想好好爱她，但是他只是冷眼的和金蓓妮调情。

谭茵维持着最后的尊严走出去，她渴望能听到卓航叫她留下，可是没有，她没有听到，只听到金蓓妮的冷讽。‘外面下大雨，走路小心啊！’谭茵开始盲目的跑步，她像个疯子，任由泪水放肆的滴落，忍不住心里的疼痛，她大叫：‘卓航！我恨你！’谭茵走后，卓航大力推开金蓓妮，‘滚！’他大吼，青筋暴起。

‘航哥——’金蓓妮娇滴滴的身体被卓航推得好痛，她不依。

‘我叫你滚！’卓航冲到酒吧拿起酒瓶就砸，金蓓妮被他吓得魂不附体，飞也似的拔腿离开。

卓航拿起酒大口大口的灌，他要灌醉自己，忘记这锥心的痛楚……

傅雪儿一开门就看到全身湿透了的好友，她脸色惨白、眼神散乱。‘雪儿，我好累、好累。’谭茵喃喃的说完后，就整个人瘫在她身上。

‘茵茵！’雪儿惊惶失措的直喊她。

好热，她的身体好热，谭茵全身散发出来的热度足以融化一个人。傅雪儿探了探她的额头，谭茵正在发高烧。她首先手忙脚乱的脱掉她的衣服，让她泡热水澡，然后打电话叫钟伟祥。

钟伟祥立刻十万火急的赶来。

‘她在哪里？’他一进门就急着找谭茵。

‘床上。’傅雪儿担心的比比床的方向，看到谭茵这副模样，她的眼眶哭得红肿。卓航到底对地做了什么？钟伟祥帮谭茵打了一剂退烧针，然后松了口气坐在床沿看着脸色苍白的她。‘还好我来了，不然恐怕就转成肺炎了。’他英俊的脸上浮现出难得一见的正经。‘也幸好小茵的底子好，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注意到她眼角残余的泪水。

‘茵茵想让你知道的话，自然会告诉你。’傅雪儿把问题丢给谭茵去解决。

钟伟祥的眼中写满了欣赏，‘你不愧是小茵最好的朋友。’‘过奖！’
‘好！既然没事，我先走了，明天再来看她。’钟伟祥走到门口突然回头，‘对了，我想你最好通知一下谭爸和谭妈，先走了，拜拜！’他来匆匆，去也匆匆。

稍后，傅雪儿打电话给程亚云。

‘谭妈，谭爸！’傅雪儿看到谭武突然出现，心里一惊，没想到谭爸也来了。

‘小茵在哪里？’‘打过针后，她睡着了。’程亚云心急的走去看她，她示意雪儿一道过去。

看着活泼、俏皮的女儿病恹恹的躺在床上，程亚云觉得好难过。

‘发生了什么事？’程亚云哽咽的问道”傅雪儿把事情经过大略的说给程亚云听。

程亚云了解的点点头，这个傻孩子，难道不知道身体髮肤受之父母吗？
‘雪儿，这几年谢谢你照顾小茵……’‘谭妈……’‘你先听我说，小茵长大了，再留在我们身边也没几年了，我和她父亲早想接她回去，再享几年天伦之乐，况且她爸很疼她，经过这次事件后，一定不会再让她往在这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明白我们的苦心。’‘我明白，只是很舍不得她离开……’傅雪儿看着沉睡的好友。

第九章

谭茵用力的张开眼睛，她看到了熟悉的装饰，这是她的房间！接着她想起了被卓航羞辱的种种，掩住脸，她忍不住的呜咽。

谭茵伤心的啜泣声惊动了在床边打盹的程亚云。

“小茵，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快告诉妈妈！”程亚云用手量量她的额头，退烧了。

母亲的关怀教她情何以堪？“妈妈……卓航……卓航不要我了。”谭茵靠在程亚云的肩膀上伤心欲绝，眼泪忍不住又夺眶而出。

“傻孩子，看开点！也许你们真的没缘。”程亚云拍拍谭茵的后背。“而且你爸知道了以后非常生气，你们分开也许是件好事。”她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原本她就不看好他们两个……唉！这样也好，否则她实在不放心把女儿交到这号人物的手上。

“我好爱他：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谭茵哭喊着，她的泪水泛滥得不可收拾。

程亚云到现在才知道女儿用情有多深。“小茵，不要这样，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有多伤你爸爸和我的心吗？”程亚云心疼的流下眼泪。

谭茵抬起淙汪汪的眼睛，看着母亲憔悴的脸庞，“对不起，我实在太不孝了，这么大了，还让你和爸为我操心。”她太自私了，只想到自己。

“没关系，乖女儿，我们只希望能再看到以前快乐、开朗的女儿。”“我会的，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恢复的。”谭茵抱紧程亚云，她发誓再也不会让

父母操心了。

两行清泪滑下谭茵的脸颊。

“我好想念哥哥。”谭茵突然强烈的思念着谭凯，如果他在该有多好。

“我也是，我也是啊！”程亚云语气中有着浓浓的感情。

站在门口的谭武本想进门质问女儿有关那个卓航的事，但是看到妻女涕泪纵横的模样，他又于心不忍。

凯儿，你难道一辈子都不原谅我吗？谭武历尽风霜的脸上有太多的疲惫，当年他严格的要求谭凯每件事，难道错了吗？他难道不明白他爱之深、责之切的心吗？自那天起，谭茵没有再哭过，但是谁都看得出来她在强颜欢笑，她拒绝了父母出国散心的提议，也拒绝了他们的帮助，她似乎拒绝了一切，封闭起心房。

程亚云担心极了，她想尽一切办法要重振她的心，不过她似乎已经没有心了。

“小茵，雪儿来看你了。”推开房门，程亚云轻快的喊着趴在桌上写日记的女儿。

“好！”谭茵迅速阖上日记，她露出一丝真诚的笑容，“雪儿，你好久没来了。”“你们聊。”程亚云欣慰的退出房间。

谭茵变了，傅雪儿吃惊的看着好友。“茵茵，你瘦得风一吹就可能把你飘走，知道吗？”谭茵扯出个难看的笑容。

“嘿！我可不要个骨感的朋友喔！”傅雪儿使出浑身解数，想逗出她的笑靥。

谭茵看着看着，竟然泪如雨下，“雪儿，我好苦！”傅雪儿赶紧奔到她身边拥着她，“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怕谭爸、谭妈担心，硬把泪水往肚里吞。”总算有人能分担她的心事了，谭茵终于将积压多日的泪水，一古脑的全给宣泄了出来。

过了良久，谭茵在大哭过后，觉得轻松不少！

眨着泪眼，谭茵怯怯的询问好友，“我是不是很懦弱--？”“不！你永远是我眼中最勇敢的茵茵。”傅雪儿拍着胸脯保证。

“谢谢你美丽的谎言！”“为了好友只好不惜说谎了！”傅雪儿得了便宜又卖乖。

“你……”谭茵又哭又恼的抱紧雪儿，友情是她在这段期间所能拥有最宝贵的东西，老天待她还是不够薄啊！

卓航，你好残忍……

“

老大！”小四战战兢兢的喊着在吧台喝酒的卓航。老大最近脾气很暴躁，一反往常的冷静，他最近和人干架所受的伤超过这几年的总和，而且似乎不要命了。兄弟们都很担心老大，却没有人敢劝他，毕竟大家都想再多活几年。

卓航置若罔闻，继续喝他的酒。

“老大！”小四心里直念阿弥陀佛。

“有事快说！”卓航冰冷的斜视他一眼，同过头，又开始喝酒。

小四被他的眼神吓得魂飞魄散，难怪那些家伙不敢来，推派他来，这无疑是在送死嘛！

“金小姐找你好……好几天……”小四被卓航突然一瞪，又吓得讲不出

话来。不等他说完，卓航不耐烦的吼出声，“出去！”按着卓航又叫住小四跌跌撞撞的背影，“小四，告诉金蓓妮少来烦我！我绝不会因为她是女流之辈就对她客气的！听到了吗？”小四点点头，老大一向说到做到，金蓓妮活该！

卓航看着杯里琥珀色的酒液，他好象又看到谭茵哭泣的脸，甩手把酒杯往墙壁用力一砸。她是个骗子！她是个大骗子！卓航又连续砸了几只酒杯，心底好痛苦，想再找个人好好打上一架，看能不能忘记谭茵。

她的身影、调皮的眼神、关怀的表情，已经深深烙印在他心底；每晚，谭茵都会来干扰他，他仿佛听见她在叫他。

为什么他忘不了她？她骗了他，她是个大骗子！他应该忘记她的，为什么还痴痴想着她？卓航捏破手里的杯子，鲜红的血染满了他的手，他的心……他忘不了她！

卓航不会来找她了！谭茵有了这层体认后，再加上父母的关怀和雪儿友情的攻势，她渐渐埋藏起忧伤，偶尔甚至能笑了。

不过她的笑容里总是带了股连自己都不自知的忧愁。

“雪儿。”谭茵走进久违了的花坊，回到这里的感觉真自在。

“你来得正好，快来帮我，再半个月就过年了，店里生意好得不象话！”傅雪儿习惯的留意着好友的表情，她最近显得开朗了一些，这是好现象。

她一定要帮她医好心里的创痛。

快过年了，那么她已经和卓航分开一个多月了？不自觉的，她又想起了卓航。她命令自己不要再想起他，可是她实在控制不了，不论在白天或夜晚，她都会不由自主的想起两人恩爱的情景，他温柔拥抱她的样子，为此，她每夜失眠……甩甩头，她该好好的振作了，否则这辈子就真的毁在他手上了。

“生意不好你会烦恼，生意好你也担心，其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谭茵无奈的笑笑。

傅雪儿仿佛看到了昔日的她，眼里闪着泪光。为了怕谭茵看到，她赶紧低下头假装包花。

惊鸿一瞥中，谭茵看到了雪儿的泪光，没想到自己的笑颜对她如此重要，她的父母一定也感同身受。

“我来看看自己的技术退步了没有。”谭茵卷起袖子，拿起花朵熟稔的包着。包好后，她把花拿到雪儿面前邀功，“不赖吧！”“比我差多了！”傅雪儿皱了皱鼻子，“不过真的进步不少。”“当然呀！每天跟著名师插花，想不进步也难喔！”谭茵俏皮的眨眨眼。

“名师……”傅雪儿恍然大悟，“原来是谭妈教你的！我还想你怎么会进步得这么神速。”傅雪儿撞撞她的腰。

“我们是合伙人，我当然要尽一份心啰！”“合伙人！说得好。”傅雷儿搭着谭茵的肩，“今天就由你这个偷懒的合伙人请我吃一餐如何？”谭茵伸出手和她三击掌，这是她们多年不变的相互加油手势。“当然没问题！”吃完饭后，傅雪儿心血来潮的开着车子带谭茵到处逛，她把车停在中正纪念堂附近，两人优闲的散步，徐徐微风吹得人分外清醒。

“茵茵，林永寒来找过我了！”快走上纪念堂时，两人就着阶梯坐下，俯视着冷冷清清的花园。傅雪儿打破寂静，柔柔的低语。

“今天是赏月的好日子，明月悬空，万里无云，真是难得的好天气。”谭

茵仰望夜空，繁星点点，感叹人是如此的渺小。

“茵茵，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话？”傅雷儿轻轻的推推她。

谭茵转回视线，直直的看着她，“嗯。”“什么叫嗯！”傅雪儿板起脸，“以前你一定会问我，他来找我做什麼？现在你怎么不问了？”“因为我知道你会告诉我。”谭茵淡淡的笑了笑。

“你就吃定了我会告诉你？哼！我偏不告诉你。”谭茵一双眼眸带笑的看着她。

“我投降了！”今非昔比，雪儿真是拿她没辙，“他知道你的事了。”傅雪儿声音愈来愈轻，她担心的瞄了瞄谭茵。

一阵怒气涌上谭茵的心头，她口气不快的责备雪儿，“你为什么告诉他？”“我……我是想，也……也许他可以……”傅雪儿被她责问得语无伦次。

谭茵叹口气，毕竟雪儿也是为她好。“对不起，我的口气不好。”“我才是真的抱歉，我不该没征求你的同意就擅作主张。”谭茵把头靠着她的头，“我们何时变得这么客气了？”傅雪儿一闪顽皮的眼光，“对喔！”“雪儿，你还记不记得大学毕业旅行时，我们两个坐在沙滩上看了一晚的星星谭茵和傅雪儿同时抬头望着星空，天上的繁星似乎唾手可得，两人因回忆而会心的笑了起来。

“对啊！那晚班代还出动大批人马找我们……”按着她诡异的朝谭茵咧嘴一笑，“我好像记得那时他迷你迷得要死！”谭茵轻拍了下她的头，“你又在胡扯些什么？”“我记得那天的夜空和今晚一样，云淡风轻，我们聊了好多、好多，包括结婚、生子、事业、理想等等，举凡人生大事我们能谈就谈，那晚是我这辈子话说得最多、也最畅快的一次。”“那晚我们曾相互勉励，而且约定今生要一起进礼堂……”谭茵幽幽的声音让人听得凄凉。

傅云儿不明所以的看着她，她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可能了……”谭茵转身面对着雪儿，眼里含着泪珠，“我这辈子不可能嫁给任何人了。”“谭茵，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傅雷儿被她话里的心灰意冷给激怒了。

“雪儿，不要生气，你听我说，我和卓航早有了夫妻之实，我……”“那又怎样！”傅雪儿忿忿的打断她的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现在既非明末，也非清初，没人会信贞节牌坊这套，少搬出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来唬我，我告诉你，这辈子你不嫁我也跟着不嫁了，省得你老了没伴！”谭茵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她忍了好久的眼泪终于还是落了下来。“雪儿，你这又是何苦！”“茵茵，振作起来，天涯何处无芳草。”

手挡着烈日，谭凯走出机场，没想到台湾的冬天竟是这般温暖。这块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有他挚爱的家人，在美国这些年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们。

这些年从伟祥的口中，他知道他的家人过得不错，他才能留在美国安心的奋斗。为了不让老爸看轻，他日以继夜的工作，如今辛苦总算有了代价，他终于升到公司的总经理。

成功的同时他也感觉到故乡的召唤，正当他想回乡探望家人时，却得知他最疼爱的小茵最近受到很大的创伤，整个人都消沉了。于是他以多年优越的表现，要求请调台湾分公司，在来不及等待批准下，便先行请假回台湾。

看着车外的风光，谭凯感慨台湾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经济虽然受到肯

定，环境却是愈变愈糟，而且塞车问题还真是严重。

好不容易回到了家，站在熟悉的大门外，谭凯一颗心高高的悬着，一张个性的脸绷得死紧，或许正是所谓近乡情怯吧！

谭凯啊谭凯，你不是一向拿得起放得下，为何这会儿却成了缩头乌龟？谭凯以一种不容反悔的速度飞快的按着门铃，他猜测着这时候会是谁来开门？才刚这么想着，门就已经打开了。

谭茵不敢相信的捂住嘴巴，泪水不争气的又浮上了眼睛，她傻气的揉揉眼睛，怕是自己太思念哥哥所产生的幻影。

谭凯张开双臂拥进谭茵，她真的好憔悴，她昔日的活泼开朗哪里去了？“小茵，是我啊！你最崇拜的哥哥，记得吗？”谭茵直到现在才敢相信她最思念的哥哥回来了，而且就站在她的眼前。“哥哥……”她的泪水决堤而下。

“想我吗？”谭凯克制住内心的激动，紧紧的拥着妹妹，他可以感觉到谭茵猛烈的点头。

“凯儿--”程亚云站在门口，她本来是想出来看看女儿，却看到一双儿女在门口相拥，她的凯儿终于回来了，她高兴的冲进儿子的怀里，硬把女儿挤到一旁。谭凯好笑的拥住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他心中滑过许多苦涩，自己实在太不孝了。

“妈妈，你还是漂亮如往昔！”“你这张嘴巴真甜，我真不晓得这些年没有你的甜言蜜语，自己是怎么撑过去的！算你有良心，还知道在我活着的时候回来看看我。”程亚云吸吸因泪水泛滥而阻塞的鼻子，她抬起头仔细打量他，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结论是她的儿子瘦了，不过依旧挺拔，甚至还带了点成熟的味道。

“我真不知道你和小茵是怎么了，个个像在比瘦似的。”程亚云抱怨的瞥了旁边的女儿一眼。

谭凯因为母亲的话也关心的看着她。

谭茵心虚的低下头，她感觉到母亲和哥哥关怀的视线。

谭凯体贴的拥着两个女人走进屋内，把话题带开，他知道小茵现在最不需要这种压力。

捏了捏谭凯，谭茵要他知道她很感谢他的支持。程亚云把一切看在眼里，欣慰的笑了笑，也许小茵很快就会复原了。

停住脚步，谭凯看到了坐在客厅的谭武，“爸--”谭凯看到父亲全身一震，才发现他错得有多离谱，他一直以为父亲只会要求他，不暨真正的关爱他，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父亲无形的爱，那些年少轻狂的火爆脾气已经一点一滴的被磨掉了。

谭凯咱的一声跪在谭武面前，“爸，对不起！”他的眼泪滴到地上，心里有无限的歉意。

谭武拍拍儿子，眼眶发红，心里有许多的话想说，却只化为一句，“回来就好！”谭家这顿晚餐吃得相当愉快，谭茵隐忍着心里的伤痛，苦中作乐。

晚餐过后，谭凯抓着谭茵来到前院的小花园，“小茵，和男人有关吗？”谭凯直截了当的问她。

“嗯，”谭茵也干脆的回答，对自己的亲人没有隐瞒的必要。“他是个黑道人物……”谭茵的眼光飘向远方。

“你知道爸会反对的。”谭凯的确惊讶。

“他是不高兴，不过他从未对我说过。”她知道老爸的不悦，但是她不会

因为和卓航分手就妥协。

“你很爱他？”谭凯凝视着唯一的妹妹。

“对！我很爱卓航。”谭茵毫不迟疑。她转身面对着谭凯，“哥，你反对我和这种人交往吗？”谭凯摇摇头，“不！我不反对，因为我相信你的眼光。”含着泪光，谭茵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谢谢你……”他伸手拉近她，“不客气，我的小妹！”

“你好！”傅雪儿招呼刚进门的林永寒，她比比里面，然后无声的暗示他谭茵在里面。

林永寒点了下头，表示看得懂她的暗示，之后他再点个头表示感谢。

林永寒进去后，傅雪儿无奈的摇着头，感叹情字，世间多少痴儿女，但愿他的痴情能打动谭茵的心。

林永寒靠在墙边细细的打量谭茵。

她憔悴多了，整个人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冲劲。到底是哪个男人，竟然狠得下心伤害她？如果是他，他一定会好好的珍惜她、疼爱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谭茵想得太入迷了，无意间抬头，才发现林永寒不知何时站在她面前。

放下手上的花材，她低呼了一声，“永寒，你什么时候来的？”“刚刚！”林永寒露出笑脸，眼睫毛刻意眨啊眨的，英俊的脸上露出了渴求的表情。

“我想约朋友吃饭，不知道她有没有空？”“我……”谭茵晓得他指的是自己，可是她并不想出门，而且雪儿最近生意很忙，她得帮她。“可能不行，我要帮雪儿。”她随便找理由搪塞。

“我准你了，去吧！”傅雪儿在旁边观察了好一会儿，当她知道自己成了挡箭牌后，迫不及待的喊了出来。

“老板说话了，走吧！”林永寒的脸上赶紧又露出可怜兮兮的表情，“你再不走，我就饿扁了。”无可奈何的谭茵，在雪儿和林永寒的双面夹攻下，只得乖乖的竖起白旗。

“好好的玩！”傅雪儿在他们出门前不忘交代一声，现在她只有寄望林永寒了。

晚餐吃得还算融洽，林永寒不时的逗谭茵，他不曾提过任何令人难堪的问题，这点着实让谭茵很感动。

心怀感激的望着体贴的他，她心想，将来谁要是嫁给他，一定会过得相当幸福，林永寒会是个好丈夫，虽然他以前很花心，但一旦认真了，他会很专一。谭茵只叹自己没这个福气，这一生他们大概只当得成朋友了。

花心或许只是他的掩饰吧？谭茵浅浅的笑了。

林永寒痴痴的看着她笑，她一定不晓得她的笑容对他有多大的影响力。

“永寒，公司的作业还上轨道吧？”她淡淡的避开他的注视。

“没有你，一切全走样了。”林永寒鼓起勇气，“谭茵，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追求你吗？”紧握住双手，谭茵坦然的面对他，事情说明了也好。“永寒，雪儿告诉过你我的事了，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为一个男人心碎过，短时间内我是不可能再接受另一个人的，也许这生我都很难再接受了也说不定。”顿了一下，谭茵祈求谅解的直视林永寒，她低低柔柔的声音中包含了无限的歉意。“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将来你一定会遇到你终生的伴侣，所以让我们就保持现状好吗？”一双大手温暖而坚定的覆住谭茵的手，不容

她逃脱。“我会等，而且也愿意等，谭茵，就如你所说的，我们暂时保持现状，可是我会耐心的等你，直到你改变心意，不要拒绝我好吗？”林永寒几乎是哀求了。

谭茵拒绝不了，以前有卓航在，她还能狠下心回绝他，现在她发现自己竟然懦弱的想借助他的温柔来忘掉卓航。

第十章

谭茵和林永寒在傅雪儿和谭家双亲的推波助澜下，感情有了稳定的发展，虽然谭茵一再的对林永寒表示自己的心意，可是在他锲而不舍的关怀和家人的劝说下，她真想放弃坚持，让自己投入林永寒的怀抱里。

今天她和林永寒在父母和哥哥的刻意安排下，单独在家。林永寒静静地陪她看录像带，他似乎只要陪着她就心满意足了，谭茵实在无法负担他的深情。

“想什么？”林永寒注意到谭茵空洞的眼神。

“没什么。”她的眼中明明写了有事，勾起她的下巴，林永寒不经意的流露出爱恋。“谭茵，嫁给我。”谭茵为难的转开头，“永寒，你答应不逼我的。”林永寒急切的蹲在她的眼前，从口袋拿出一个盒子，交给了谭茵，“我不是逼你，我真的很爱你，嫁给我……”谭茵委婉的推开他的盒子，她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是她无法接受。“抱歉！”她已经丧失爱人的能力了。

“谭茵，你不要再自艾自怜了。”他一定要让她脱离这种情况。“嫁给我，我不在乎你爱不爱我，我会好好的疼惜你，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谭茵为他不求回报的感情心痛，泪水滑落脸颊，她疼惜的喊着，“我不值得你这样对待，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她泪眼迷蒙的问他。

“因为我爱你。”他俯身吻去她的眼泪，“嫁给我……”谭茵靠在他的肩上，不肯正对他，她抽搐的低语：“我已经不是你心目中完美的女孩了，我的身体早已给了别人，这样的谭茵你还能接受吗？”林永寒推开她的身体，让她看清楚自己的心，“我不在乎……”他低头温柔的吻住她，以保证自己的真心。

谭茵被他的真情打动了，激动的拥住他，她失声的喊：“你这傻瓜……”谭茵久久无法言语。

“既然你这么执着，让我们先订婚，一年后再举行婚礼，你愿意等吗？”她想给自己和他一个缓冲期。

林永寒的心跳漏了一拍，她真的答应了，答应他了。紧紧的搂紧她，他粗嘎的回答，“不要说一年，就是十年我也等。”“傻瓜……真是痴心的傻瓜！”谭茵含着泪水又笑又骂。

“我的痴心只对你一人……”林永寒心动的轻语，他终于等到他爱的人了。

他的话让谭茵感动莫名，也许这一生她注定要他来陪。

“我们情人节订婚，你说好不好？”林永寒征询她的意见。

谭茵闻言拉开了身子，“情人节……不就在过完年不久？”也就是下个

月了，好快。

林永寒看出了她的犹豫，他不该太贸然，“对不起，我太心急了。”他的体贴让她作出了决定，反正早晚都要订婚，何不皆大欢喜？“就情人节吧！”谭茵轻柔的呢喃。

“真的？好棒！”傅云儿跳了起来，谭茵真的答应嫁给林永寒了，太好了，皇天总算不负苦心人。“我一定要选最最最美丽的花来陪衬你，而且要很多、很多，反正你未来的老公有得是钱……”傅雪儿开始计画了，她想着想着，突然像是想到了非常重要的事。“哎呀！”

我要赶紧去买衣服了。”一直坐在床上的谭茵，忍不住纳闷的问她，“买衣服干什么？”“当你的伴娘啊！”按着她突然坐正，“喂！你该不会不让我做伴娘吧？”谭茵好笑的摇摇头，“你当然不会当我的伴娘--因为你要和我同一天出阁，你忘了？”“对喔！我怎么给忘了。”傅雪儿拍拍自己的头。

“而且我不喜欢太引人注目的婚礼，结婚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不必太招摇，安静、庄严才是我所追求的。”“恐怕很难。”傅雪儿不是故意泼她冷水，只是事实如此。

其实谭茵心里也明白，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林氏企业本来就是大公司，更何况林永寒是独生子。

“这些就等一年后再来烦恼了。”傅雪儿赞成，现在烦恼这些真的太早了，还是先解决眼前的事重要。“你的订婚戒指买好了吗？”“永寒等一下要来接我，我们打算今天去挑。”谭茵似乎不太热中。

傅雪儿担心的望着她，“茵茵，你……你爱林永寒吗？”“我已经不知道爱是什么了。”谭茵的心思飘得好远、好远，她的声音像是从远方传来的，空幽而冷凄。“不过，你放心，我会好好的学习去爱他。”

卓航喝得有些醉意的趴在吧台上，小四和一堆兄弟坐在旁边，静静的喝着酒不敢喧哗，PUB里的气压很低。

“小四，老大被那个女人骗了，我们去替他讨回公道！”终于有人压低声音，气愤的和卓航最亲的小四提议。

“不要找麻烦，让老大知道的话，我们就吃不完兜着走了。”其实这个提议他也曾向卓航提过，他的回答是冷峻的眼神。

“不然我们替他找个女人……”又有人出主意了，这个点子倒是引起不少人附和。

“对呀！像那个金骚包……”有人提议金蓓妮，有人吹口哨比了个葫蘆的图案。

小四还是摇摇头，“不行！老大前几天才叫我转告她，不准她再去烦他。”“哇！那个骚包不气死了！”他们对金蓓妮一向没好感。

小四笑了出来，“她的确气得脸都变了，这种女人实在不好搞。”“管她的，反王她的男人满天下。”这话一出，引得其它人怪叫连连。

卓航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他大声朝他们一吼，“吵什么！”小四走到卓航的身边，“老大，最近‘花田’来了几位新的小妞，长得不错，兄弟们想过去看看。”卓航点头，也许找几个女人来陪，就可以摆脱掉谭茵驻留在他脑中的身影。谭茵算什么！天底下有得是女人。“大家去玩玩！”

谭茵和林永寒相偎的走在红砖道上。

“刚才你怎么不挑那个大钻戒？”林永寒拥着谭茵爱怜的问。一般的女孩总爱钻石愈大愈好，她适巧相反。

“太俗了。”谭茵冷淡的回答他。

“我们再去挑其它的首饰！”林永寒感觉到她的冷模，“你累了吗？如果累了，我先送你回家，我们改天再挑。”他的细心让她无地自容，她不应该到现在还三心二意，这样对他大不公平了。“我不累，我们再走走，好久没逛街了，我不想这么早就回去。”“好。会不会冷？”他仔细的看着她，怕她太冷。

谭茵偎紧他，窝心的靠着他的手臂，“不会，有你挡着，我怎么会冷？”林永寒心中窜过一抹温馨，“我愿永远替你挡风……”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谭茵眼睛红红的。

看到她泪眼婆娑，林永寒急着拿手帕帮她拭泪，“我说错话了。”“不……”谭茵不知如何表示，只是摇摇头，“没什么，我……”突然，谭茵的视线被前面的人所吸引。

远远的一群男男女女不知喝了多少酒，醉熏熏的大吵大闹，要想不被他们干扰也很难。

中间的人不正是她日夜牵挂的卓航吗？他的手里搂着一个超级大肉弹，两人肆无忌惮的调情，让谭茵看得心好痛……他看到她了吗？应该没有，因为她在暗处，而且距离还很远。

循着谭茵的视线，林永寒也发现了前面嘈杂的人群，他皱起了眉头。

“永寒，我们到对面去好吗？”她不想和卓航碰面，被他羞辱的情形在脑海中一再重演，她实在无法承受。

“我也这么想。”林永寒拥着她穿过马路，她的脸色好白。“你没事吧！”他举起手边走边量她的额头。

林永寒的举动引起小四的注意力，他大声的怪叫，“哇--你侬我侬！”卓航随着小四的叫声，看向他们。那个背影好象她……卓航在原地站定，他旁边的手下也停住，提高了警觉，“航哥！怎么了？”卓航比了要他们住嘴的手势。

谭茵被身后的眼光刺得几乎快喘不过气来，她干脆拉了林永寒迅速的朝对面跑去，离他远远的。

林永寒不明所以，“怎么了？”他关心的看着惊魂未定的谭茵。

“没事，我只是觉得有点冷。”虽然背向卓航，但她仍能感受到他灼人的眼神依旧停留在她身上，她真的感觉好冷，发自内心的冷。

林永寒看她拉紧外套，连忙解开身上的大衣，披在她身上。“这样有没有好一点？”这是以前卓航常为她做的事！谭茵心底认定这该是他的权利，即使是林永寒，也不可以抢了他的权利。

她把外套还给他，“你披着，我躲在你的臂弯就好。”林永寒以为谭茵不忍心让他受寒，满心欢喜的穿好大衣后，温柔的揽住她。“你的脸色不太好，我们回去吧。”谭茵不知所措的低着头，临走前她克制不住的回过头……好冷眼神，卓航的眼神好冷，谭茵冷漠的扫了他一眼，转回头，偎着林永寒走出他的视线。

是谭茵！当她把大衣还给那个男人时，卓航就认出来了。

那个男的就是照片里的人。这个骗子！竟敢口口声声要他听她解释，

这就是她所谓的解释！卓航眼里冒火，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和那个男的竟敢在他面前卿卿我我，一点也没把他放在眼底。

“航哥！你在看什么？走了啦！人家今天要伺候你。”他怀里娇艳欲滴的美人，拚命的想引起他的注意。

他把她用力推向小四，“小四，把车开过来。”小四不敢有异议，他也看到谭茵和那个男人了，老大脸上的风暴随时有爆发的可能，他还是识相点快去开车。

卓航坐进车子，冷冰冰的叫手下先回去。接着咻一声，车子立刻飞也似的上路了。

他直接开到傅雪儿的花坊前面等地。

坐在车里，卓航烟一支抽过一支，就是等不到她，一想到她晚归是和那个男的在一起，他就气得想杀人。

她不会先回来了吧……卓航打电话进去，接电话的是傅雪儿。

“喂！喂，说话啊！三更半夜打电话来，干嘛不说话？你是变态啊！”傅雪儿好梦方酣，被电话吵醒已是十分火大了，竟然还接到变态的电话，她真想骂三字经。

“谭茵在吗？”卓航也非常不悦。

卓航，是卓航的声音！他找谭茵干嘛？八成没好事。“她已经搬走了。”“搬走了？”“怎么，你不信？不信的话可以上来搜，反正我也打不过你们班人。”想到好友所受的苦，傅雪儿就有气，这种人不用对他太好。

“还有，她就要嫁人了，你没事不要骚扰她。”傅雪儿吐吐舌头，反王她说的是事实，只不过一年以后才会兑现。

卓航仿佛被重重的捶了一下，他全身僵硬，“嫁人……”“你怀疑啊！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伟大，你以为少了你她会一蹶不振？”她干脆豁出去了，谁教卓航这么不信任谭茵，他活该被骂：“告诉你，追我们茵茵的大有人在，你不要自作多情了。而且她会嫁到很远很远的国外去，你永远也找不到她了，你死心吧！”傅雪儿辟哩咱啦的讲了一堆后，用力的挂掉电话。

嫁人？她要嫁人了，嫁给谁？今天晚上那个男的吗？铁青着脸，卓航用力击着方向盘。他不会让她称心如意嫁人的-

-

谭茵漫无目的的逛着百货公司。

今天林永寒送她到这里以后，就急忙赶回去开会了，他留了行动电话让她使用，以防她找不到他，他要谭茵回家时打电话联络他。本来她想找雪儿陪她，可是又怕她太忙，只好作罢。

谭茵无聊的东看看西看看，就是看不到喜欢的衣服。她用手指划着专柜的玻璃，一柜划过一柜，东区的百货公司都快被她逛完了，还始终买不到半件衣服，怕是没那个心吧！

回家吧！谭茵心念一转，何不去找雪儿？出租车在谭茵的要求下停在巷口。谭茵下了车，习惯性的散散步，这条巷子是有名的绿巷，家家户户的一楼多半种有树木，这是她喜欢在这里散步的原因。

下星期她就要和林永寒订婚了，为什么她一点感觉都没有？她想得正入神时，突然被人从后面蒙住了嘴巴，硬塞进车子里。她拚命的挣扎。老天！她会被强暴吗？社会版耸动的标题立刻在她心里浮现，谭茵吓坏了！

“怕了吗？”卓航锁上车锁，打开车灯，看着一脸惊吓的谭茵。他已经

等她好几天了，他就不信等不到她。

瞪大眼睛，谭茵不敢相信卓航竟然使用这么下流的手段绑架她，他怎么可以这样吓她？顿时，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不是叫我走吗？”谭茵吼他。

“我听说你要嫁人了！”卓航冷冷的问她。

谭茵听得表情一愣，谁告诉他的？“是不是？”卓航开始沉不住气了。

“是不是关你什么事？”谭茵想下车，却打不开车门，她气得猛拍车窗，“救命啊！救命啊！”卓航以极快的车速把车子开走。

“你叫啊！你再叫啊！”卓航干脆把车停下来。

好暗：这里是哪里？阴森森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谭茵担心的看起来。

“怎么不叫了？”“卓航！你到底想干嘛？”谭茵和他面对面，气愤的抓住他的衣服。

“我问你的话，你还没回答！”卓航不为所动。

“对！对！我要嫁人了，你满意了吧！”谭茵大吼大叫，“问题答完了，你可以放我回家了吗？”卓航傻了。不可以，他的谭茵不能嫁给别人，她不可以嫁给别人！

“卓航，快放我回去，再晚一点就会有人报警了。”谭茵音量小了一些，她真的开始担心了，林永寒如果等不到她，一定会以为她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会担心？”卓航控制不住的大喊，“你心疼你未来的老公会担心！”他到底怎么了？当初赶她走的人是他，现在生气的人也是他，他凭什么这么对待她？“对！他会担心。你忘记你已经不要我了吗？难道我没有结婚的权利吗？”谭茵的脸气红了。

“你想嫁人，除非我死！”卓航的心里都是酸味，他生气的用力摇晃她，“听到没有？除非我死！”“你真是不可理喻。”谭茵转开头不理他。

“他竟敢抢我的女人！”卓航的口气硬了起来，他把怒气转移到林永寒身上。

“住口！谁是你的女人？我们早就分手了。”谭茵听到他的口气，赶紧回过头威胁他，“不准你伤害林永寒，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她竟然为了林永寒威胁他？卓航气得眼冒金星。“你竟敢威胁我！”“他是我要嫁的人！我不为他还能有谁？”谭茵也跟着他大声。

“我说过，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别想嫁给他！”卓航眯起眼睛，“你最好相信我有这份能耐！”她相信！她怎会不相信？卓航一向说到做到。

谭茵静静的看着漆黑的窗外，“打开车门！这种荒郊野外，你还担心我会跑走吗？”卓航开了车门让她下车。

谭茵在路边挑了块石头坐下，看来她和卓航一时之间也谈不完，她一定要想个办法联络永寒，省得他担心。看了看车里脸色阴沉的卓航，谭茵突然想到袋子里的移动电话，她赶紧拿了出来。

“喂！水……”电话刚接通，她还没来得及喊出林永寒的名字，移动电话就被卓航抢了过去。

他切掉通讯。“这是他的大哥大？”卓航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一看到谭茵点头，二话不说就把电话往山下一丢，然后拉住想冲去捡移动电话的谭茵。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可不可以少来烦我？”谭茵气愤的捶打他的胸

膛，她把所有的怒气、委屈都一并发泄在他身上。

卓航就这样站着让她捶、让她打；过了好久，谭茵累了，她转开身沿着山路走，她不要再看见他，永远也不要。

“你要去哪里？”卓航追上来抓住她。

谭茵愤力的挣扎开，“我希望永远不要再看到你！”谭茵冰冷的言话重击卓航的心。

长久以来，卓航从没有怕过什么，现在他却真的感到害怕了，谭茵的语气让他感到害怕，她真的已经不爱他了吗？如果谭茵离开他，他往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他爱谭茵！她不是要送他一一辈子的生日礼物吗？看不到卓航的身影，谭茵回头斜睨他。他怎么愣在那里，表情好象被揍了一拳似的？又转回头，谭茵继续沿着阴暗的山路走，她和卓航缘分已尽，说什么都是多余。

“我爱你！”谭茵突然听到卓航发狂似的呐喊，他的声音在这夜半时分的山上特别清亮，也特别震动了谭茵，她整个人傻住了，眼泪不争气的又浮了出来，她有没有听错？卓航跑到她身后用力的搂紧她，“我爱你！”“骗人！”谭茵不相信的直摇头，泪水跟着掉了下来。

“我没骗你！”卓航咬紧牙根，“自从你离开我后，我不能吃，不能睡，整个脑子充满了你，你还要我怎么证明我对你的心？”谭茵的泪水一发不可收拾，卓航爱她，这个事实让她整个人又活了起来。

谭茵呜咽的责问他，“你不怀疑我了？”卓航表情痛苦的看着谭茵，“我必须相信你，即使你欺骗了我……我也无法让你走了。”卓航不知道原来他的心这么脆弱，少了谭茵他就什么也不是。“不要离开我，嫁给我！”谭茵掩着脸摇头，“我不行！”她不能辜负林永寒。

听到她的拒绝，卓航简直快要发狂了，唯有她能让一向冷静的他失去自制。“为什么不行？”“我下礼拜就要订婚了。我……我不能辜负林永寒，也不能让父母难堪。”谭茵吞吞口水，终于困难的说了出来。

“你不要想订婚，永还都别想！除非对象是我。”卓航不敢相信谭茵真的要嫁给别人，她竟想丢下他？“卓航--”“不要再说了，如果你要嫁，只能嫁给我……”卓航专制的搂紧她，深怕她被别人抢走。谁敢抢他的谭茵，那人就别想活了！

谭茵心软了，她试着和他讲理，“卓航，让我先和永寒谈谈……”“不！我来和他谈。”卓航口气里有着明显的担心。

“你在担心什么？”“我怕……我怕你经不起他的攻势，被他抢走。”卓航手一紧，头靠在她的发上。

谭茵整颗心突然轻松了起来，仿佛又回到了以前活泼、自在的日子，被卓航关爱的感觉真好，永寒，对不起！

“你不相信我……”她假装生气。

卓航急着想解释，却被谭茵捂住嘴。“既然爱我，就要相信我。”卓航在谭茵的软言软语劝导下，终于不甘不愿的点头。

“我明天就约永寒讲清楚……”谭茵为难的呓语，“真不知道如何启口。”

“谭茵--”卓航警告她的三心二意。

谭茵举起手挡住他的责难，“好！好！”紧接着谭茵凶蛮的问他，“忘了问你，你去日本时金蓓妮怎么会你房间里？”卓航被她问得莫名其妙，“什么时候？”“装蒜！有一天她打电话来给我，还好心的告诉我你带她去日本玩，两人同住一个房间，她甚至还证明给我‘听’。”“怎么证明？”卓航表

情不悦。

“她叫你快点，她等不及了！”“那婊子！”卓航口出粗言，复而挑高了眉，冷冷的问她，“你相信她的话？”“起先相信，后来我想先证实一下再下定论，谁知一到你家你就恶言相向。”谭茵的话中虽然没有愤怒，但是她的表情可不像没事。“她为什么会在你的房里？”“那次我应金老大的要求和一起去日本为人祝寿，没想到金蓓妮也跟去了。”他顿了一下，好象极力在回想。“你说的那天一定是她跑进来叫我去吃饭，当时我刚好在洗澡。”卓航冷淡的解释。“怎么样，信不信？”“我信，我才不像你，只凭一张照片就走了我的罪。”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没骗她，不过偶尔逗逗他也不错，而且她好久没看他不自在的样子了。

“不要再提相片的事了！”“你还是不相信我！”谭茵的气来得快，“你不相信我，又不听我解释，我们好象又回到原点了。”“谭茵，不要生气。”卓航低声下气，毕竟理亏的是他，“听不听我解释？”谭茵生气的问他。

卓航急忙点头，现在她要他怎样都行，只除了离开她。

谭茵气愤的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信不信由你。”“对不起！”卓航不知道怎么弥补他的过失，只好一连迭声的道歉。

“哼！一句对不起就行了？”谭茵不高兴的瞪着他，其实她心里的怒气已消，只是不想轻易饶了他。“这当中一定有人搞鬼，你去查清楚，我就原谅你。”卓航喜不自胜，他深情的盯着谭茵，“我好爱、好爱你。”谭茵反手扣紧他，两颗心紧紧的相依着。“我也爱你。”

从小四的冷言冷语里，金蓓妮知道卓航又得回了谭茵，她好气又好恨，她要谭茵死，而且要她死得很难看！

拿着刀子，金蓓妮跟着谭茵，这个贱货竟敢跟她抢卓航！好，她得不到的人，她也别想要得到。

卓航，我要你痛苦一辈子！

谭茵和林永寒在中正纪念堂的外围走着，两人都是心事重重。卓航在一旁虎视眈眈，虽然谭茵三申五令要他少插手，但他就是不放心，所以只好暗中跟着他们。

“永寒，我们取消婚约吧！”谭茵沉重的开了口，她头垂得低低的，不敢直视他。

“为什么？”林永寒抓住谭茵，“我哪里做错了？告诉我！”“没有！是我不好，我配不上你。”“乱讲！我不取消。”林永寒决断的语气，让谭茵一凛。

“我爱的是别人。”谭茵不得不说。

“别人是谁？”林永寒以为谭茵在骗他。

卓航看到林永寒抓着谭茵的双臂，谭茵似乎在解释，不过林永寒不接受。卓航正想出面时，突然看到谭茵身后的金蓓妮疯了似的举起刀子扑向谭茵，卓航奋身想护住他心爱的女人。

所有的事都在瞬间发生……谭茵放声尖叫的抱住血流如注的卓航，她无助的想用手掩住卓航的伤口。

“别……别离开我！”谭茵泣不成声，她执起卓航的手，依恋的贴着脸颊，“卓航，不准离开我！听见了没有！”她的眼泪一滴滴的滴在卓航的脸上，卓航勉强的睁开眼睛，想抬起无力的手拭去她的泪，却不听使唤。

“我不会……不会离开你，我……要永远保护……你，我……爱你，记得……吗？”他吃力的说完后就昏迷不醒。

谭茵吓得惊叫，“救护车呢？救护车怎么还没来？”林永寒安慰的抱住她，以免她伤了自己，“快来了！谭茵，振作点！”谭茵仰起满是泪痕的脸庞，坚定的看着他，“你刚才问我爱的是谁，我现在可以回答你，我爱的是卓航，今生今世永远不变。”金蓓妮精神错乱的看着血流满地的卓航，不是他，她要杀的人不是他。

谭茵毫无意识的坐在急诊室外，她已经不吃不喝的坐了整整十个钟头，也感觉不到周遭的一切，此刻她脑海里只有卓航浴血的模样和他还在急诊室里的事实。

“小茵，吃点东西好不好？”程亚云劝诱着脸色灰败、眼神呆滞的女儿。

谭凯看到她没有反应，心急的加入母亲的行列，“你这样不吃不喝的，卓航还没出急诊室你就会先累垮，我想这绝不是卓航所乐意看到的。”谭茵还是不为所动。谭武这时候火大了，这种混混究竟有哪点值得他女儿这样做？

“小茵，我不准你和这种人在一起，现在就跟我回家！”说着他就想拉谭茵离开。

谭茵终于有动静了，她甩开谭武的手，用一种视死如归的眼神盯着他看，“爸爸，这一生除了卓航，我不会再有别的选择！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他为我挡了这一刀，那现在躺在里面的就是你的女儿了。”谭茵突然跪在地上，祈求的望着谭武，“长这么大，我从来很少向您要求什么，现在我只求您成全我和卓航。”泪水滑下脸颊，谭茵坚定的哀求着疼爱她的父亲。

此时，急诊室的门开了。

等不及父亲回答，谭茵一看到医生出来就冲上前去，“他怎么样了？”

“失血过多，先送加护病房观察，不过应该没什么大碍了。”老医生看着眼前脸上血色全无的谭茵，关心的叮咛着，“你要好好休息了，你的脸色比里面的病人更苍白。”谭武听到了医生的建议，对谭茵下最后通牒，“如果你想要我答应，就好好去睡一觉，听见了没有？”谭茵本想反驳，但是看到父亲说一不二的表情，只好同意。“我只睡一下子，你们要记得叫醒我。”林永寒看到虚弱的谭茵在程亚云的搀扶下离开，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不得不承认谭茵的心里根本容不下他，她的心里只有卓航。

谭凯看穿他失落的思绪，安慰的拍拍他的肩膀，林永寒感激的苦笑，友情却经此迅速的在两人心中滋长。

“我爸爸待会儿要来看你，你要好好表现，否则……”谭茵坐在卓航身边削着梨子，卓航康复得非常迅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的关系。

卓航挣扎着想坐起身，但是在谭茵的皱眉下，只好又乖乖的躺回去，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眼前的人儿。

“否则怎样？”他晓得谭茵的爸爸不赞同他们交往，所以不由得跟着紧张起来。

切了块水梨塞进卓航的嘴里，谭茵瞄瞄他紧张的样子，想不到“丑女婿也会怕见岳父”，谭茵低下头偷笑，强忍着笑意，“否则你就娶不到老婆了。”知道谭茵在取笑他后，卓航一把搂过她，用力亲她一下，以示惩罚。

抱着谭茵，卓航有感而发，“我妈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知道家里的叔叔伯伯很多，常常搂着妈妈进进出出。在我十岁那年，我爸终于忍不住了，有一天夜里，他放火准备烧死全家人，最后一刻他不知道是舍不得或是怎么的，竟然用力把我推了出去，而一家人除了我全部死光，就连三岁的小弟也被活活的烧死。”说到这里，卓航鼻音浓重的将脸埋在谭茵头发里，“他是最爱的人。”谭茵泪眼婆娑的靠紧他，难怪他痛恨女人，他最爱的人全都间接死在他母亲的手里。

“你现在有我啊！”谭茵转头诚挚的和他面对面，她的保证安定了卓航的心。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卓航轻轻的吻着她。

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门扉微开了一会儿，然后又悄然的关上。

程亚云勾着谭武，她知道老公已经被卓航的一番话给说服。

“走吧！回去准备女儿的嫁妆。”扯扯他的袖子，程亚云打趣的拖着他，“别这样啦！”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更何况我们还得到半个儿子也不错啊！”再瞥了门一眼，谭武不发一言的随着她离开。

是啊！他的确得到了半个儿子，何乐而不为？

尾声

“子强、子岚，去客厅叫爸爸吃饭饭！”谭茵比手画脚，轻柔的叫着坐在地上玩积木的儿女。

已经一岁的他们漂亮极了，圆圆的大眼，红通通的小脸庞，像颗苹果似的。他们的老爸可是疼死他们了，每天回来总要逗他们逗上一、两个小时才肯休息，有时候连她都会吃醋呢！不过她这双孪生宝贝，倒是挺会撒娇的，难怪连他们的外公、外婆和舅舅，也被他们迷得常往家里跑。

“饭饭！”子岚抬起头，口齿不清的询问妈妈。

“嗯，叫爸爸。”谭茵指指客厅。

迈着肥嘟嘟的小腿，子岚放下积木，颠颠倒倒的走进客厅，子强则继续玩他的玩具。谭茵看到这种情形，慈爱的笑笑。子岚比较体贴，而子强玩心较重。谭茵等宝贝女儿安全的走进客厅后，才抱起儿子，“强强，该洗手了，今天轮到妈妈喂你好不好？”她和卓航每天轮流交换喂他们两个，以免造成不公平。

宝贝儿子倒满懂得人心，睁着圆溜溜的大眼，他同意的亲亲妈妈，乐得谭茵笑呵呵的，“灌迷汤啊？”“谁在灌你迷汤？”卓航抱着子岚眉开眼笑的走了进来，他逗着谭茵怀里的子强。

“当然是你儿子啦！”她举高子强，子强高兴的大笑，这是他最喜欢的游戏。卓航也依样举高了子岚，子岚笑得眼睛都张不开了，她和子强一样，特别喜欢居高临下的感觉。

“你知道吗？我那位放浪不羁的哥哥恋爱了，不过人家好象不用他。”谭茵看到两个小宝贝笑得开心，不自觉地也跟着开心。

卓航只是淡淡的挑高了眉，又继续逗着子岚玩。

谭茵觉得很累，把子强交给卓航后，就随便找了张椅子坐下，静静的看着他们父子三人坐在地上玩得兴高采烈。

卓航的暴戾已完全消失不见了，他现在是她的好老公，子强、子岚的好爸爸。当初为了取信她爸爸，卓航不惜收掉所经营的一切不良场所，只剩下几家保龄球馆，这还是谭茵要求给小四他们一点生活空间，卓航才保留下来的。其实卓航原本是想把店全部分给手下，让他们去打拚，谁知道他们都不要，只想跟着他。在不违背自己的诺言下，他要求手下所有的球馆要正派经营，而在这两年当中，虽有不少人找过他麻烦，但到最后他都能摆平，使得谭武日渐欣赏他，他不愧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你那样笑是什么意思？”被两个宝贝压在地上的卓航，听到老婆的问话，困难的仰起头，“姻缘天注定。”走到他身边，谭茵眼中闪着爱意，热切的俯望他，“我相信！”她俯下头，寻找着他的唇。

晚餐过后，谭茵和卓航躺在花园里看星星，六月的天气好热，吹这种自然风最好。两个小宝贝躺在身边睡熟了，他们好象很习惯以大地为床。

谭茵偎紧卓航，她和卓航结婚两年多了，两人过得十分幸福。她婚前一切的苦难在卓航被刺后都自然而然的化解了，包括林永寒和父母的谅解，她觉得好欣慰，金蓓妮被判刑十年，好胜的她受不了这个打击而上吊自杀。

“怎么了？”卓航发现妻子愁苦的眼神。

“没事，我只是又想起你被刺的情形。”紧偎着他，谭茵仍心有余悸，“我好怕你会就这样丢下我不管……”“不会的，我不是说过要永远保护你吗？”卓航承诺着，“而且现在我又有了一双宝贝儿女。”看了看身旁的子岚、子强，他有感而发，并深情的对妻子低语，“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替我生了一双人见人爱的宝贝儿女。”“不客气！”谭茵抬起身，温柔的扫了下他的唇。

有了爱妻和一双儿女在身边，卓航觉得今生他的梦已经圆满了。

曾经他以为失落的，全被谭茵找回来了……

